

佛教的知識觀

今天講說的，爲「佛教對於知識的態度」。這問題，有關於佛教修行的方法論，及佛教徒對現世間的知識文明是取什麼態度。

知識究竟是好是壞？佛教徒依於佛法，應有一個公正的估價。時代青年，說今日人類社會在知識發達中有了進步，進步離不了知識。年老的每說：今日世界，人心不古，越來越壞了，壞也離不了知識。這是一般常識的看法，並沒有觸到知識的本身。一般說：現在的科學發達，世界的文明進步，都是知識發達的好處。人類文明進步，既都是知識的好處，爲什麼有人起來咒詛它？可見知識的本身定有問題。所以有以爲知識愈高，人類痛苦愈深。對於知識，不僅老年與青年的看法每每不同，即古今中外人士，也都有好壞的不同看法。

一 一般文化界的看法

中國文明中的不同看法：中國人對知識的不同看法，從中國固有的文化思想中考察，可以略分為儒墨與老莊的兩大派。儒家與墨子的看法一樣——他們是推崇知識的。孔子說：「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敏以求之者也」。即對固有的文化，發生了高度興趣，不斷地探求、深入。所以孔子成了一位「學不厭，教不倦」的大教育家。在他的心目中，知識是人類立身處事的根本，沒有知識，什麼都不成。唯有知，才能趨入「道」。故《大學》說：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」。知識是多麼重要！在儒家看：不但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需要知，而這一切還以知為本。如《大學》的八條目中，平天下，先要能治國，治國依於齊家，這樣推論到首先要從格物致知做起。知是極重要的，儒家一向重視他，我國固有文化學術，也大抵因儒家的好古而保存傳授下來。墨子是從儒家中流出，發揚比儒家較樸實而實用的思想。他非常重視知識，因此，墨家的論理學極發達；同時，物理

、數學等，在墨子的學說中，也有發揚，墨家還是精於器械製造的。從儒、墨的學說思想看，知道他們是崇尚知識的，這是中國古代正統文化對於知識的正面看法。

老、莊是崇尚自然的。老、莊的思想，主張反樸歸真。老子認為：世界上有聖人，就有虛偽的道德；有知識，就有欺詐，天下就要發生禍亂，人民遭受苦痛。所以他要「絕聖棄智」。若世間沒有聖者與智，人類在自然的生活中，得以享受安寧和平的幸福。老子的這套思想，到莊子更爲明朗極端，更富於哲學內容。他寓言說：混沌——形容一個無知無識的，神看他可憐，每天給他開鑿一竅，七天之後，他七竅完備——對世間事物的認識發達了，可是也就死亡了。這意思是說：無知無識，充滿了生命，還能安逸的生活；知識一開，生命也就開始毀滅，不再能安逸的生存了。所以在莊子看來，知識是天下大亂人民苦痛的根源，也就是死亡的根源。莊子又說到：有一農夫，以一木桶，到河裡提水灌溉禾苗，上下來去，極爲艱苦。有人教以用水車取水，他卻說：用不得。因爲以機巧取水，即

有機心，有機心，便是一切災禍的來源。莊子又說到：「找求「玄珠」——真理，極爲不易。有力氣人求不到，聰明人不知化費了多少時間也沒找到；後來罔象——形容無名無形的，很快的就尋得了「玄珠」。這含意是說：聰明人以知識求道，道越求越遠。這都表示了知識的無益於大道，無益於人類。故老、莊的社會觀念，是反樸歸真，崇尚自然的原始社會的生活。」

從儒、墨與老、莊的兩種思想去看，那麼說今日社會由於知識而文明進步，與由於知的發展而人心不古，這種對立的觀點，原是中國古已有之的。

西方文明中的不同看法：現有的西方宗教，主要是起自希伯來民族。起先是猶太教；後來耶穌革新而成基督教；後來又經過馬丁路得的宗教改革，分成固有的天主，與新的耶穌教。回教，又是受過這幾種宗教思想而蛻化出來的。今日的西方宗教家，他們像也在提倡教育，研究科學等。實際上，希伯來式一神教的根本思想，是知識的反對者。不信，請讀《舊約·創世記》。據說：他們的神造了一男一女兩個人。起初，他們是混沌無知，無知識，他們卻生活在極樂的樂園

裡。他們住處，有兩株樹：一是生命樹，一是分別善惡樹，樹上都結滿了果實。神對他們說：分別樹上的果子不可吃。但他們受了魔的誘惑，忘掉了神的吩咐，竟吃下了分別果。不吃果時，他們的知識未開，生活過得很好。一食了果子，眼目明亮了，頓時對世間起了分別，發覺自己沒穿衣服，便知羞恥。晚上神來時，他們怕羞恥而躲在樹下，神非常生氣說：你們該死！照中國儒家及佛教看：人類的知羞恥，是一種向上向善的表現，佛經稱此爲人與禽獸的區別點，而希伯來的神卻認爲這是罪惡，應該死亡。因此，神趕走了他們，人生從此便失去樂園，便有了死亡，人間便充滿了苦痛。這與中國老、莊的思想相近，不過老、莊是反樸歸真，崇尚自然；而西方宗教的思想，一切皆歸於信順神，依神的指導而生活。《舊約》中又說到：人類多起來，想建築塔以紀功。神說他們都與神那樣有分別善惡的能力，如讓他們團結而發展起來，太危險了，於是使他們分散，使他們的語言彼此不同。所以神教不但是人類知識的咒詛者，還是人類團結以及工業等文明發達的反對者。希伯來宗教重在教人因信仰而得救，不重於智的開發。《新約

《說：「你不要研究撒旦深奧之理」。在進向真理的過程中，這是推崇信仰而抹煞知識價值的代表者。在他們認為：人類的自由知識，是死亡、苦痛一切不幸的根源。

希臘，是西方哲學的發源地，在西方文明中，這是主要的一面。哲學的意義，是愛智。愛智，是對知識的思慕愛好，因為愛好而不斷地探求。哲學，起初包含一切學問的統一；所以哲學即等於一切知識的鑽求。被看作哲學之祖的蘇格拉底說：知就是德；有了知識，才會向上向善而邁進於德性的開展。這分明是推崇知識的一流，與希伯來宗教的根本思想不同。過去，希伯來宗教發達後，希臘哲學便慢慢衰落下去，造成中世的黑暗時代。那時的哲學與論理學，都被用於論證上帝的有無。當時的哲學與論理學，被譏為宗教的奴隸。其後文藝復興，也就是希臘哲學自由思考的復活；連一神的宗教，也不得不多多少革新，容納一些民主與自由的成分。然而近代的西方文明，宗教信仰與知識之間，始終沒有做到協調的地步。

印度文明中的不同看法：印度的正統文化，是婆羅門教。婆羅門極重視知識，他們所依的經典，叫吠陀，吠陀即是明的意思。在古來印度的社會文化，幾乎一切都包含在吠陀裡。到佛教時代，總括為五明，明即是學問；一切學問，皆是宗教徒應該學習探求的。因此，印度宗教信仰而重視理智；宗教即哲學，哲學即宗教。如佛教中，佛稱覺者；證得菩提，菩提就是覺。此外如明、智、見、觀、勝解等名詞，到處都是，表示了重智的特徵。因為重智，故印度宗教的信仰裡，充滿了知識。這一點，顯然與西方宗教的精神不同。

在佛出世前一二百年間，印度有反抗婆羅門教的沙門團崛起。沙門團雖也注重知識，但與婆羅門教的看法，多少不同。在哲學的思考中，露出知識不能確見真理的意思。有一名刪惹耶毘羅胝子的，如問起有無後世，他反問你覺得怎樣？若對方說後世是有的，他也跟著對方的意思說後世有。若對方說後世是沒有的，他也跟著說沒有。總之，你怎麼說，他就怎麼說。他不反對你說有說沒有，但他自己卻不說是有是沒有。佛教喻此派為鰻論，不易捕捉他的真意；也有稱之為不

知主義。舍利弗尊者，最初即依這一派思想學習。問他的老師：究竟得到真理沒有？他沒有具體的說什麼，而說：我也不知道得與不得。在哲學上，有他的地位與價值，即看透了知識本身的缺陷，不能表達真理。

佛教，有著沙門文明的內容，而又含攝了婆羅門重智的傳統。因此，佛教是更能認透知識之性質與價值的。在這三大文明中，雖略舉為例，也可看出，對知識都有正反的兩面。但由于民族文化的不同，輕視知識的學派，目的並不全同。中國重人事，齊家治國平天下；所以儒、墨主用世，而老、莊主張反樸、歸真、任性、自然，而憧憬於自然的社會生活。印度重哲學的宗教，所以沙門團的不知主義等，都是以知識為不足表彰真理，而大家傾向無分別的體驗生活。西方的哲學與宗教，為完全不同的兩個系統。希伯來宗教的輕視知識，著重於敬虔的信仰生活。我想：附帶的說到中國佛教的一面。

佛教傳來中國，發展為有力的禪宗，但也有兩大派：一、「知之一字眾妙之門」；二、「知之一字眾禍之門」。這是對於知的兩個相反態度。禪宗下的荷澤

派，有圭峰大師，他說：「知之一字，眾妙之門」；此知雖與一般的妄識不相同，而到底是對知的極高讚美。後來禪宗下的南嶽派，批評他，把眾妙之門的妙字，改成禍字，這是對知的不同看法。不但妄識不對，有一真知在，也還是有所著的；妄待真起，所以知為眾禍之門。被稱為正統派的禪宗——南嶽、青原門下，不重經教，而高揚不立文字的特色，只要行者死心塌地參究去就好，至於教理、文字，甚至看作禪悟的大障礙。可是在圭峰大師，即主張教禪一致。這豈不是佛教禪宗二派，對知的看法不同？

從上面看：知識本身定有問題。若知識是絕對好，你想：還會有人反對嗎？知識的反對者都極聰明，可見知識本身一定有毛病在。若知識是絕對要不得，你想：還會有人推崇？難道由知識而來的文明燦爛，真是可咒詛的嗎？知識是有它的價值與好處的。佛教徒對知識的看法究竟如何，應該根據正確的佛法來說明它。

二 佛教的知識觀

一、知識的缺點，可從四方面說。(一)、知識的片面性：知識是片面的，是一點一滴的。不但宇宙人生的最高真理，知識不能充分去把握；就是現象的事物繁多，人類對它們的了解，也是從一點一滴的聚合而來。識，在佛法中，是了別的意思。了是明了，別是區別。宇宙本好像混沌一團，由我們的區別它，分別它的彼此不同，而逐漸了解它。所以，知識的本身，逃不過片面與點滴的限制。如粉筆：眼看它，是白色的，長圓形的；手觸它，是堅硬的，麤澀的；敲之有聲，嗅之有粉氣；甚至看到工人怎樣的把它做成。粉筆的性質、形相、作用，都經過我們五根所發識的實際體察，又經意識的綜合而明了。我們對粉筆的知識，不是一下就來，而是從多方面一點一滴的聚合，然後才了解粉筆的全面。粉筆如是，世間的一切知識無不皆然。因為知識是片面的，一點一滴得來的，所以看到外面，不一定就看到裡面；知道這樣，不一定知道那樣。部分的還不知道，這不必說；

就是都知道了，也每每顧此失彼，重此輕彼，所以佛教稱此爲「擔板漢」。能完全徹底了解一切事物的表裡始終，這不是常人的知識所能做到的。如教育界每說教育萬能，教育才能挽救國家民族的頹運；工業界卻說：工業的建樹，才是救民生建國家的基礎。乃至軍事、政治、法律家等，大抵重視自己這一套，各執其是。強調自己所重視所了解的片面知識，還有無數的重要知識，被他輕視，甚至一筆勾消，這怎能作爲世界人類全面而整體的計劃？彼此間的顧此失彼，重此輕彼，引起相互間的摩擦、鬥爭，弄得愈來愈不對，也就難怪老莊等反對知識了。寓言說：如蛇頭與蛇尾相諍，蛇頭說：你尾巴小，只享受而什麼不做，每天靠我養活你。蛇尾說：你只知道吃，沒有我怎能走路？諍論的結果，互不合作。於是蛇頭不吃，蛇尾繞在樹上。幾天之後，大家都完了。這便是只知自己的一部分有用，而不知相互存在的關係，內在相依的聯絡關係。資本家輕視勞工的功績，而勞工仇視資本家，也只是這種毛病，弄到勞資不能合作。世間人的知識，由於知識自身的片面性，點滴性，所以不但不能把握最高真理，就是事物相互關係性，也

每每忽略而錯誤，只以自己所重的片面知識，拿來作為一切知識的基礎，衡量一切。這怎麼行？這是知識本身缺點之一。

(二)、知識的相對性：知識的本身，是片面的，點滴的總合，故常忽略整體而偏執部分，而且也是相對的。知識的相對性，可從知識的兩方面說。知識的活動與表達，不外乎內心的思想與外表的語文。若離開了思想、語文，即不能成爲知識。知識的特性，是遮他顯自的。如見紅色，即不是白色等；沒有光明，即不知黑暗；有虛假才能顯示真實，這即是知識本身的相對性。佛法稱此爲「二」。二是一切認識的形態，沒有它，就沒有認識作用的可能。如大海波浪，若每個浪的大小動態都是一樣，你僅能了解是浪，而無法表示那一波浪，使人明了爲那一浪。因此，非有突起的大浪，不能顯出旁邊的小浪。沒有大小高低的形態作比較，你能說出什麼呢？故知識，必須在相對的形態與作用中表現出某事某物來。所以認識的字義，就是區別。如說有，便區別了無；有與無，在人類的認識中是相對的區別才能明了。因知識的本身是相對的，所以它不能了達絕待的，一切而無外的

究竟真理。再從心識來說，知識有能知所知，能知是心識，所知是認識的對象，當心識了知對象時，卻不能知認識的自身——心不自知。縱然自知心念的生滅動態，這還是後念知前念，決不是同時在一念中，具有能所的認識，否則能所就混淆不分。因此，知識只能知道相對的世間，不能知道絕對的境地。佛法說：對相待而說絕待，絕待還成相待。又如這是一邊，那是一邊，於此兩邊間，說名為中。然而說到中，中是對邊說的，離中無邊，離邊無中，邊與中是相對的。可見我們的思想、語文，所論說的中道、絕對，也早就不是絕對與中道了。口說與心想的知識，永遠觸不著絕對中道的邊緣，這不能不說是知識的缺憾。

(三)、知識的名義性：人類的思想、語文，都是名字。名字是心想所構畫的假名——符號，並不就是物體的自身。如心裡想火，口裡說火，火是名字，若名字代表了真實，想火火應燒心；說火火應燒口。事實上心想口說，並沒有受到火的燒灼，可見名字並不就是那物體的實相。但人類從來說慣了，便生起錯覺，一聽到火，一想到火的名字，甚至聽到上帝，聽到龜毛兔角，都好像有此一物，好像

就是那個東西。有人覺得，名字是假立的，但假名確表達真實的意義，義是名字所表示的。有人說到想到某一名字，就覺得確實表示某一意義。其實一個名字中，含有的意義很多。如說書，不但代表書本，書籍，同時，寫字也叫書。關於一名多義，我們翻開字典，就可看出。反過來，一義中也含有多種名稱，如房子，可以叫屋、宅、樓、閣……這不是一義多名嗎？一名多義，一義多名，完全要依上下文及習慣而證定的，並非某名即是某義，某義便是某名，這就是說明了名與義沒有決定不變性。因為名義的不決定，故隨說一名一義，每成諍論，若能心平氣和的相互研究，也許會知道名字儘管不同，而意義卻可能相同。反之，雖然使用同一個名字，但不妨有多種解釋。在這裡，我們了解到：知識是建立在名義上的。名與義，是依人類的習慣使用而形成的。如小學生寫字，少了一筆，我們就說他寫錯了；然而古代的名書法家，每因他少了一筆，我們就照著他寫，覺得可以這樣寫。知識不離名義性，所以有不決定、相對、流動、變化的特性。人類的知識，每為名義的習慣使用，而互相紛爭，糾纏不了。宇宙和人生，都是眾緣所

成的，如幻如化，沒有決定的實體。因此，世間的名義知識，表示他而不能直顯他的絕待性——真理，這是知識的本性如是，對於絕對真實，是無法把握的。

(四)、知識的錯亂性：知識的錯亂性很大，如一杯水，把筆插下去，即見筆形曲折；或見天上雲動，以為月行；或眺望馬路，見前面越遠越小，但這些雖都是知識上的錯亂，還容易改正。而知識的根本錯亂，卻習非成是，難於糾正了。如宇宙萬物的流動變化，息息不居，哲學與科學，能推證為變化，但常人即不能了解其中的變化。如講臺平穩不動的放著，然依科學說，桌子的內在，實是時刻在不斷地衝激流動，只是繼續保持平衡而已。講臺面是平整的，若以放大鏡一照，即刻現出了高低不平的現象。但不平整與不息的動，在常人的認識裡，連科學與哲學家都在內，如直觀對象，也不能了解。今天看如是，明天看也還如是，因此對桌子生起了一種不變的實在感，這就是知識的根本錯誤。他不但不知外物的流動變化，即連自身的變化也不覺知。如老人是由孩子的慢慢轉變而壯而老。明明孩子與壯年，壯年與老年，有很大的變化，但他卻不承認，以為現在的我，與過

去的我還是一樣，這是不能理解世間的諸行無常義。有時雖聽懂了無常的名義，但在諸法的事相上，不見無常變化；因此每在無常變化中，又執實執常，這即是由於知識的根本錯亂而來。佛法說：「常」是眾生知識的顛倒錯覺。的確，在眾生的觀念中，世間諸法是常實的，這不是顛倒錯亂嗎？

我們觀察桌子，知是木料與人工等關係所成。科學說人是由九十幾種原素的集合，佛說人是六大假合。人與物體，都是多種因素的複合體，世間那有絕對的獨立物體？因此，諸法皆是緣起關係的存在顯現，就是極小的電子，科學也還說是複合體。但一般人就不能體會緣起的關係性，特別當自己在做事時，很少見到我與他人的關係，無意中總把自己看成一個獨立的個體。個體，在佛法中稱為「一」。自己獨存，稱為「我」。一與我，是眾生知識中的根本錯誤，在緣起關係的決定下，世間沒有絕對的獨立個體，沒有真實獨存的我與一。而一切眾生，從無始來，即有我的獨一觀念，這又不能不說是知識的錯誤。知識對我與世間的緣起事物，尚有如此倒亂錯覺，更深更妙的真理，自不能體會。

知識中既包含了許多錯誤，以知識來說明事物，怎能恰合真理，沒有顛倒與種種流弊產生？如人有時爲了一個名詞的認識不同，而起爭論；有時把虛假當爲真實，把真實看作虛假，這都是常有而難免的錯亂。唯識說：外境唯識所現，不像常人所見爲客觀外在的。中觀說：一切法無自性，不像常人所見爲實有的。這都是表示了：一般知識有著根本的錯亂性。

還有，有人把知識看爲人類痛苦的根源。我們仔細想，這話也有他的道理。因爲人類的私欲，由於知識的我見錯亂，一直與知識不相分離。混沌愚癡的人，知識未開，欲望也低，得少爲足。等到知識高了，欲望也就大起來，物質、金錢、名位不能滿足他的私欲，因而爭論。欲望跟著知識而擴大發展，知識即成了人類苦痛的根源，難怪有人要咒詛知識。然而，知識最低下的眾生，也還是有他的錯亂，有他的私欲。所以知識低，欲望低，並非是理想的，並非是問題的解決。一般的知識，離不了私欲。知識大，私欲也就隨著知識而擴大。知識低的，他的欲望也低，如只想做一家之主，佔有家的一切，支配一切；可是知識高的，

發展他的無窮私欲，他希望佔有一國，或做整個人類世界的支配者，控制者。各人都有私欲與知識，人類在私欲與知識的不斷發展中，世界成了鬥爭的沙場。最顯著的例子，如山地人民的知識低，生活淡泊清苦，但他們的欲望少，多少好一點，即能暫告滿足。而都市中的人民知識高，他們就是住的洋房，坐的汽車……還是感到不滿足，這就難怪老、莊要討厭知識了。

二、知識的長處：知識有錯誤的一面，然而也有好的一面。現在即以佛法的立場說明知識的好處。(一)、以分別識成利生事：現世間的衣、食、住、交通……，都因知識的發達而有了長足的進步。今天農家的耕種，也進步到機械代替人工，比起從前來，真不知好得多少倍。從前人去臺北，艱苦的跑上兩三天；現在搭飛快車，祇消一小時零幾分，坐飛機當然更快。這都是從知識的發達中來，你能說知識發達不好嗎？所以人類的日常生活，在知識發達中，得到許多便利，改善。現在農工居住的屋子，比五千年前的王宮——茅茨土階，有時還好些。古時的道路不寧，土匪眾多，若人民要輸運財物，就得請保鏢的，現在以火車，輪船運

貨，絕少匪類的搶奪危險，顯然比從前好多，這能說不是知識文明的好處嗎？世間的利用厚生，非知識不成。

大乘法說：初學菩薩向上向善的正行，即由分別知識的引導——由知識分別，知善知惡，了解世間的因果事相，知善而深信善法的價值，於是不斷地努力向善，這才能趣向證悟的聖境，得平等無戲論的根本智。不但初學的，菩薩在自覺的聖境中，雖遠離了分別妄識；但菩薩行的特點在利他，故從平等的根本智中，又起後得的分別智，此即通達事物，度生的方便智。從菩薩的修行、證悟、利他的一切事業中看，佛法始終重視知識。佛法把知識看為：是自利證悟的前導，利他妙行的方便。離去了知識，即不能成就自利與利他的事業，這是佛法重視知識而說明了知識的崇高價值。

佛經說：周利槃陀伽根性暗鈍，教他讀經，他記得前一句，即忘掉後一句。但佛陀是慈悲的，始終慢慢教他，誘發他學習，他在佛陀的慈悲教授策勵下，終於證得了阿羅漢果。雖證聖果，但不會說法，請他開示，他祇會說：「人生無常

，是苦」，此外只有現神通了。他的話錯嗎？當然不錯，但他缺乏知識，故證悟了也不會說法。佛弟子中的舍利弗就不同了，他未出家前，即通達吠陀經典；出家證悟真理後，他為眾說法，在一個義理上，能滔滔不絕地講七天七夜，還沒有講完。佛讚嘆他：「智慧第一」！「善入法界」。又如近代的印光大師，他是老實念佛的淨宗大德，為無數的信眾所崇敬。然老實念佛的不止他一人，何以其他人不能發生廣大的教化力量？還是因為，印光大師不但切實履踐，而又有對儒學及佛教的深廣知識啊。知識是菩薩攝化眾生的要門，故《瑜伽論》說：「菩薩求法，當於五明處求」。從這些事實看，即知佛教對知識是多麼重視了！分別識是能成利生大用的。

(二)、以分別識成深信解：佛教與希伯來的宗教不同。希伯來宗教厭惡知識，重於感情的信仰。佛教卻說：「有信無智長愚癡」。這肯定了無知的信仰，會造成愚妄的行爲，不是合理的正信。所以佛教的正信，要透過知識的考察，以知識為信仰的基點，解得分明，信得懇切，這才是合理的正信。如對佛法的正確知識

，愈高愈深，信仰也就愈深愈堅。沒有經過知識的信仰，好像很虔誠，其實是非常浮淺。例如害病，祈求神賜予健康。病真的好了，於是信神。然如再有病痛，求神無靈，他的信仰便要動搖了。所以佛教主張從深解中起信仰，確信透過知識的信仰才是深固的。這一點，與希伯來宗教——理智與信仰衝突，完全不同。中山先生也說有思想而後有信仰，這與佛教的從正解而成堅信，是一致的。佛教說信仰的最高度，即與智慧融合一體。可見知與信不但沒有衝突，而且是從互相助成而能達成統一的。有了高度的智慧，才有更深刻堅固的信願，這是說明信仰建築在理解的基礎中。理解不能不說是知識的力能，這是知識的又一長處。

(三)、以分別識成無分別智：世間的知識，雖有缺陷而不能證知絕對真理，但如能根治錯亂，而引向更高度，即成通達真性的出世間無分別智。有人以為世間的分別妄識，不能契見真實，反而是證悟的大障礙，所以一味訶毀分別識。不知道在沒有證得聖智前，如不以世間分別識分別善惡，觀察真妄，即無從修行。誰能直下從無分別處著手呢！不解不行，怎能證得解脫？所以太虛大師在《大乘宗

地圖釋〉中肯定的說：佛法大小宗學，無不從分別意識處下手，以此爲修行的關鍵。若一味厭患分別識（事實上，這些人是誤會佛說的「無分別」了），不用分別識爲方便，不但學佛者無從信解修習，佛（出世間後得智）也就沒有化世的妙用了。某些人似乎一向厭惡分別的知識，而不知人類的明了意識，爲人類的特勝，而爲人所以能學佛成佛的要點。如貓、犬、蟲、魚，牠們也是有心識的，但牠們的分別意識極弱，極簡略，不能善了名言。牠們的分別識既弱，私欲也不太強，分別識如爲悟證的障礙，牠們比我們少得多，簡單得多，就該比人易悟真理了。但事實不然，佛祇說人類易成佛道。因人的意識分別力，比天還強，也唯有強勝的分別力，才能分別善惡真妄，才能痛下決心，依法觀行，才能契悟絕待的真性。所以佛法不否認知識本身的缺點，但認爲若捨棄了他的缺點，把握他的長處，即是證悟解脫的正因。

有人認爲：分別識不能契真，如再以分別識修觀，豈不分別愈多，與真理愈遠？這是不懂緣起相對性的機械論法！豈不見，如一木，再以一木相摩擦，似乎

木積越多，而實則兩木相摩，即有火生，火一生起，木也就燒燬了。又如青草，如多多堆積起來，就會生熱而迅速朽腐下去。所以學佛而以分別識不斷地觀察，乃至於定中觀察，正觀諸行無常，諸法無我，法法空寂，即能契悟諸法的空寂相。在契證平等空寂中，有相的分別識也即泯絕而不起。故佛教的破除虛妄分別識，決不是一味厭絕它，反而是以它作為引生出世間的平等聖智的前方便。這所以修習方便中，止以外有觀，定以外有慧。經中常說：如以小楔出大楔一樣（還有如雹墮草，草死雹消；以藥治病，病癒藥廢之喻），沒有小楔，深陷在管中的大楔即無法取出。等到大楔取出，小楔也就自然落下了。學佛以分別識觀破分別，證入無分別聖智，分別也即斷捨了，就與此理相同。

佛教重無分別的智證，但也重視知識，與印度宗教中，專重瑜伽、禪定的學派，精神大有差別，所以佛法的特點在觀慧。佛法認為：知識雖不能表詮真理，但它有引向真理的作用。如有人問：從精舍去新竹公園，向那裡去？我們就告訴他，從此向北，轉幾個彎等。他依著指示的方向一直走去，自可達到公園。直觀

公園的本身，雖無所謂南北，也無所謂彎曲，但我們從此去公園，確有它決定的方向與曲折。如不信所說，以為公園自身並無南北彎曲，我們相信，他就永不能到達新竹公園。分別識而為無分別智的方便，是佛法確認的道理，所以在證入以前，有信解行。

三 現代知識應有之反省

從上面看，知識有缺憾錯誤的一面，也有優越良好的一面。知識若向錯誤的一面發展，會造成人類的無邊苦痛；若著重道德與真理而去發展知識，亦能引生人類的無邊幸福。知識的本身有好有壞，而不是決定好，決定壞，既不是「妙門」，也不是「禍根」，問題看我們對它的運用如何！近代的知識進步，人類受到嚴重的威脅與苦痛，大家應有深切反省的必要。我在菲律賓時，知道西洋神教徒，在宣傳世界末日的快要臨到：現在原子彈的爆炸力，比過去擲於廣島原子彈的威力，要大多少倍了，而現在氫氣彈的威力，比原子彈的破壞力更大；還有死光

等武器，比氫氣彈的威力更可怕。這些，不都是近代文明的結果嗎？所以人類世界，即將接近毀滅的末日了。他們的目的，如爲了宣傳，爲了誘惑愚人入教，不妨原諒他們。如認爲事實，站在佛法的立場看，絕難同意。我們知道：人類從有史以來，兇惡的武器即不斷地出現。可是你有，不久我也有了，誰也不能純以武器征服誰。或者雙方勢力相等，雖有兇惡的武器，而不敢用，如毒氣。或者一種武器出現，有極大的破壞力，但隨時又有防禦它，甚至克制它的武器產生。所以以新武器的威力，憂慮人類毀滅，宣傳世界末日，全是一篇鬼話！真正的問題，是科學發明的原子等，不使用於和平利人，卻以此爲殺人或控制世界的武器，這才予人類以恐怖威脅的無限苦痛！問題在人類自己，對知識的偏向與運用不當，這才發展知識，而反被知識所威脅傷害。

近代知識文明的迅速發展，是難得的！但知識發展的路向，有兩種偏向，造成畸形的病態的發展。一、精神知識趕不上物質知識：近代的知識發展，先是從物質界發展起，不斷地向外追求物質的知識，以物質爲對象而考察、研究、實驗

、利用；因此而忽略了精神。由於起初是重於自然界中天文、地理、物理的知識，慢慢造成了物質的文明。以此偏向物理的方法，去研究生物等——生理學以及心理學，也處處覺到心理受到物理的生理的限制與決定。他們就是研究心理，也是把內在的心識，看成了外在的東西（物化）一樣去考察。所以研究動物心理，兒童心理，成人心理，變態心理，群眾心理等等，都著重在受到物理因素，生理刺激反應，以及受到環境、風俗、群眾的影響。近代的知識，不但物質界的知識是物化的，心靈界的知識也是物化的。以此去研究心理，心理便成爲物質的屬品了。真正有情的生命活動，心理活動，不但從外界去觀察，從生理刺激反應等去了解，更應從自身去觀察、分析，體驗人類內心的自覺活動。心理的無限複雜，無限深奧，決不是現代科學知識，向外探求所能徹底了解的。佛法對有情心理的體認，是著重於自身的反省，觀察與體驗。佛法的定慧，換句話說：即以自心去把握自心，審細地透視自心，這是一種自覺自證的實際體驗。唯有這樣，才能覺察到心理活動的自覺性，主動性，內心的無限複雜，心性的究極奧秘。若把心識

活動當作外在的東西去研究，人便看成機械了。近代的某些統治者，即把人看爲機械一樣的利用，這才缺乏人性，沒有同情，祇是盡量發展個己的私欲，利用迫害奴役的一切技巧，以妄想達成控制整個的人類世界。這種錯誤暴虐的行爲，是從知識偏向發展所引起的嚴重危險。

二、道德趕不上知識：知識的錯亂性，與私欲不相離，所以知識的發展，最易引起個人自私欲的擴展。然世界的知識，本來也不離向上向善的德性，知識發達而能促成個人與人間和平共存，富裕康樂，即應重視道德的發達，至少要做到道德與知識並駕齊驅，使知識受道德的影響，受人類德性的領導，巧爲利用，不致由於私欲的過分發展而損害大眾的和樂。可是近代知識文明的發展，偏向於物質，無形中受著唯物思想的支配，在自然界中，在物理化學，生物學中，是不能發見道德因素的。道德原是人類文化的精神世界的產物。因此西方的物質知識愈文明，人類道德便被輕視、懷疑而日漸低落；固有的宗教道德，也趨於沒落。到現在，西方的神教，也盡是利用物質的財物，作爲傳教的工具了。以此而宣傳宗教

，實表示了神教的走向沒落。故人類道德在功利、現實、物欲泛濫的今天，不堪回首；西方的部分人士，也要唱出「道德重整」的口號了。站在佛法的立場看，人類知識的發展，應盡量約束自我的私欲，使知識服從真理與道德的指導，趨於道德的世界，真理的境域。若能服從真理，尊重道德，即能防止人類私欲的泛濫，使損人利己的私欲，化爲自利利他的法欲。這樣，知識愈文明，人類所受的實益愈大，也即更接近於道德的真理的境地。可是近代知識文明，偏向了功利、物質的一面，忽視了精神的宗教，道德，故人類知識的發展，反成了知識的奴隸；縱我而我愈不自由（我是自在自由義），制物而反爲物所控制，這才面臨無邊的苦痛與毀滅的威脅。有些科學家，政治家，患著原子武器的恐懼病，其實真正可怕的，並不是這些。

近代世局混亂，多少善良人民，被關進了鐵幕，處於鐵幕鬥爭的世界中，人變成了仇敵，變成了囚犯。據鐵幕透露出來的消息說：人民正普遍的陷於心理變態——虐殺狂、神經病。在仇恨、鬥爭、殘酷的世界裡，人民還有正常而和樂

的心情嗎？想毀滅別人，必爲自己所毀滅。在自由世界裡，據報載：今日美國的精神病，也與日俱增，每月約增加一萬人，這是多麼可怕的報道。人性的瘋狂化，憂苦的加增，正說明了現代世界的混亂與苦痛。這並非是原子彈，死光，而是知識畸形發展的結果。故現代的知識文明——西方爲主的文明，應有徹底反省，從人類自身的德性求開展，皈向佛法，依於佛法，精進地修學。初步以道德克制情欲的泛濫；深一步，修學定慧，開發自己的無邊寶藏，發揚佛陀的慈悲精神，以指導人類的文明。人類能反省自己，克止私欲，體察自心，使知識與道德，物質與精神的知識並進，合而爲一，這才是我們所想要的，人類世界新的知識文明。

。（唯慈記）

（本文錄自《妙雲集·佛在人間》二六七——二九六頁）

佛教的知識觀

佛教與教育

佛教是宗教，但與一般神教，是不相同的。他不只是要你信仰，而更要你修學，所以信佛也稱爲「學佛」。佛教是著重修學的，所以尅實的說，佛教是一種教育。佛所教的是什麼？要我們學些什麼？最主要的是：「戒學」、「定學」、「慧學」——「三學」。佛教的「三學」，與一般所說的德育、體育、智育——「三育」，大意相通，這是有人比對研究過的。所以，在學佛的過程中，稱爲「學人」；到了修學完成，也就是畢業了，就稱爲「無學」。特別是，佛被稱爲「天人師」，「導師」；而信佛學佛的，自稱爲「佛弟子」。弟子中，有小學的「聲聞弟子」，大學的「菩薩弟子」。依在家出家，男女等來分別，就有優婆塞等「七眾弟子」。可見佛與信眾的關係，是老師與弟子，而不是神教那樣的主人與僕人。我想，說佛教是教育，把「佛教與教育」作爲論題來講，是不應該看作牽

強附會的！

從廣義來說，「世間一切微妙善語，皆是佛說」，可說一切良善的知識，德性，技能，都總攝於佛的教育範圍內。如從佛陀施教的重心來說，最深徹而圓滿的佛教，應該是「覺」的教育。佛的意義是覺者，是圓滿徹悟宇宙人生的真意義，而到達究極無上者的尊稱。佛的教育，不外乎本著自己圓滿的覺悟內容，適應眾生的根機，來教育大家，引導大家來修學，同登正覺成佛的地步。所以佛教是先覺覺後覺的覺的教育。如隨俗而用一般的術語來說，那可說，佛教是最圓滿的完人教育。太虛大師說：「仰止唯佛陀，完成在人格；人成佛即成，是名真現實」。成佛就是人格的究竟完成，虛大師是這樣明確的表達了佛教的真意義！

學佛，是向佛學習。佛是我們的最高典範，信解了究竟圓滿的佛德，才能以佛為師而常隨佛學。說到佛德，古來有「大雄大力大慈悲」；「智德恩德斷德」等種種說明。太虛大師總攝為「大悲大智大雄力」，極為精確！分別的來說：一、「大智慧」：佛的智慧（大覺），圓滿通達「如所有性」（不二的平等空性）

，「盡所有性」（無限的緣起事相），是窮理盡事的大智。在佛的大智中，含得人生真義的覺悟，與宇宙事理的覺了。不離人生覺證而窮盡一切，所以不同於一般的智識。二、「大慈悲」：佛的慈悲，是平等愛護一切，給予離苦得樂，捨妄契真，轉染成淨的利益。在眾生愚蒙顛倒，障礙自己而還不能受度時，佛也從來不捨棄一人。只要一有可度的因緣，終於會受佛的教化而上進的。所以，佛的悲濟是平等的——「等視眾生猶如一子」；永恆的——「盡未來際利樂眾生」；徹底的，不像神教那樣，神是博愛的，又包藏著極端的殘酷因素。三、「大雄力」：大雄是印度宗教共通的最高理想，而唯佛能圓滿的體現。因為佛的大智，大悲，窮深極廣，才能顯現為大雄力，如說佛有「十力」、「四無所畏」等。從佛的教法、證法來說：佛的大覺與斷惑清淨，佛說的聖道與障道法，佛是圓滿覺證，而又毫無猶豫的宣說出來。由於四無所畏（四種絕對自信），所以佛被稱為「人中師子」，形容佛的說法為「師子吼」。又如佛的身、口、意三業，無論獨處或在大眾中，都不會再有過失，所以也不用藏護（顧慮可能錯誤，而注意自己，糾

正自己），叫「三不護」。這種盡善盡美的絕對自信，是什麼也不能再動搖的。從佛的慈悲利濟來說：佛有十力，能摧破一切魔邪障礙，完成利濟眾生的大業。佛陀的無量悲願，無限精進，都是大雄的表現。總之，佛的功德是無量而不能盡說的，簡持賅攝，不出於此。如與世間法比對來說，大智慧是最真實的知識；大慈悲是最圓正的道德；大雄力是最偉大的能力。也可說，這是究竟圓滿的知識，感情與意志。當然，在佛的功德中，這即是三即一而無礙的。不過從這三方面去說明，容易正確了解佛德的全貌。

我不止說過一次了：學佛就是向這樣的圓滿佛德去修學。學習佛的三德，就是大乘學要的三金剛句——信願，慈悲，智慧。而這三者，又實在就是依據人性本有的三種特勝——「憶念勝」，「梵行勝」，「堅忍勝」，而使之淨化、進化。這不妨再為略說：一、人性是有憶念的特勝（這是最主要的，在梵語中，「人」是依此意而立名），即人從經驗憶持，而能進展到高尙豐富的知識。但人的知識，含有與生俱來的執見，及從社會師友，或自己推尋得來的謬誤。所以人的知

識，固然有益於人類，而邪惡謬誤的思想，也不斷的引導我們（個人或社會）落入惡化腐化的深淵。這要修學大乘的正智、深智來徹底淨化一番，學成如實的知見才好。二、人性的梵行（是清淨行的意思）勝，即能克制私欲。或控制肉體的情欲，或犧牲私我的利益，而有淨心利他的道德。可是人智淺薄，習俗愚迷，世間也有低級的，甚至是而非的偽道德。這應學習慈悲，唯有無私無蔽，與樂拔苦的慈悲心行，才有完善的道德可說。三、人性有堅忍強毅的特勝，不但忍受艱苦，百折不回，而且能有「為萬世開太平」的闊大精神。可是，如被應用於思想僻謬，行動錯誤，這一堅忍的毅力，也就成為招引人類苦難的原因了。如學習大乘信願——發菩提心，為佛道，為眾生而確立無窮盡的大信願。那麼，依信而起願欲，依願欲而起精進，即為自覺覺他大力量的根源。所以學佛不是別的，只是依於人性的三特勝，修學佛法的三要門，完成佛陀的三德。佛即人性的淨化，進展到究竟無上的地步。這一由人到佛的完人教育，儒者也略有發明。如中庸的三達德——智、仁、勇，即合於佛說人性的三特勝。而修學的三要門，也近於大學

的三綱。但次第升進，淨化覺化的全部學程，唯有在佛法中，才有明確精嚴的說明。

這種覺化的完人教育，自覺覺他，就是教育自己，又教育別人。自教與教人，都不是空虛的知識傳授，而是著重於自覺的，實踐的。教育或者說學習，如作為無關於自己身心的淨化，而僅是學一些知識，或者技能來維持生活，滿足物欲的享受，那實在是不成其為教育的。這點，佛教與儒家，都是同一看法。佛教的第一義，是覺悟人生的真意義，使自己從隨波逐浪的迷妄中覺醒過來。唯有自覺，才會源泉渾渾，流露無盡的悲願，勇於向上的精進。

以自覺為重心的佛教，又是實踐的。如教育而離開了實踐，就與佛教的精神不合。所以「義學」（教理的研究，著述）雖是佛教的一大科，但偏重義學或專作學問的研究，在佛教中是不能受到特別尊重的。拿知與行來說吧，佛教是從實踐的立場，來確定知的地位。如修行的八聖道，首先是屬知的正見與正思惟，這是看作修行的項目，而不是修行（道）以外的。佛法的一貫學程，是以知導行，

又以行致知。依知而行，如眼目明見，才能舉步前進。而依行致知，如向前走去，才會發現與看清前面的事象。知才能行，行才能知。越知越行，越行越知；在這樣的學程中，達到徹底的正知，與如實的修行。如佛被稱爲「明行足」，即是到達了知與行的究竟圓滿。佛的教育，以實踐爲本，而實踐又必然是以知爲先要的。佛弟子應站穩這一立場，去求得世出世間的智慧。

雖然說，佛教重於實踐，不僅是空虛的知識傳授；但在佛學的教化傳習方面，還是不離語言文字的，因爲這是師資授受的主要工具。不離語文的學問，從前彌勒菩薩，曾總括應該修學的說：「菩薩求法，應於五明處求」。五明，就是大乘佛弟子應該修學的五類學術。五明是：一、聲明：是語言文字學，包括有語言、訓詁、文法、音韻（也通於音樂）等。二、因明：因是原因，理由，這是依已知而求未知，察事辯理的學問。在語言方面，是辯論術；在思想方面，是理則學——邏輯。三、醫方明：這是醫、藥、生理、優生等學問。四、工巧明：這是基於數學，所有的物理科學，以及實用的工作技巧。五、內明：上四種爲共（外）

世間的；佛的教育，是在這共世間學的四明上，進修不共的佛學，所以叫內明。這是佛所宣說的法毘奈耶，也可說純粹佛學。聲明與因明，爲自覺覺他的必備學問。聲明是語文學，而因明是思辨的方法。沒有這二種學問，總不免思想混亂，是非不明。不但缺乏教人的能力，就是自以爲然的，也未必就是正確的。在西藏，初學佛法，都從聲明、因明入手，因爲這是理解聖教的必備工具。我覺得，中國佛教的衰落，至少與聲明、因明的忽略有關。醫方明，是能除身心苦痛而得安樂的；工巧明是利用厚生，增進人類物質幸福的。佛教的救濟世間，那裡局限於口頭宣傳！醫方與工巧，正是菩薩利益眾生的實際學問。善財童子參訪的大善知識中，就有數學家，建築師，醫生，製香師。如大論師龍樹菩薩，就是優越的製香師與煉金師（化學）。在他指導下所建的寺院與洞窟，真是鬼斧神工，被稱爲印度佛教的第一建築。這可見佛教的教育，不只是因果、空有、心性，而是五明：正像孔子一樣，不只是侈談性理，而是以六藝教人。不過從來的佛弟子，多少受到小乘思想的熏染，總以爲前四是世間法，內明才是出世佛法。不知在大乘佛

學中，即世間而出世，世與出世無礙，聲明、因明等，是共世間的出世學，真俗融通，為佛教教育的一科。

佛教的重心，是覺化的完人教育；方法是實踐教育；傳習的科目是五明；這都已在上而概略的說到。現在，再從從事教育事業來說：佛教的說法，開示以及著作；或者佛教的文藝、音樂；經典的蒐藏、流通、翻譯，這都是教育文化的活動。但作為佛教的教育活動，是不應該局限於此的。在經中，佛陀不斷的讚歎「法施」。法是真理、德行、良善的學說，以及禮俗。換言之，法是合法（合理性）的一切世出世間善法。佛弟子修學此法，又與人為善而宣揚此法，就是法施。法施可分為二類：一、「出世法施」，如內明的弘揚傳授；二、「世間法施」，如聲明、因明等的教授。世間法施，就是世間的一般教育。從前，維摩詰長者，「入諸學塾，誘發童蒙」，便是大乘學者從事一般教育的實例。這不應看作純世間的，在大乘的真俗無礙中，這是大乘的共世間學，為大乘法的一部分，為導入大乘的基礎。所以，從事這一般的教育事業，不應看作適應時代，附屬於佛教的，

而應作爲佛教自身的重要內容而努力！

佛稱這些爲「法施」，是最有意義！因爲布施是有功德的，努力於世出世法的教化，無論是個人或教團，都是有功德的。但真正的如法布施，是出於與人同樂，爲人拔苦的同情，這是無條件的施與，而不是爲了果報，或者爲了現生的功利。所以從事世出世法的教育，不但不應爲自身的名聞利養著想，也不應爲教團的擴張著想。爲了正法，爲了利益人類，而發心勇進的做去。這才是佛教的教育，佛教教育工作者的精神。

（本文錄自《妙雲集·佛在人間》三三一—三三三頁）

論佛學的修學

說起佛學，應該有兩方面的含義：第一，佛學是佛法的修學，佛法的實踐。釋尊教示我們，修學佛法，不外乎「增上戒學，增上心學，增上慧學」——三學。聲聞乘的比丘戒，名爲比丘學處。大乘的六度、四攝，名爲「菩薩學處」。在三學、六度的學程中，名爲「有學」。到了解脫生死，圓滿菩提，學程完畢了，名爲「無學」。從這佛法以行證爲本來說，佛法之學，就是佛法的實踐。第二，爲了實踐的佛學，不能不有義解的佛學，理論的說明的佛學。釋尊的教導學眾，稱爲「教授」，「教誡」；約內容說，名爲「法（達磨）毘奈耶」；其後集成經典與律。對於法與律的分別抉擇，釋尊與大弟子們，早就開展了論義，稱爲「阿毘達磨，阿毘毘奈耶」。特別是法義的分別，經弟子們大大的發揚，終於獨立成部（論），與經、律合稱爲三藏。經、律、論三藏，是文字章句的纂輯，是釋尊一

代教義的集成，但內容不外乎三學（六度）。所以古德說，從三藏的偏重來說，經是明定學的，律是明戒學的，論是明慧學的。在實踐方面，戒、定、慧學如鼎的三足一樣，是不可偏缺的。在義解方面，經、律、論也一樣是不可偏廢的。這才是圓滿的佛學，中正的學佛之道。

行證的佛學，義解的佛學，也可說有淺深。因為在修學的學程中，聞、思慧位，主要是義解的佛學；思、修慧位，主要是行證的佛學。可以說：教義的佛學，是爲了初學；行證的佛學，是爲了久行。這就是《楞伽經》所說的說通與宗通了。但在完整的佛學中，這不但是先後次第，而且還是相依相成，如依言教而引入行證，從行證而流出言教。佛學是不能離此二方面的，所以說：「佛正法有二，謂教證爲體，有持說行者，此便住世間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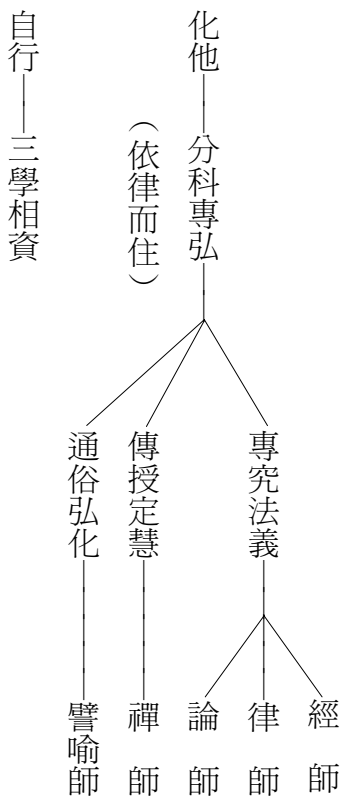
釋尊住世的時候，在佛是應機施教，在弟子是隨解成行，所以佛學的實踐與義解，是相依而不是相離的。如出家人，受了戒，就在僧團中。一方面依師而住，在五年內，不得一晚離依止師而自主行動；一方面依師而學，一切律儀，威儀

——衣食住行等一切，都依律制而實習。但這決不是偏重戒學，在律儀的生活中，除出外乞食而外，不是去聽聞佛及弟子們的說法，便是水邊林下，「精勤禪思」；「初夜後夜，精勤佛道」——修習定慧。這種「解行相應」，「三學相資」的佛學，實是最理想的佛學模範！釋尊制立的清淨僧團，以戒學爲本而「三學相資」，所以傳說的：「五夏以前，專精戒律；五夏以後，方許聽教參禪」，可說是事出有因，而不免誤解了！

釋尊晚年，弟子間由於根性不同，已經是「十大弟子各有一能」；不但是各有一能，而且是志同道合，各成一團，如說：「多聞者與多聞者俱，持律者與持律者俱」等。特別是結集三藏以後，佛教界就有經師，律師，論師，禪師或瑜伽師；後一些，還有（從經師演化而來的）通俗布教的譬喻師（神秘的咒師，更遲些）。對於三藏或三學，有了偏重的傾向。雖說偏重，也只是看得特別重要些。在印度的正法五百年中，小乘佛教盛行時代，始終是依律而住，三學與三藏，也保持密切聯繫。就是到了像法五百年，大乘佛教隆盛的時代，如龍樹、提婆、無

著、世親等，也還是依律而住，大小並重的。這要到密宗大興，這才將依律而住的清淨僧團破壞了！

從自己的修學來說，三藏與三學並重。但由於弘傳佛學，經師、律師、論師、禪師、譬喻師，都是分類的專學，也可說是分科的專弘。正法五百年的佛教界，如下：



經師、律師、論師，是從佛的教授教誡中，精研深究，而精確了解佛說的真意。但三者的研究方法，各不相同，如說：「修多羅次第所顯，毘奈耶因緣所顯

，阿毘達磨性相所顯」。

對於經——修多羅，最主要的是了解經的文義次第，因為不了解一經的組織科段，是不能明了全經的脈絡，不能把握一經的關要。不是斷章取義，望文生義，就是散而無歸。這不但不能通經，反而會障蔽經義。所以佛說契經的意義，要從文義次第中去顯發出來。如無著以七句義十八住解說《金剛經》；世親以十六種相解說《寶積經》；彌勒以八段七十義解說《大般若經》；清涼以信解行證科分《華嚴經》等；都是從次第中綸貫全經，顯發全經的意趣。

毘奈耶——律的研求，是「因緣所顯」，是要從制戒的因緣中去顯發佛意。戒律，狹義是戒經，廣義是一切律制。這些，佛爲什麼制？爲什麼制了又開？開了又制？如不把制戒以及制訂僧團法規的原意弄明白，就不能判別是犯是不犯，犯輕或犯重；也不能隨時地環境的不同，而應付種種新起的事例。所以，律師不僅是嚴持律儀，而是要善識開遮持犯，善識時地因緣，能判定犯與不犯，也能如法的爲人出罪。我國的律學久衰，僧眾不能依律而住，這才學會口呼「一起向上

排班」，也就以律師見稱了！

阿毘達磨——論，不重次第，不重因緣，而著重於「不違性相」。如來的隨機說法，是富有適應性，不一定都是「盡理之談」。所以要從如來應機的不同散說中，總集而加以研求，探求性相——事理的實義，使成爲有理有則——的法義。這是被一般看作甚深哲理的部分，其實也抉擇佛說的了義與不了義，而作爲思修的觀境。如天臺宗的二重事理三千，賢首家的十玄門等，都可說是論義。起初，阿毘達磨、中觀、瑜伽，我國的天臺、賢首宗學，都是從觀（修持）出教的；等到集成論義而爲後人承學時，就流爲偏於義解的理論了。

依上面的解說看來，經師、律師、論師，或「三藏法師」，是何等重要？不是這些專門探求三藏深義的大德，展轉傳授，佛法早就晦昧而被人遺忘，或變成盲修瞎煉的神教了。當然，大通家——三藏法師是最爲理想的，但事實上，自修（修持）雖應該「三學相資」，而三藏的全盤深入探求，談何容易！真能深入一門，或經、或律、或論，也就能續佛慧命，爲後學作依止了！

傳授定慧的禪師，也稱瑜伽師。在我國的佛教史上，如安世高、佛陀跋陀羅、佛陀、達磨都是。禪師特重於定慧的修習，憑著傳承來的，自己經驗來的來教化，所以每有三藏所不曾詳說的。由於師資授受，下手功夫的多少不同，引起禪觀的分成別派。小大空有顯密的分化，大抵與此有關。舉譬喻說：三藏的深究，如純理論科學，也如儒家的漢學；禪師的傳授定慧，如應用科學及技工，也如儒家的理學。理論與實踐的互成，才是完滿的佛學。否則，脫離了理論的持行，與缺乏實行的空論，都容易走上偏失的歧途。

至於通俗教化的譬喻師，在向民間推行佛陀的教化時，功績比三藏法師及禪師更大。但通俗教化，不宜脫離三藏的研求與定慧的實習。如古代的大譬喻師，都是兼通三藏與有著修持的。假使不重三藏的修學，定慧的實習，通俗教化，容易使佛法庸俗化。如我國古代的通俗教化，從變文而演變到寶卷，就是一例。總之，三藏的深究，定慧的傳授，是少數的，但是佛教的中堅，佛教生命的根源。從此流出的廣大教化，時時承受三藏（義學）禪觀的策導，才能發為正確的通俗

教化的佛學。

佛學的修學傳習，到了大乘佛教時，義學的分科修學，與初五百年略有出入。我們時常憧憬印度那爛陀寺的佛學，那寺成爲印度佛教中心的時代，佛學的修學次第與類別，在唐義淨三藏的著作中，有著明白的敘述。如《南海寄歸傳》說：「學法次第先事聲明。……必先通文字，而後方能了義」。然後，「致想因明，虔誠俱舍。然後函丈傳經（指大乘法），多在那寺，或伐臘毘」。義淨在《求法高僧傳》中，說到玄照的修學次第，是：「沈情俱舍，清想律儀。後之那寺，就勝光學中百，寶師子受瑜伽」。智弘的修學次第是：「既解俱舍，後善因明。至於那寺，則披覽大乘」。法朗的修學次第是：「習因明之秘冊，聆俱舍之幽宗。既而虔誠五篇（律）」。這可見，當時的修學佛法，首先是通文字。其次是佛教的論理學——因明，代表三藏——法毘奈耶的俱舍與律儀。然後修學大乘，即是中觀與瑜伽（唯識）。大乘佛教時代，不重經而重論，因爲契經都是適應一類眾生，闡明某部分的法義，而論才是究盡性相的實義。這種重論的學風，到超岩

寺爲印度佛教中心的時代，也還是如此。如傳入西藏的佛學，主要的稱五大部，就是《因明》，《戒律》，《俱舍》，《中觀》，《現觀莊嚴論》。這與義淨時代傳學的佛學，可說大體一致。只是以傳說爲彌勒所造的《現觀莊嚴論》，代替傳說爲彌勒所造的《瑜伽論》而已！印度大乘佛教時代的佛學，分科與修學次第，是這樣的，這應該可以作爲今日中國佛學研究的參考！

太虛大師爲我國近代的大師，他倡議的佛學院，晚年修正爲：一、律儀院，二、教理院，三、參學處（定慧實習）。教理院的修學，主張從五乘共法，到三乘共法，再進學大乘不共法。大乘法中，分爲三系，也就是在「中觀」與「瑜伽」外，增入中國特別發揚的法界圓覺學——臺、賢等義學。這一修學次第，戒定慧三學，理解與實踐，都圓滿無缺，與印度傳統的佛學修習法也相近。如中國佛教而能開展出這樣理想的佛學院，這是足以媲美那爛陀的。只是在近代的中國佛教環境中，還不易實現而已。

（本文錄自《妙雲集·教制教典與教學》一五五——二八四頁）

佛教的知識觀

學以致用與學無止境

一 總說

平常說：「學無止境」，學問原是有限的，以不斷進步而越發深廣的。對於人的學業，總是以「學無止境」，「書到用時方恨少」，這類的話來勉勵：切勿得少爲足，不再求進步！話雖是這麼說，而求學——在校讀書的時間，畢竟是有限的。誰也不能過著終身的學生生活，讀書是不能當作職業的。所以我想結合另外一句話，「學以致用」。這是說，「學無止境」，是要在「學以致用」的活學活用中不斷進步；人就是這樣的邊學邊用，一直前進。

爲什麼要求學？所學的知識與技能，性質是多種多樣的；各人求學的時代，也長短不一。但所以需要求學，是爲了學習前人的經驗、心得，充實自己，作爲

適應社會，而能有利於自己，有利於人類。這一原則，終歸是一樣的。無論什麼學問，只是「爲用而學」。學業的價值，不但在爲自己，而且要對人類能有所貢獻。所以徹底的說起來，學只是「爲用而學」。不問所學何用，不求如何應用，「爲學問而學問」，是有背於學之意義的。這種學，一般說來，是不能存在的。假如說有例外，那是他有特殊地位、經濟，有充分時間。對於這些例外人物，學問也只是高級的娛樂，或聊以遮眼，消遣時間而已！

「學無止境」，但不能終身讀書，以讀書爲職業。問題是：人類是社會的延續個體；一個人的生命過程，是承先啓後的。在社會中，人一定要「少有所學，長有所事，老有所養」，而不能停滯於學習階段。佛教有自己的特性，但（無關於天上、他方的）現實人間的佛教，仍爲社團之一，情形也還是一樣。在僧團中，每人都應起初出家修學，進而住持佛教，以及衰老引退。這是合理的，這樣的僧團，才能維持其正常的健康。這樣，從學習的目的說，不能不是爲用而學。從個人一生的歷程說，不可能以求學而終其身。那將怎樣的不斷爲學而進步呢？這

就不能不是「學」「用」結合，從切實應用中去造就更高的學問了！

就佛教而論，佛學本非純知識的，一向是經驗與知識相結合，所以非「學」「用」相結合，不足以表彰真正的佛學。虛大師創辦佛學院，提倡佛學，主意在：復興中國佛教，非從僧教育入手，提高僧伽的品質不可。然而佛學院的興起，並不能達成預期的成果。原因當然很複雜，而一般的現象，不能開拓新機運，反而引起些副作用。在一般人看來，虛大師偏重佛學。這是怪不得誤解的，虛大師也不免感慨，因為：「出來的學僧，不能勤苦勞動去工作，甚至習染奢華而不甘淡泊。……以為別種事不可幹，除去講經、當教員，或作文、辦刊物等，把平常的家常事務（寺院中事）都忘記了」（見〈現代僧教育的危亡與佛教的前途〉）。佛學院造出了一批（中國傳統式的）文人，佛學上應該有成就了！實際上也不然，從有價值的著作的貧乏，就足以說明。於教務不能開展，於佛學很少成就，原因當然是太多了，學與用的不相結合，似乎是重要的一環。如虛大師所見的來說，除講經、當教員、辦刊物以外，就無事可做，那就不免有沒有出路的感慨。

從事學問，要有良好的環境來培養，但在我國，一向是很難得的！既沒有學可以深造，又覺得沒有事值得去做。這些看來前進的僧青年，久之，有的也就在僧海中消失了！

出家學佛，一定要求學；求學一定要有，要有利於實行——「學以致用」。唯有「學以致用」，才能向「學無止境」邁進。這是值得提出來討論的，作已經修學的，正在修學的同學們的參考。

不問在家出家，修學佛法，是要求其有用的。正如大乘所說：「菩薩爲眾生而學」。修學，當下就要想到「所爲何事」。以出家學佛來說，出家也必有所事，精勤勇進，決非如世俗所見，出家是隱逸、偷閑，或者逃禪。古代學佛，當然沒有近代那樣的「學院」，然學佛要從「親近善友，聽聞正法，如理思惟」下手，然後才「法隨法行」。這是先經歷一番「聞思」，學佛而從聞思入門，正是佛法不同一般宗教的地方。然學佛不能停滯於聞思，而應從事實行，學以致用。這可引起了兩個問題：一、要學（聞思）到什麼階段，然後從事實行？這是很難說

的。「隨信行」人，可能經一兩次的簡要聽聞，就深信而從事實行。「隨法行」人，總是多聞熏習，徹了種種疑惑，然後從博返約，從事實行。但這不是說，起初不要實行，而是說起初重在聞思，重在信解罷了。眾生的根性是不一的；佛法也不可能專從聞思去完全通達的。所以，如善於應用，學與用相結合，那即使所學不深，也會一天天增進，更切實、深刻起來。否則，學到相當程度，不能見於實行；或者實行時，不能與所學相結合。那相當的聞思知解，可說一無用處，久久也會退失了。那一心想學，專重聞思而不想實用，將永遠是空虛的，也難有更高的造詣。二、從學到行，出家人應怎樣行呢？原則的說，應該修行，是信、戒、定、慧的修行。除此以外，也就沒有出家行了。但眾生根性與好樂不一，不能人人一樣。從佛法存在於人間，為自己、為眾生、為佛教，出家人所應行的，古來說有三事：一、修行，二、學問，三、興福。這三者總括了出家學佛的一切事行；弘揚佛法，利益眾生，都不外乎此。以個人來說，專心修行（專指定慧說），為上上第一等事。以佛教及眾生來說，學問與興福，正是修習智慧與福德資

糧，爲成佛所不可缺少的大因緣。出家而能在這三面盡力，即使不能盡如佛意，也不致欠債了。

二 用在修行

現在，我想從當前的現實情形，來說學用結合。怎樣將所學的見於事行？怎樣從事行中增長所學？先說修行：

中國佛教界重修持，而實重於音聲佛法，也就是以語言的念誦爲重。如從寺院習慣傳來的早晚課誦，每人的誦經、念佛、持咒、禮懺，以及普佛、上供，那一項離開了語言的持誦？甚至是不念佛、不誦經、不持咒，別人就會說你不修行。修行而偏重於持誦，無疑爲中國佛教的一般情形。在沒有學習佛法，聞思經論的，誰也都在持誦這些，也就是誰也在修行這些。現在經過了經論的聞思學習，在課誦時，念佛、持咒、誦經時，試問有些什麼不同？是否能將學習所得而應用於持誦，提高持誦的品質，更適合於念誦的意義？如沒有學習聞思，是這樣的念

誦；學習了佛法，還是這樣的照念不誤，並無不同。那就應加反省：學了些什麼呢？學習有什麼用呢？這就不能不說是學無所用了。如學習以後，就覺得念誦沒有意義，那就不但無用，而且見解有問題，反而有害了！

佛法的每一行門，在實行起來，是否能行之有效，逐漸深入，不只是行法的本身問題。依佛法說：知見（理解）必須正確，意樂（動機）必須純潔，趣向（目的）必須中正，方便（修持的技巧）必須善巧。如這四者而有問題，不但修行不會達成理想，還會引起副作用！如曾聞思修學佛法，應引發正見，主要是深信因果，明辨善惡邪正。務使修行的動機純潔，目的正確。以念誦而論，念誦的方便，更為重要。一般教化的，只是勸人信仰，教人念誦，並不使人生真實信心，如法持誦。「信以心淨為性」，如真的生起信心，一定是淨善心現前，不善煩惱消退。能這樣念誦，與佛法自有親切之感。一般但有信心的名目，缺少信心的實際，卻自以為這樣就是信，就是修行，就大有利益了。好多人向我訴說：起初學習念誦，妄想還不太多；等到念誦純熟，妄想可越來越多了！用功的時間並不短

，而依然故我，進益有限，問題到底在那裡呢？問題在只知念誦，不知方便。初學習時，全心全意去持誦，所以妄想不多。但當念誦時，不知學習攝心、等心，以為多念就好，不專不切，不能攝持心念，習以成性，達到心意明淨而寧定。這樣，等到念誦純熟了，口頭是一片經聲、佛號，心裡卻妄想連綿，另有一套。這樣的成了習慣，那雖然日常行持從來不斷，而念佛的並不能一心不亂，持咒的也不能感應道交，禮懺的業障難消。我想，曾於經論而有聞思的，對這些問題，總會有些理會。能將所學而應用於念誦，一定能生多功德，不再是口頭喃喃，類同鸚鵡學語了！

現在從事於止觀、禪慧熏修的，雖說不太多，但也完全沒有。但由於一向專重修證，輕視聞思，所以或者一知半解，盲修瞎鍊；或者專在色身上用功；或者不知深淺階位，得少為足，似是而非的狂吹一陣。有些著實修行一番，可是「誠於中而形於外」的，卻是行為乖僻，喜怒無常。或者哭哭笑笑，唱唱跳跳，瘋瘋顛顛。除了他們的真實修行，大有受用而外，卻是不夠方便善巧，引起了身

心某種程度的錯亂。如曾聞思修學，而能應用所學，從事修行，相信這種副作用，就會少得多。能學以致用，所學才有意義呢！

而且，佛法所說的，或有關於身心，或有關於修證。專在名相上修學，如身處熱帶而說下雪一樣，總究是依稀彷彿，不得真切。不要說「真如」、「法身」，要自己體悟出來。就是所說心心所法，煩惱頭數，禪定境界，不從修行去體驗，怎麼也不會透徹。例如所說「尋」、「伺」、「輕安」，到底是什麼？佛法所說，多數是自家身上事，修證上事。不經實行，怎能深刻踏實地了解。所以，真能學以致用的，一定能從實行中，所學的不斷增明，日進於高明。學用結合而相互增進，在修行中最足以表現出來。修行是學佛上上第一等事！在佛教中，這也是第一要事。真正修行，能為僧伽典範，為眾生所歸向。而且正如太虛大師所說：

有一人向內心熏修印證，一朝徹證心源，則剖一微塵出大千經卷，一切佛法皆湛心海。應機施教，流行無盡。

佛法的真生命，真活力，都從修行體證而來。從印度到中國，過去莫不如此。現代中國的衰落，在種種原因中，宗教經驗的稀薄，不能不說是重要一著。佛教而缺少這個，又那裡會有真誠，會有力量呢！真心出家學佛，如以所學而用於修行，對自己、對佛教，可說是第一大事了！

三 用在學問

學佛以修證為本，學問原是第二門頭。然而佛法的本質，可以不是學問，而終於不能沒有佛法的學問。因為從佛的教化來說，要適應人類的知識與興趣，表達為人類的語言文字。從學佛來說，要了解為什麼學佛，應怎樣學佛，佛法到底是什麼。離開意識知解，佛法是不可能出現於世間的。從佛法的久住人間來說，學問更為重要！毘尼中說：佛法久住，是因為佛廣說經法。廣說，就是語言文字，就是通過「聞思」去修學。起初，佛法只展轉傳誦；為了保持延續，所以進行結集編次，成為一部一部的。有了一定文句，一定部類的經與律，就要有人去持

誦不忘（起初還是口誦的文字，沒有記錄）。專門持誦契經的，是「持經者」（多聞者，持法者）；持誦毘尼的，是「持律者」。要保存從古傳來的，不只是憶持不忘，還要理解，要適應，於是有「持經者集經，持律者抉擇律」。經法的意思很深，要論究、要闡明、要分別抉擇，於是從「持法者」而發展為「持阿毘達磨論者」，論師也出現了。沒有經師、律師（並不是持戒，傳戒）、論師，對經與律的學問，從事憶持研究工作，佛法怎能開展廣大，流傳到現在呢？佛法傳入中國，高僧傳也有「義解」、「傳譯」等門。佛法（經與律）的條理化、理論化，是佛法住世所不可缺少的部門。這不是每人所能做的，但確是要有人去做的。

現在的時代，不是古印度，也與隋、唐及宋、明等時代不同。然而爲了佛法住世，要有致力於佛法的學問者，還與古代一樣。如受過佛教教育，於佛學有某種程度的理解，而發願獻身心於學問（不是說不要修行、興福，而是說重心在此）的，應怎樣使學問更充實、更深刻、更有利於佛教呢？以讀經、閱藏爲職業，有這份福報的人是難得的，切莫死心眼的在這條險徑中去打主意！真正能於學問

不斷進益的，還是要「學用結合」，也就是「教學相長」。簡單的說：如受過佛敎教育，而想於佛學有更好造詣的，唯有從事佛敎的教化工作，去求「教學相長」！

從事佛敎的教化事業，可以分爲二類：一、以社會信眾爲對象的教化。二、以僧眾爲對象的教化。以社會信眾爲對象的教化，那就是演講、弘法、講經（從前是講給僧眾聽的）、廣播。不僅口頭說法，更以文字教化，那就是辦刊物、寫（通俗教化的）文章，爲經典作通俗解釋等。我的性格與能力，不大適宜於這方面，但從不低估這一對外教化的意義與價值。這一工作，對弘法者自身，學問是會不斷進步的。面對現實的佛敎環境，要適應信眾。怎樣能啓發信心，使信眾對佛法有較好的正確理解，而不致神佛不分，迷信亂說；怎樣引導信眾去進修，閱讀研究；怎樣答復信眾的疑難與問題。假定是真心於佛法的通俗弘化，使人迴邪向正，於三寶中得大利益，那在對外弘法的努力中，不能不（甚至是被迫）作自我進修。忙中偷閒，甚至是車中、舟中，都會去閱覽參考佛書。對某些理論，某

些問題，也一定會去尋求適當的答案。雖然，有時會被譏爲「現實現賣」，其實講多了、寫多了，佛法也就會更明白。佛法的許多理論，許多問題，也會貫通起來。所以，如真心於弘法，爲信眾著想，爲佛教著想而努力的，佛學的理解，一定會深廣起來。古代的講經（論）法師，越講越好，終於以某些經論爲主，形成佛學一大流，這可以充分證明這一論題。這一類的邊教邊學，教學相長，我會稱之爲動中用功。雖不能專心於經論，作深徹精密的研究，成爲學者，但是非常實用的（信眾所不需要的，不會發展起來），活潑有力的。從廣大普遍的利益來說，有很高的價值。古代譬喻師的通俗教化，比精嚴的論師們，並不遜色。

以僧伽爲對象的教化，從前是講經法師。從前的講經，是講給僧眾聽的。想學法師的僧青年，追隨法師，到處聽經，覆小座（覆講）。聽久了，也就分化一方，成爲法師了。這種僧伽（重學問）的教育，不夠理想，尤其是熟讀熟背，照本宣揚，（義學）難有進步的希望。但確乎也維繫了佛法的義學，不致完全中斷。到了近代，虛大師首倡以僧眾爲主的（武院與漢院，都兼收少數在家青年）佛

學院，漸成風氣。受過相當佛教教育，而有志於深造的，那麼從事於佛學的教學，教學相長，是唯一的途徑了！佛學的高深造就，不能寄望於法師（或教授）的口頭或講稿的。在學院學習，初級的，只能得到佛學的一般知識；高級的，也只能對某部門的佛學，獲得一些研究的方針與線索（這正是老師最寶貴的啓示與引導），學得學問的工具與治學方法。就是去日本佛教大學，或者修完博士學分，光榮歸來，也還是這樣。真正的屬於自己的學問，進一步而有所貢獻的學問，還等待開始。想憑藉已有的學力，不斷增進而有更高的造就，最好也還是教學相長。

在教學相長中，要講、要寫作、要互相討論。自己在學院修學時，似乎都懂了，考也考得好。可是等到自己去講時，就會感覺到自己的理解不夠，自己也不滿意。對某一經論，某一學科，參考一番，講說一番，不但精熟得多，也會深刻一層，這就是進益了！如要寫講義，那就更好！平時依賴口才、技巧，匆匆過去，等到要寫出來，或者公開發表，多少有些責任感，會特別留意。這一來，就會

感覺到：雖然講得頭頭是道，寫出來卻不免問題多多：組織不好，根據不足，意義不明確，理由不充分。總之，理解不夠，了解錯誤——學力不足處，就會顯露出來。知道不足，參考、修正、補充，學問也就進一步了。雖然說：「人之患在好爲人師」，如能認真的話，也許老師的進步，比學生更多！說到討論，古代佛教是經常以問答的方式，而進行法義之研討的。論辯的風氣（因明學等，都從這裡發展出來），也曾經傳來中國，如晉代的「支許」對論。在教學相長的過程中，不但自己不離經論，也不離修學的環境。師友之間不妨作口頭的討論（或是集體討論），或以文字來作法義的商榷。這對於學問的進步，最爲有力！因爲辯論一經展開，爲了某一問題，一定會竭盡自己的一切所能，以表達自己的意見。在這種情形下，自己知識的潛在力量，會意外的集中發揮出來。沒有想到的，也想到了；沒有貫通的，也貫通了。由於對方的評論，會認識到不同的觀點，不同的論法，不同的意見。對受批評的自己來說，真是極豐碩的收穫。學問的進步，在乎自己，但也要有學問的自由氣氛，自由環境（思想的專制與壟斷，是學問進步

的唯一敵人)。那麼，師友間的口頭討論，文字的商榷，都是有利於學術風氣之培養的。不過，法義的商討，要「虛心」，有接受別人批評的雅量。要「真誠」，有接受別人意見的勇氣。切勿以自己為真理的代表；自己決不能錯，錯了也不能認帳。如這樣，那就缺乏了討論的根本條件，不討論最好。時代的病態深極了！社會上的學者，起初是各人發表意見；繼而互相批評；進而人身攻訐，戴上帽子；進而涉訟法院。好在現在中國佛教，說不上法義的討論（有的是權利與人事的恩怨），所以也耳目清淨得多！不過，澄靜無波，對僧伽學問的進步，是有礙的。正如冰封雪凍，枯寂的草木不生，生氣毫無，那還能有百花競放的壯觀嗎？

無論是對信眾弘法，對僧伽教學，所以能促進學問的進步，是因為表現了出來——講了出來、寫了出來。表現出來，就會引起反應，或者受到讚美，或者受到批評，這就是策導自己向上的良好動力。或者歡喜人的讚歎，怕別人批評，那是私欲與淺見作怪。其實，受到讚歎，是對自己的一種同情的鼓勵；受到批評，是對自己的一種有益的鞭策。鼓勵、鞭策，一順一逆的增上緣，會激發自己的精

進；修正自己，充實自己，不斷的向前邁進。有的人向學有心，終日不離書本。可是既不願講，又不肯寫，一年又一年。修行嗎？並不會專心禪慧。學問嗎？也不知進益多少，爲何而學。如終於如此，那也就終於如此而已！不走向教學相長的正道，那麼想於學問有所成就，有所貢獻，也就太難了！

從事對信眾弘法，對僧眾教學，「教學相長」，「學以致用」，是能使自己的所學，日有增進的方便。真能向這一方向去做，當不會有所學無用的感覺了。但或者以爲：向信眾弘法嗎？講呢，沒有人請。寫作呢，編輯者不要。這麼說來，大有無從著手之苦。其實，這是好高騖遠，不切實際的錯誤想法！以宣講來說，如一定要環島布教，國外弘法，那當然機會不多。如非大座講經就不講，沒有人歸依就不感興趣，那根本就顛倒了。任何事，都是由微而著的。如有向信眾弘法的熱心，那裡不是弘法的地方？尤其是住在什麼地方——大寺或小院，總是有信眾往來的。隨機隨緣，即使五句十句，偶爲讚揚佛道，也可使人得益。漸漸引起了信眾的興趣，就可以從開示，到定期布教，或短期講經。把這種工作，看作

自己應盡的義務。對師長，對同道，不憍不慢，一定能為寺院同人所歡迎。因為這對寺院，是有利益而不是有障礙的。從前印度佛教的開展，得力於布薩——每月六次。布薩日（對內的事，這裡不談），信眾們來了，就為信眾們說法（不一定要長篇大論）：說三歸、五戒；或者授八關齋戒。這就是定期布教，信眾們從事宗教的精神生活。等到佛教衰落了，定期的念佛會，消災會，以及佛菩薩的紀念法會，只是禮拜，敲打唱念一番，再則喫一頓素齋回去。佛教而對信眾不教，那就難怪佛教日漸衰落了！佛教而希望復興，一定要攝受信眾；攝受信眾，要從寺院的定期布教做起。以現階段來說，如向這一方進行，那就是寺多人才少了！還會所學無用處嗎？至於環島弘法之類，是巡迴布教，是少數大德的事，一定要得到當地寺院的合作。巡迴布教，只是對各地方的佛教，臨時奮起與鼓勵一番。真正的攝受信眾，日常教化，還是要靠當地寺僧（尼）的努力！這是最平實，最有效的向信眾弘法，而自己也能因而日有進益的辦法。至於寫作，一方面要練習寫作，一方面要能適應現實佛教的需要。如在這一方面，能下一番功夫，做到

文義通順，而所寫的合乎信眾與佛教的需要。那麼，現在的佛教刊物，都在鬧稿荒，文稿那裡會沒有人要呢！

至於向僧眾講學，爲一異常重要的事，希望有人爲此而發心。過去中國佛教，開大座的講經法師（也是教育法師的），長江一帶，本來不少。但這些不足以適應現代教學的，經抗戰動亂，早就衰落了。虛大師門下，於義學而深嘗的，並不多。問題是：虛大師的提倡佛學，原是以應用弘法，整頓僧伽制度爲重的。專精義學或潛心著作，對狂風駭浪般的中國佛教，不免有急驚風與慢郎中之感。文縐縐，酸溜溜的佛教秀才，能有何用？所以提倡佛學，或派人去國外留學，都著重於如何革新佛教，聯繫國際佛教。而當時的佛教界，清末以來，一直在驚風駭浪中過日子；這是現在一般佛教青年，所難於理解或想像的。佛教界需要人才，需要應付社會，維持寺院的人才，不是深通佛學的人才。於是從佛學院出來的，或在佛學院任教一期二期的，有機緣的都受記了，當家做住持了（沒有因緣的，多數在僧海中消失了）。佛學院的修學與任教，與過去住寶華，住金山，可說

異曲同工，都是受記作住持的過程而已。在這種情形下，佛學院一直辦下去，一直不能產生人才——佛學的人才。佛學院師資的品質，無法提高，而且會找不到老師。這種情形，現在的臺灣佛教界，顯然是更嚴重了！

於佛學曾有某種程度修學的，如能發心在學院教學，不必問學院辦理得怎樣，只要自己肯於此用力。「業精於專」，自會於佛法深入起來。自己的理解深了，深入才能淺出，才容易使人理解，學的人也就容易進步了。近十年來，去日本留學的人不少。在日本，主持寺院的，主要是大學畢業。這是一般的佛教；佛學人才，並不是這些人。日本過去與佛教的關係很深，能珍惜與日本精神深切相關的佛教文化。所以修學碩士、博士學分的，多數人不離於學。有從事一般教育而附帶研究的；一部分人，從助教起，始終與佛學不相離。十年、廿年，就各部門而各為深入的研究，雖不免零亂，而到底學有專長，人才輩出。這都以所學為基礎，從服務於教學，教學相長，久久而後有成就的。現代的學問，不能依賴個人的天才，而有賴於多數人的努力。尊重別人，接受別人的研究成果，而自己更進

一步。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，向這一方走向，人才也就充實而提高起來。這些學者，對一般的佛教活動，沒有太多的影響，但影響還是很大的。力量生於信仰，信仰來於思想（這就非有信仰與思想的學問不可），如真能於佛學深入，融集佛學的精英而發皇起來，憑藉佛教固有的信仰潛力，其前途是難以估量的。面對現代佛教的師資缺乏，佛學院的陳陳相因，不能提高品質，覺得從教學相長中造就師資，實為唯一可由的途徑！現在中國佛教，固然沒有日本那種學術環境，但未曾不能從教學相長中，去自修深造。對佛學而有法喜，有興趣的，尤其是從日本留學歸來的，何不選擇這一方針，以發揮自己，貢獻佛教呢！

「業精於勤」，「業精於專」，佛學也是不能例外的。中國佛教界，一向不重視學，得不到鼓勵，還可能受到摧殘。於佛學而有興趣的，也就很難貫徹始終，畢生為佛學而獻其身心。特別是現代臺灣，攝受信眾，弘法宣講，打佛七，傳戒，參加佛教會，作佛教的國際活動；似乎佛教的人才，非這樣不可。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時間也是有限的，如成為這一型態的人才，即使於法義積有基礎，也

很難再有進步了！有的重視對信眾弘法，通俗布教，覺得這樣才是辦法。於是對佛學理論（實際上是一般的），譏之為「天書」。可是事實終是事實，等到要辦佛學院、研究院，甚至想辦大學，就會發現問題——師資缺乏。於是乎僧伽教育，請居士來主持；請幾位居士來擔任課目。怎麼說，怎麼宣傳，是另一回事。師資缺乏，或師資的內容不堅強，卻是事實。留學，雖然說緩不濟急，仍不失為補救的好辦法。問題還在大家有一番認識，要專、要久，為教學而奉獻身心，從教學相長中，不斷提高品質。否則，也還只是有利於宣傳而已！

四 用在事業

佛法流行於人間，是具體活動的宗教，不只是個人修證的事。佛教有僧伽組織，就有「僧事」。有寺院，就有寺院的事。對外攝受信眾，與社會國家有關，就有攝受信眾等事。所以佛勸比丘，「少事少業」，只是不要去為私人私欲的事，而對佛教、對寺院，卻不能沒有事業。古人所說：「弘法為家務，利生為事業

」，也還只是部分的事而已。這些事是不能不有，不能沒有人做的，直接間接與佛法有關。在個人的修行及研求義學上，似乎不重要。然爲了佛教的利益，眾生的利益，犧牲自己的精神去做，就是布施，就是修福。從大乘佛道，必須具備福德、智慧二資糧聚來說，這都是發菩提心人所應行的。所以在寺院中服務，從住持到門頭，都稱之爲「發心」。是的，佛法中事，不應該爲了權力，爲了財利，而是爲了義務與發心。

佛教的事，除了寺院——維持僧眾修行，攝化信眾而外，現在還有教會組織，就有各級教會的事務。中國佛教，過去有藏書供人閱讀，義塾，以及救濟孤老等「悲田院」。元、明以來，逐漸衰落而消失了，失去了爲社會服務的利濟工作，佛教也就更衰而被社會所歧視了。到近代，才緩慢地復活這一新的努力。佛教內部的，利濟社會的——一切事，都是興福，需要人去作，重要性是不遜於修行及學問的。如於佛法有某種程度的修學，正應本著自己所學的，去從事於興福——護持佛教，利益人群的工作。從前的叢林，以禪堂爲中心（如學院一樣，整天

修持，聽開示）。在禪堂參學幾年，出來任事——客堂、庫房，以及大小職事。尤其是資歷高深的住持，負有領眾熏修，指導僧事的重任。這都是曾經修學，有維護佛法，維護道場的真誠與熱心而出來發心的。在發心服務中，鍛鍊自己的道念與道力。假使曾經修學的，以作事為無意義，不願做，唱些「不當住持」等荒謬的高調。而做事的，都是些與佛法無關的光頭俗漢，佛法怎能久住，怎能興盛呢？為佛教作事，需要於佛法有修學，於佛法有熱心與真誠的人。佛教中無數的事（事不分大小，如法盡職就是），正等待學習佛法的人去作，還會學無所用嗎？作事，就是從事於佛法的實踐——對人，對自己的身心，作到更與佛法相應，這才是真正的佛學！（民國卅五年，我與二位同學，在重慶搭車，從西北公路回來。到了西安，去禮拜鳩摩羅什的塔院，在那裡過了一夜。傍晚，一位終南山的茅蓬和尚，也來趕齋過夜。晚飯時，當家的忙著拿饅饅，拿菜，茅蓬和尚也幫著跑。一位同學說：你坐下罷！你也是客呀！茅蓬和尚笑著說：出家人到寺院裡，是沒有客人的。事後，我笑著對同學們說：我們學了佛法多少年，這一著還被茅

蓬和尚搶了先。這一件事，最深刻的記憶在我的心裡。佛法、佛學，決不等於書本上的名相，而要從自己的觀念，自己的見解，自己的行爲中去表現出來）。

今天的中國佛教，問題很多：下自小廟，上至中國佛教會，都有事需要人去做。學習佛法的，正是發心去爲教的時候。依我的想法，不必放言高論，應當反省、觀察，從可能的範圍內做起，求其與佛法更爲接近。一項最根本的問題，是「無私」，不要專爲自己著想。佛法說「無我」，佛教的制度，就有「現前僧」、「四方僧」，沒有以僧團的任何部分，作爲自己私物而佔有的。然而，當了住持的，一般寺院是住持（或當家）與寺院一體，看作私有的財產。成立財團的，僧尼又被看作雇傭。其實，寺院屬於僧尼個人，屬於在家人組合的財團，都不合佛法，而危害真正的佛教。有些寺院，本來不是小廟性質，然而做住持的，千方百計，在怎樣成爲自己永久的佔有物上著想。不要說化私爲公，反而一心一意的去走化公爲私的路子。如不會修學佛法，那也還可原諒，如曾修學佛法，真不知所學何事！試問修學佛法，提倡佛法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從前太虛大師，提倡佛

學，整頓僧伽制度，只是爲此一著。而在一般住持與當家的心目中，太虛是可厭的人物，問題也就在這裡。至於教會呢？無論是市、是縣、是省、是國，論理是佛教的共同組合，一切應以佛教（或市以至或國）的共同利益著想。唯有這樣，佛教才會健全起來，團結起來。否則，各爲自己打算，不做則已，做就等於爲自己辦私事，一切以自己的利益爲第一。佛教會是難於健全的，也就是不足以代表佛教的，徒成爲少數人的莊嚴而已！

修學佛法，去從事一切興福的事——寺院事、教會事、文化慈善等事，都應當將所理解的佛法，而求見於實事。這樣的興福，於佛教有益，於自己的福德有益，也與自己的智慧有益，實踐了佛學，與佛陀的精神相接合。在大乘佛法來說，這是「學有所用」，「學有進益」的最有效的一途！

五 勸除三病

修行也得，學問也得，爲佛教作事也得，都是將自己所學的，求其實用；從

實際應用中，更充實更深化自己的所學。修學佛法，決不會學無所用的，沒有不能增進自己所學的。「沒有出路」，在佛弟子學佛的辭典中，應該是沒有這一詞類的。假使說有，那不是自己好高騖遠，就是觀念上的錯誤，自己的煩惱作怪！

我想再說三個字，修行是好事，每病在一「怪」字。有些標榜修行：留長髮哪，頸項燒一串念珠哪，不喫飯哪，不睡覺哪，放光哪，說前生後世哪，一天念多少哪……。說不修行，假修行嗎？卻活像修行模樣。說修行嗎？卻有點不倫不類。有些是理路不清，有些是眩奇惑眾。「索隱行怪」，在中國文化中，是不足取的。在佛教中，不是邪命，就是大妄語（例如不喫、不睡，是不能生存於世間的）。再不然，理路不清，增上慢人。將所學而用於修行，應從平常切實中做去；否則，滑向歧途，前途是黑暗的！

學問是好事，但每病在一「慢」字。古德說：「說法必憍慢」。於經論多知多見，或者能講能說，名利恭敬之餘，慢心也容易囂張起來。以研究著作來說，如文義善巧，或條貫整理一番，有一些些貢獻，就被稱為學者。其實，在出家學

佛的立場，這算不得什麼！在佛家的富有中，琳瑯滿目，應有人來發心，登記、管理、陳列、介紹，以便人鑑賞受用。但數點寶物，並不成爲管理數點者的家珍。發心去從事研究講說，是必要的，但僥慢是大可不必！

興福是好事，每病在一「俗」字。如不發真切心，沒有爲教的誠意，那麼從事與佛教有關的事業，與俗人的成家立業，攬權獲利，本質上並沒有什麼不同。一切以私人利益爲原則，對人對事，勢必以權利爲轉移。市儈氣，勢利態，就會相隨而來。佛法平等，不主功利；但如有人說出家人勢利，勢利的問題就在這裡。在這種情形下，一切努力，都是爲了自己。全盤俗化，毫無道意。即使表面上爲佛教而努力，副作用潛滋暗長，終必敗壞而後已！

不要說學無所用，不要說無法進步，能從小處做起，與實用相結合，邊學邊用，越用越學，佛法將成爲自己的，充實而有光輝！不要怪，不要慢，不要俗，觸處都是功德，無往而非進步。爲自己學佛，爲佛教久住，珍惜我們自己吧！

青年佛教參訪記

——〈青年佛教與佛教青年〉之下——

一 青年的參訪者

金黃色的夕陽，從娑羅林的一角，斜照大塔寺的紅牆碧瓦。半天的紫霞，半輪淡月，在一縷縷的炊煙中，描出了美麗的圖畫。盛極一時的大塔寺，這時候又回復了平時的一切，照樣的敲著斷斷續續的晚鐘。山門外有一位十六、七歲的青年，悄悄的立著。他的體格容貌，是那樣的強毅、和藹、英明！一身潔白的衣服，越發顯出他的真誠與純潔，像清水池中的新艷的蓮花！他望著紫霞半月，眺望那大道的盡頭。天色快黑了，他還在望著，想著。

孟加拉灣沿岸的福城，在兩千年前，早已是船舶雲集的通商海口了。商業的

繁榮，增進了居民的財富，福城人真是有福的。城中的首富，是一位著名的出口商，大家稱他爲福德長者。長者在晚年，得了一位愛子，今年已十六歲了。孩子誕生的那一天，家裡又添了幾個庫。能相會卜的婆羅門，連忙說：「恭喜長者！恭喜！恭喜！這是嬰兒的福德，發財的吉兆，應該取名叫善財」。善財童子的名字，就這樣的被傳開了。善財長得壯健、活潑、真誠、聰明，長者歡喜得得了活寶似的。不過有一件事常使長者耽心，就是他不愛聽「發財」，簡直有點厭惡。他滿意想做一位真理的商人，採集種種善法的財寶，供給那愛好真理的人們。這實在太使老人家傷心了！爲了這，也曾流過許多眼淚，但有什麼用呢？好在他還年輕，想來加上幾歲年紀，就會漸漸轉變的。善財在學塾裡讀書，也常去聽哲人們宣講，像大塔寺就是經常來去的。這一次文殊菩薩來宣講，使他發見了人生的真義。世間充滿了缺陷苦痛，爲自我的佔有而追求，這努力的代價是什麼？佛陀是偉大的！聲聞的獨善行，還不夠理想；值得讚美接受而實行的，唯有菩薩的普賢行。這樣，他在大會中站起來，立定成佛的大願，決心學習菩薩的大行，救濟

眾生的苦痛，一直到成佛，成佛去救濟眾生。

群眾忙著歡送，善財也跟著歡送。眼看宣講團從大道走去，漸漸的遠了，不見了。信眾們這才歡天喜地的，也有愁眉苦臉的，忙著趕回家去。善財望著大道，開始感到了孤獨徬徨。學佛行菩薩道，這不該單是心中的理想，好聽的辭句吧！到底怎麼行呢？……這早晚該回家了！他們不是都走了嗎？算盤、戥子、賬簿、金銀、貨物、喫喝、交遊，父母的慈愛，奴婢的尊敬，大人先生們的好意，……忙著為家庭的財富去經營享受。……不，聚斂做什麼？每年提出一分來布施，真是自他兩利了！……論理，欲樂的享受，是刀頭的蜜，不如閉門學道。不知有沒有享樂的菩薩道？……善財的思潮，浪也似的湧上心來。身旁的一切，什麼都忘了。心裡想：宣講團去了，回家吧！……好自欺！菩薩道到底怎麼行呢？他們走了，難道就算了嗎？為什麼不請教文殊菩薩？他不是還在不遠的前面嗎？……家庭，財富；文殊，成佛；我有兩個手，卻只有一顆心，到底要選擇那一樣呢！……大塔寺的晚鐘，喚回了亂想中的善財。善財抬頭一看，哦！金色的陽光，染

成了華美的紫霞，世間的一切是美麗，是多麼令人陶醉呀！那邊是一縷縷的炊煙，濛濛的暮色。不，……是的！金色的光明，華美的紫霞，他們確是在炊煙暮色的黑影中顫動了。明淨的淡月，露出了笑臉。前面是大道，文殊菩薩們是從此去的。家呢，向後轉。大塔寺的晚鐘聲，使善財的心漸漸漸的安定了。世間充滿了黑暗，明月是唯一的安慰！不再作家庭的囚人，財富的奴隸，踏上月色明淨的大道，見文殊菩薩去。

在明淨的月色中，走了三、四點鐘，見前面林子裡，透出一片光明來。善財想，這一定是宣講團的下落處了。滿心歡喜的走上去，果然見文殊菩薩在林下經行。明淨的月色，文殊的圓光，照得樹葉也閃閃發光。文殊菩薩見了善財，就說：「善財！發菩提心是難得的！從菩薩大行的學習中，去完成崇高的志願，那是難得的難得！你來了，好！善財！你要為大乘佛教的普賢行而努力，你將要和我一樣的被人稱美為永久的童年」！文殊菩薩的安慰勉勵，使善財充滿了喜樂與光明，白天的煩擾疲累，什麼都忘記了。行過接足禮，這才合掌說：「聖者！你是

知道的，我是三界流轉的苦惱者，與一切眾生同樣的受著世間的束縛。我要解脫，更願意眾生得解脫。聖者！我要知道應該怎樣學菩薩行，修菩薩行，怎樣的去發動、充實、擴大、滿足菩薩的普賢行。聖者！希望你能夠教導我，使我明白大乘普賢行的一切」！文殊菩薩在平正的大石上坐下來，這才對他說：「廣大的普賢行，不完全是說明的。長篇的理論，精密的方案，常是空虛而形式的。這需要一面學，一面行，在身體力行中，才能得到真實的參學。你想我給你說明一切嗎？不過，你要學普賢行，我可以教你一個基本方法，就是要從參求善知識著手。要有廣大的無厭足心，求之若渴，不斷的去參訪學習。除了明眼的師友，什麼都不能引你走入正道」。「那裡有真善知識可以參訪呢」？善財感到很大的困難說：「聖者！我不是說沒有，是說我沒有辨別的力量，不容易決定他是善、是惡。並且，學行也該有個本末，應從緊要處行去，這還是請聖者的指導吧」！文殊菩薩點頭說：「善財！這倒也是真的。你該牢牢的記著：求見善知識，是走上普賢行的不二門。善知識的教誨，要切實去行。此外，要從善知識的學力、德力、實

行中，發見他的偉大，去尊敬修學，切不可吹求師友的過失。參學的目的，是爲了自己的不能不會，不在這上面著想，卻從不相干的地方去議論或者不滿老師，這世間能有多少老師值得學呢？總之，不可吹求善知識的過失，這是參訪的第一義。你現在既還不能辨認，我不妨給你介紹一位。離此地不遠的南方，不是勝樂國嗎？勝樂國的妙峰山中，有一位德雲比丘，你去參訪修學，一定能滿你的願。善財！去吧！這是半夜了，世間的一切，都昏昏的在黑暗中睡著，睡得像死了一樣。去吧！你該走你應走的路了！善財！我今天很歡喜，因爲你將要與我一樣，被人稱美爲永久的童年！善財聽了，滿心歡喜的流著熱淚，禮別了文殊菩薩，開始他青年佛教的參訪生涯。

二 老實念佛

青年佛教的參訪者——善財，接受文殊菩薩的教誨，要去參訪青年佛教，從實習中深入青年佛教的各部門，認識它的各個側面。心裡想，只要拿出不厭不倦

的精神來，多多的去參訪，不但可以滿足自己的學程，就是佛教的真面目，也不難得一個圓滿的了解。善財這樣想，所以聽了文殊菩薩的指導，就立刻向勝樂國妙峰山來。妙峰山是頻闍耶山的一環，在千山萬壑的起伏中，聳立起信智和合的妙峰。妙峰山，其實是雙峰，不過在雙峰的高處，卻合爲一山。所以山腰以下，壁立的岩石左右相向，形成天然的山門。「雙峰接引塵勞侶，一道昇登解脫門」，這到了青年佛教的山門了。善財在妙峰山中，到處去訪問，總是不知德雲比丘的下落。一直到第七日，在高山頂上會見了他，他正在緩步經行。善財恭恭敬敬的過去，行了禮，申述自己的來意，末了說：「文殊菩薩介紹我來這裡，親近大師，望大師不吝慈悲，多多的開示我」！德雲比丘照樣的緩步經行，慢慢的說：「真難得！你能爲了菩薩的大行，千山萬水到這裡來！我所知道的，只是我自己所實行的，就是信眼明淨的普見念佛解脫門。所以我要對你說的，就是你要老實念佛」。「哦」！善財口裡答應，心裡卻有點希奇。「善財！你不要誤會啦！念是內心的明記不忘，既不在數珠上，也不在口頭上。像我這樣的緩步經行，正念

觀察，便是念佛的榜樣。念佛，目的在見佛，這需要有信心，有智慧。有了淨信與明慧，才能在正念中明見佛陀的一切。你知道嗎？信心是誠摯而純潔的，唯有澄淨，才能明徹，明徹才能現見佛陀的一切。穢濁與動搖，智慧是絕緣的，這你該是已經聽見過的。有人說：『佛法大海，信爲能入，智爲能度』。這確實是至理名言。我自從深入了信智和合的正念，就再也不忘記念佛，念念常見一切佛。諸佛的身相、神通，眾會的莊嚴、佛光、佛壽，佛陀怎樣的適應眾生去成佛、說法，這形形色色的一切，都歷歷明見，如在眼前一樣。我所知道的就是這樣」。那時，善財在德雲比丘的背後，照樣的緩步經行，在明淨的正念中，作面見佛陀的體驗。

沈寂了許久，善財又請問說：「大師！多謝你的開導！我想菩薩行該是無邊的，不單是念佛一門吧？」我也沒有那麼說。一味念佛，那裡就會成佛呢？不過，菩薩初發心學佛，常是動搖而不定的。要達到菩提心的堅固不退，唯有從憶念佛陀的偉大入手。凡是能明見佛陀的，他的信念一定是堅定的，必然的能勇往

直前去行菩薩行。念佛是入佛的初門，我的本意是如此。每一個大乘學者，都應該先從三學中去確立三原則，正信三寶，才能廣行菩薩道。從淨定中做到不離見佛，確樹菩提大願像我所說的，是第一課。此外，還要從明慧中去多聞正法，深入般若；從淨戒中去入眾無礙，養成入世的悲心。你既然要普遍的深入，那麼就請你穿起草鞋來，再向前參訪去。南方的海門國，有一位智慧如海的海雲比丘，可說是現代唯一的佛學大家。你向他請教，他一定能使你開發大乘的慧光，滿足你的一切」。善財聽了這番宏論，加上內心的體證，真是感戴到極點。爲了進一步的參訪，這才禮別了德雲比丘，又向南方前進。

三 佛教的名學者

海雲比丘，在佛教中並不是生疎的。他獻身學問，專心的深入法句（文字），在佛教思想的研究發揮上，成績卓著，不愧爲一代的名學者。某天上午，善財來參訪他。海雲比丘開了窗明几淨，面臨大海的海藏樓，出來與善財相見。善財

敘過了久仰德學，專誠參訪的來意以後，接著說：「我是發了菩提心的，想深入一切智海。但覺得捨離了世間的生死，想不落小乘的蹊徑，行菩提道，入如來地，這似乎頗不容易。關於這些，久仰大師是特有見地的，今天專誠參禮，請求多的開示！」海雲比丘微笑說：「我也不過是蠡測之見；但願意把自己的知見，貢獻我佛教的青年。善財！你真的發了菩提心嗎？」「是的！大師！」「好！培植深厚的善根，才能發悲智的大心。那我不妨把自己的學歷告訴你」。說著，把手向東一指說：「看哪！這是汪洋的大海。我在此海門國，十二年中不斷的觀察這大海，觀察它的性質、形態、作用。善財！你會嗎？」善財慚愧的說：「學人愚昧得很，沒有理會觀海的奧義，望大師明白開示！」「善財！大乘法確是深隱的。它不容許空談，也不同情守文作解的經師。所以，它是比喻的、象徵的、神祕的，它是一幅畫，一首詩。要理解它的真義，得拿出超脫的手眼來，從象徵神祕的形式中，體會它平實的中道」。「哦！那麼大師莫非觀察十二緣起的生死大海嗎？」海雲比丘點頭說：「對，善財！你是生有慧眼的。我深刻的觀察世間相

，觀察它的甚深廣大；從現實的世間，向無限的時空去觀測，只覺得它漸深漸廣，深廣得不可說。這世間是醜惡的，但也有美善的妙寶。世間海中有無量眾生的意識流；業浪與愛水，形成色色不同的身相、壽命、族類，色色不同的意識形態。屬於世間的眾生，住在世間：這其中也有偉大的君子、哲人、英雄。煩惱大雲不斷的流注業雨，瀰漫了整個世間。這世間，不問它是什麼，它確是無增無減的。我這樣廣泛的觀察，理解世間是十二緣起的因果，叩開了緣起法海的大門。後來，我作進一步的觀察，世間還有比海更廣大，更淵深，更特殊的嗎？那時，只見海底涌出一莖妙寶蓮華來，華、莖、葉、台、鬚，一切都是妙寶的，彌覆了整個大海。天、龍、阿修羅（世主）他們，都恭敬的供養讚歎。蓮華上坐著一位萬德莊嚴的如來」。善財合掌讚歎說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太不可思議了！這又是什麼意義」？「這自然是大有道理的。緣起相海，是甚深難測的，但還有甚深更甚深，難測更難測的緣起空寂性呢！性空是緣起內在的實性，唯有徹底的深觀緣起海，才能洞見它。你以為這是沈空滯寂嗎？不是的，凡是能廣觀世間相的，沒有不

同情世間；深入緣起性空的，沒有不齊生生、等染淨。聲聞行者不能廣觀緣起，卻想深入，這自然是不堪潮流的衝盪，淺嘗而沈沒了。廣觀世間相而深入的，才能不捨世間，又不爲世間所拘，開放出大乘的行華。菩薩是不離世間的，卻不屬世間；這像蓮華生長在淤泥中，卻淨潔得可愛。所以，只要多多的爲眾生著想，深深的體解性空，就不難從空出假，實行普賢的大行了。表象菩薩淨行的蓮華，到底是怎樣產生的？善財說：「怕是海底本來就有的！」「不！這是反緣起的邪見，蓮華是如來無上善根所起的。如來是諸法的如義，通達性空如如，正見性空的如幻緣起，如夢如幻的清淨業力，發生菩薩的行華。大行的淨業，不能離開空慧，所以是無諍法門所莊嚴，無爲法門所印定的。爲一切世界一切眾生而行無邊的大行，這就是蓮華的遍覆世間大海了。不論從宗教的或者政治的觀點去看，唯有這樣的佛弟子，才能受世主們的敬信讚仰。等到菩薩的因華成熟，自然就成爲萬德莊嚴的佛果了」。

善財深切的理解說：「大師的深見，學人得益不淺！現實的世間，拘戀不得

確也遠離不得。不從緣起法海門中作深廣的觀察，不隨波逐浪（凡夫），就是沈沒（聲聞）。就是想截流逕渡，總不免有心無力」。海雲比丘說：「善財！還有啦！蓮臺上的如來，伸出右手來摩我的頂，給我說普眼解脫經」。「善哉！善哉！徹見遍一切一味的性空，引發大乘的行果，佛陀的一切知見，都流入大師的心海而頂戴受持了」！「是的！我確是深刻而詳備的領解了。普眼經的妙用，可以約略說一點：普眼悟入的空性，是如來境界，與三世諸佛同一鼻孔出氣。悟了這，在實行上能引發菩薩的大行；在理論上能闡明諸佛的妙法。它是遍入一切法門的，所以性空能總攝法門的一切。它能淨化國土；能摧破外道的邪論；能叫一切眾生得快樂；能照著眾生所行的，看他們根性的好尚，適應他們，開示他們。這普眼解脫門，簡直是深廣無邊。我用了千二百年的時間，受持、讀誦、憶念、觀察，但也沒有究盡。明白點說：在性空的見地上，圓攝一切，就是資以為生的事業，也不離佛法。總之，眾生無邊，眾生的根性好尚無邊，適應而融攝他們的佛法，自然也是無邊」。「哦！這不怕邪正雜亂嗎？像支那的孔、墨、老、莊，印

度的婆羅門，或者數論、勝論，如果佛法去適應它、融攝它，廣大是廣大了，可不免有點不純粹」。「善財！你所憂慮的是對的。但這是神化了的俗人所能了解的嗎？這像小孩不肯吃藥，把藥和在糖果裡一樣。既然是適應根性的，自然要分別個根本與枝末，常軌與變例；自然要從形式的底裡，把握它的真義。庸俗的佛教者，不但在支那是多少儒道化的，印度是尤其神化。如能立足在悲慧的大本上，爲實而行方便，那不但印度與支那，就是歐風、美雨，也未嘗不光華燦爛，莊嚴著法界的一角」。「這樣，大師的佛法，是無限於佛說的了」。「沒有的事。什麼是佛說？不違反佛教真義的一切微妙善語，無不是佛法。所以本人每天的工作，是把從佛領受來的無量法門，一一的深入它；凡是與某一法門相順的，就把它攝取過來，加以分門別類的研究。不盡不實的，刪修它，使成爲明淨的佛法。演繹引申它的真義，在適應根性的要求下，不斷的推陳出新。善財！我不但做這體會闡發的工作，並且每天爲人演說，顯示它的真義，使它發揚光大起來。常常與人辯論，成立佛法的正義。因此，世間眾生來我這裡問法的，我都能適應他，

引導他深入普眼法門。善財！你今天來了，該不會空費草鞋錢嗎！」「大師的開示，我是依教奉行的。不離見佛與多聞正法，我總算明白了。但關於入眾無礙，還請你慈悲開示！」海雲比丘擺手說：「不行！我只能宣說我所了解的。入眾，這實在是個難題，讓我想想看。有了，離此地六十由旬的南方海岸國，善住比丘在那邊弘法，他倒是難入而能入的。請吧！你還是向他參訪去！」善財站起來告辭，海雲比丘一直送下樓來，目送這位青年參訪者的向前邁進。

四 入眾無碍

善財走了約合千二百華里的遠道，才到了海岸國。在路上，專心憶念海雲大師的開示，作普遍而深刻的體察。起初，打聽海岸國的路向，一般人都說不知道。好容易問著一位青年，才知海岸國就是楞伽（難往難入）道頭，是海舶來往楞伽的渡頭。楞伽，是現在的錫蘭。在當時，遠隔風濤萬頃的海洋，說它難往難入，倒也並非過甚其辭。自從善住比丘到這裡來弘揚大法，引導眾生渡過深廣莫測

的苦海，同登彼岸。大眾感戴他的恩德，特地改名爲海岸國。這是新近的事，難怪老前輩有些茫然了。善財到了海岸國，逢人便問善住比丘的住處，大家都說：「大師是無所住的」。善財想：大概善住大師是沒有固定住址的，「水邊林下，隨遇而安」。一天晚上，空中忽然光明普照。善財抬頭一看，只見一位儀態萬方的比丘，在虛空中來往經行。多少天、龍、夜叉們，圍繞他，供養讚歎他。這不是善住比丘是誰？善財一眼看透了善住境界，不覺歡喜合掌的讚歎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佛子是應該住於無住的，這真是菩薩清涼月，常遊畢竟空了！」他又向善住比丘說：「大師！我是善財，我是發了菩提心而想進修菩薩行的。海雲大師叫我來這裡，敬請大師的慈訓。大師！菩薩要怎樣，才能不離三寶？不離大願久行去利濟眾生？像淨化世界，圓見佛陀，不住生死而願意爲眾生受生死，這要怎樣才能做到？」善住比丘在空中，望著善財說：「是的，你是善財。你不是窺見了善住境界嗎？可惜你只得一半，不然你的疑問是多餘了。你看我！三千威儀，八萬細行，一語一默，一動一靜，一來一去，一行一止，什麼都如法如律。你該知道

，唯有清淨律儀，才能與大眾無礙相處，教化利濟他們」。善財說：「那麼，大師！聲聞行者的戒律，該是入眾無礙的不二門了」。「這倒也不見得。他們只是拘泥小節，不能體大思精，不能深入緣起的空性，所以觸處成礙。他們的大眾無礙，只限於出家僧團，不能與一切眾生打成一片。不能適應時空的演變，不能下順眾生，是一礙。不能心無所住，不是著在涅槃上，就是在違順憂喜中過活，不能上契正法，又是一礙。障礙重重，那裡說得上清淨無礙？你看我，來往經行，一切都不離性空。你沒聽說過嗎？以無所得，得無所礙。我在律儀門中徹見性空，所以得到了究竟無礙解脫門。不但洞見性空，於心無礙；更能知一切眾生，與一切眾生無礙。無礙的慧光，能知一切眾生的心行；知他們的死生；知他們過去的經歷，未來的前途，現在的事業；知他們的語言差別；知他們的根性。我能無礙的知道他，所以能無礙的適應他。應答辨的答辨，應教化的教化，應到那裡去的就去那裡，從沒有不合時機的。應作的就作，應止的就止，做到自他無礙，佛法常住，這不是無住中住立一切嗎？做到從心所欲的恰好，這不是神通妙用嗎？

菩薩在無可住中安身立命，發生無作神通。神通是般若的妙用天然，來去出入，無不是神通妙用。我有了無作神通，所以念念不離虛空。在自利方面，到一切世界去供佛聽法。在利他方面，一切眾生來見我的，我都使他們住在這無礙解脫門中，決定成佛。你不要以為困難，因為我能見他們的優勝與劣點，苦痛與快樂；我就先參加到他們裡面去，形式上與他們同化。這樣的走入大眾中去，結果是他們受我的感化，反而同我一樣了。我只能知道這無礙法門，上順諸佛的正法，下順眾生的機感。至於大菩薩們的大悲戒，波羅密戒等，非我所知，我怎麼能說？你還是另訪高明吧！達里鼻茶國的彌伽先生，是我的好友，你去看看他的作風看——！空中的光明，忽然消逝，善住比丘也不知所在了。善財靜立了許久，不得已又要前進了。

五 語言學者

達里鼻茶國，是達里鼻茶民族組成的。在善財南參時，正值國力隆盛的時代

，文化經濟都有長足的進步。特別是首都自在城，富樂繁榮到極點。爲了政治經濟等原因，不同種族的人，都到自在城來。南印的語言，本來複雜得很；在當時，梵語還不大流行。所以彼此相見，常常弄得面紅耳赤，互不相知。善住比丘介紹的彌伽先生，便是適應時代的一位語言學者。他懂得天語（梵語）、鬼語（上座部就是用這種語言的）等一切族類的語言，在自在城裡教授語言學。他是以梵語爲本而綜貫一切方言的，所以他不用梵文學者的摩多體文，倡導四十二字母的字輪。他在語言的傳授中，表揚大乘佛教。他的語言學社，在市中心區，附設在一家市肆的後進。他按時講解，不收學費，來學的著實不少。

善財離了海岸國，一直到達里鼻茶來，訪問到附設語言學社的市肆中。彌伽先生正在講座上宣講，善財就雜在大眾中聽。臨了，上前去禮足，簡單的報告了學歷，就提出些問題來。問題中，除了平等清淨菩提心的保持，不感勞厭的大悲力的生長而外，特別側重在一切法的總持上。簡單說，菩薩要到世間去教化眾生，那就不能不注意——破除自己的愚癡僻見，無礙辯才，記憶力，一切族類的語

言，決了諸法的實義等問題。彌伽先生聽善財說是發了菩提心的，就立刻站起來，離開講座，五體投地的向善財敬禮，把名貴的香華，散在善財的身上，並且一疊連聲的稱讚他。善財見他如此，連忙還禮。彌伽先生在大眾中不斷的讚歎：「如有能發菩提心的，那就是續佛慧命，不斷佛種了！嚴淨國土，成熟眾生，這都從菩提心來。了達一切法，信解業力，實行，大願，從離欲到智慧明淨到解脫，這在發了菩提心的人，必然要成就，可說等於成就。所以發了菩提心的菩薩，就是初發心不久，也為一切賢聖與世主們的護持稱歎。這因為不但他自己的德學可敬，他現在或將來，必能使一切眾生捨離惡趣，使人類遠離眾難，解決貧窮，享受天人的快樂。使他們親近善知識，聽法，發菩提心，成為超人的菩薩。善財！菩薩為一切眾生所作的事業，是難得的，難遇難見的，他是眾生的父母，是眾生的拯救者依止者。已發菩提心的人，應怎樣的自尊自強，感覺自己責任的重大！一般人遇見菩薩，應怎樣的尊敬他，重視他」？彌伽先生的一番讚歎，大大的加強了善財的菩提心與大悲力。他又說：「善財！說到普入一切法的總持，你可以

留心觀察」！只見他把口一張，吐出種種的光明，光明中來了一切世界的眾生。善財心想：「彌伽先生的號召力，著實不小」！彌伽見有緣的眾生來了，就給他們分別解說《輪字莊嚴經》，這是他的精心傑作。《輪字經》中，探討一切語言的根本音，分爲從阿到荼的四十二字（字母），此外無非四十二字的支流。根本字的結合，孳生一切的語言文字，所以叫字輪。因字的結合而有語言，因語言的詮表而有名，因名而有所詮的義。眾生因長久而複雜的嬗變，成爲種種慣習的名義，覺得彼此間格格不通。如果直探根本音韻而洞察他變化的法則，那就不難觸類旁通的持簡馭繁，獲得增強記憶、辨才、通曉各種方言的能力。同時，一般眾生因語言的不同，影響他思想生活的不同而引起隔礙固執，循名執實的倒見，也不難一掃而空，轉入大同平等無礙的大乘。當時大眾聽了，都直接間接的不退菩提，成爲大乘佛教行者。彌伽這才重昇講座，對善財說：「我成就了妙音解脫門，能分別一切眾生的語言，你方才看見的就是。我把語言作佛事看，在語言中化眾生。語言境界，可說是深廣如海。大菩薩們能從語言學的深入中，了解眾生的

種種想（表象力）：經比較聯合抽象的種種施設；製爲種種的名號；名號的結合，成爲種種語言。語言中有種種顯了或深密的含義，在句義的解說上，句法組成的次第上，都深入徹底。這些，我也不能徹了。我看，你應當貫徹初衷，再到諸方參學去！善財禮謝說：「聖者的意見，我誠意的接受。此後，我一定要深入文字語言的底裡，也一定要貫徹參訪無厭的本衷」！善財在彌伽先生那裡，得到了舉薦的善知識，才辭別了出來。

六 自淨其心是真佛教

彌伽先生介紹善財去見解脫長者，善財卻不急急的去尋求解脫。一路上遊方觀化，思惟善知識的教授，大大開發了無礙的慧光。這樣不住的遊行了十二年，才在住林國會見了解脫長者。一見面，善財心裡充滿了難得的欣幸，有說不出的快慰。行了禮，說：「聖者！我是發了菩提心的。我渴仰佛陀的圓滿莊嚴，想悟解佛陀的正法，與一切菩薩同心同德，我是專爲此事而來的。聽說長者能用種種

的方便，闡述自己所得的法門，使聽眾們的內心，也能破除迷倒，拔出猶疑的毒箭，照明陰闇的稠林；把內心洗得潔白清淨，棄捨諂曲心，斷絕生死心，在無明的執著處、染愛的繫縛處，把自心解脫過來，轉向佛境，住在大慈大悲中修習菩薩行。這淨治內心的煩惱稠林，安住慈悲的解脫，願聖者慈悲教導我！」解脫長者笑了說：「此是住林國，我就是解脫。這一切本地風光，還不夠明白嗎？哦！你是專求佛境的，我可以從此引導你，你看著吧！」那時，解脫長者就入起定來。變了，變了，只見解脫長者成爲微妙的清淨身，身上表現了佛國的一切。見化主如來，在種種世界，示現了在兜率天、兜率宮歿、住胎、誕生、在宮中、出家、往菩提場、破魔、成佛、請轉法輪、轉法輪、般涅槃、分舍利、起塔廟等佛事。所化的眾生，有種種的族類、欲望、事業、語言、根性、煩惱習氣。所化的地點，有微小的，也有廣大無限的。如來用了種種的神通、言辭、音聲、辨才，作大師子吼，爲眾生說法。這形形色色的一切，在解脫長者的身上，清淨無礙，卻又毫不雜亂。善財都看得明白，聽得清楚。解脫長者出了定，回復他的本來面目。

，對善財說：「我所契入的，叫如來無礙莊嚴解脫門。我體驗了我外無佛，萬佛皆備於我。我在定中，要見佛，就隨意能見十方十佛刹微塵數的佛國眾會。關於這，我好好的參究過一番。十方如來到這裡來嗎？我去嗎？不，如來並不來此間，我也並不往那邊去。這樣，我徹悟了能見的心，所見的佛，都是如夢、如影像、如幻、如空谷的回響，一切都是虛妄無實的緣起，本來解脫。我更了解，一切是無自性的緣起，沒有常恆的、堅固的，有什麼樣的因緣，就有什麼樣的成果。像心中充滿了雜染的煩惱，就現起雜染的一切；淨化了自心的煩惱稠林，就顯現不思議的佛境。這雜染與清淨，也就在此中得了個消息」。善財聽了說：「聖者！我想：心是真實的、常住的、清淨的，它就是佛。只爲了雜染的翳障，佛才轉爲眾生。一旦淨除了虛妄不實的煩惱，眾生心就是佛，與一切佛無礙。所以要成佛，該從淨除自心的煩惱著手。聖者！我這樣理解，該不會錯誤吧」？解脫長者說：「自淨其心，是真（諸）佛教，結論倒差不多，可是見解上還有很大的距離。最好，請你把心見、佛見放下來。我說：心是夢幻非實的，佛也是夢幻而非實

的。諸佛從心想生，你以為心想是什麼？如來說得明白：心起想則癡，無想是泥洹。是法無堅固，（諸佛）常立在於念。以解見空者，一切無想念。你要知道：無想念的真解脫，本來如此，沒有佛可見可求，沒有眾生可化。但愚癡的眾生會不得，菩薩要解脫，也要眾生解脫，這才巧用幻化無實的思想，覺悟幻化非實的眾生。直入無想無念的解脫還不難，菩薩偏要不礙解脫，從自己幻心的巧用中，修行佛法，嚴淨佛刹，教化眾生，立願成佛。要入這樣的不思議解脫，才真是難得。但這也還是由於自心具有高深的智慧，了達一切法的實相。善財！要得自淨其心的不思議解脫，不但是深觀性空，應該行善事去扶助自心的脆弱；用法水潤澤自心的枯槁；用誠信、勇進、正念、不亂、智慧去淨化自心，強化自心，使自心光明化；用佛陀的自在、平等、無畏力，發展自心。多多造作清淨的因緣，成就福德智慧的如來莊嚴。我的解脫觀是這樣，諸大菩薩當然還有深妙的。從這裡向南方去，到閻浮提畔的摩利伽羅國，那裡有海幢比丘在弘揚佛教，你去問他去。」善財接受了解脫長者的教導，生起無限的感激。善知識是我的慈母，他使我

捨離一切的無益；是我的慈父，使我出生一切的善法！善財悲泣流淚，辭別了南行。

七 理想的人生

摩利伽羅國在南閻浮提的南端，就是現在南印的馬都拉，也有譯作摩利矩吒的。善財來了以後，就各處去訪問海幢比丘。知道他的人，都稱讚他，說他從海樣的大悲方便中，豎起眾生仰望的高幢。善財求見的心，格外真切了！往來尋訪，在一個經行的廣場上遇見他，但他並沒有經行，卻在身心寂然的坐禪。善財在旁邊細細的觀察，見他在寂然不動的三昧中，流出利益眾生的凡夫、聖人，表現了現實人生的崇高目標。見他的兩足，流出無數的長者、居士、婆羅門：從事農、工、商、學的事業，生產一切衣服、飲食、珍寶、莊嚴品，總之增加生活福樂的資具。救護貧窮者，安慰苦惱者，使他們消除衣食的憂愁，充滿歡喜心，走上菩提大道。他的雙膝，流出了無數的刹帝利、婆羅門：從事政治、教育，用布施

、愛語、利行、同事的四攝，訓導眾生，叫他們離惡行善。他的腰間，流出無數的仙人（宗教師）：說清淨梵行的戒學，說諸法無自性的智學，說世間言論規則的論理學，使眾生們生長善根。他的兩脇，流出無數的龍王、龍女：他們富有藝術的天才，白雲、綺霞，點綴了虛空，把佛陀的道場，布置得美麗莊嚴。他的胸卍字，流出無數的阿修羅王：他是著名的魔術家，因他的幻力，地震、海嘯、山崩，使眾生們感覺自己的脆弱渺小，因此放棄傲慢心、怒害心，不再鬥諍而和樂共存了。無常與苦難的警覺，眾生們不但滅除罪惡，還厭怖生死而出離它。有的還要自度度人，發菩提心，修菩薩行去成佛。他的背上，流出無數出世的聲聞、緣覺：適應背佛的小乘根性，說無我，說無常，說不淨，慈悲，緣起，說無所有；但那過於獨善而僻居寂靜處的，也爲他說立願饒益一切眾生。他的肩上，流出無數的夜叉、羅刹：看起來，他們是恐怖的，其實是世間的保護者。他們守護善人、賢人、聖人；守護佛陀與道場；守護世間的可憐者，使他們離卻怖畏、疾病、苦惱、過惡、災橫。他的腹部，流出無數的緊那羅王、乾闥婆王：他們是著名

的樂師，歌奏出百千的妙樂。樂音中，讚歎諸法的實性、佛陀、發菩提心、修菩薩行。他們把佛陀化世與古人守護佛教的史跡，佛陀的妙法，都一一的歌舞出來。他的口中，流出無數的轉輪王；他開發寶藏，救濟一切貧乏者，所以民眾不偷盜；解放宮中的采女，使男女得所，所以不邪淫；發揚仁慈的思想，仁民愛物，所以不斷生命；教導民眾不說誑；不挑撥離間；不惡口罵詈；也不說無益而動人邪思的巧言；教他們節貪欲；除忿怒；發揚因緣的真義，破除世俗的邪見。用這樣的十善，去教化他的臣民。他的兩目，流出無數的日天：把生命、喜樂、熱烈的光明，照破惡趣的苦痛，世間的黑暗層，眾生的愚昧，心中陰闇的稠林，使世界美化、淨化又光明化。他的眉間，流出無數的帝釋（天主）：他警覺一切天神，你們別錯會了！天國不是永生，是無常的幻滅。這唯有福德力，智慧力，正直的愛樂力，深徹的意志力，正念力，菩提心力，才是唯一的依怙者。他也讚歎三寶，制止修羅殘酷的戰爭，魔王的搗亂。他的額上，流出無數的梵天（世界的創造者）：他爲了世界的罪惡苦痛而焦慮，誠懇的請佛說法。他的頭上流出無數的

菩薩：說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、方便、願、力、智波羅密。他的頂上，流出無數的如來：適應種種不同的眾生，說種種法門。像這樣流出的一切，遍滿了一切世界，作成辦一切眾生的事業。

善財觀察這不思議的利益眾生方便，專志一心的觀察，不斷而深刻的體會。一直過了六月又六日，海幢比丘才慢慢的出定。霎時間，利益眾生的事業也不見了。善財歡喜的讚歎：「大師！這境界是多麼深廣無量！他使一切眾生出三途，離八難。他敞開了人天的大道，享受人天的欲樂禪樂，增長世間的有為樂。他使眾生超出有海；叫他們發菩提心，修福智的資糧行，生長大悲力、大願力，一直到成佛。大師！這不是我所能讚歎的，這叫什麼法門呢？」這叫普莊嚴清淨解脫門。這三昧境界，實在是廣大無量！一切世界，一切佛，一切眾生，這一切的一切，如果能深入此中，什麼都通達無礙。不過善財！你也不要估價得太高了！菩薩的偉大還多著呢！離此不遠的南方，休捨優婆夷在海潮區的普莊嚴園布教，你可以到那邊去，請問他怎樣學菩薩行，怎樣修菩薩道。我想，你一定要大有所

得。去！再見吧」！善財聽了，歡喜踴躍的告辭南行。

八 悲海情潮

海潮處，在摩利伽羅之南，是個濱海的區域，隔著保克海峽，與楞伽島相望。爲了了解佛教，實行佛教，善財又不辭跋涉到這裡來。熱辣辣而多少帶點涼涼的海風，不斷的吹著，掀天撼地的狂潮在怒吼。「洪波鼓冥壑，無有斷絕時」！狂潮不已的衝動，吞沒了一切，也攝受了一切。風聲與潮音的交響，世間是雄偉而和諧！善財在這裡，獨往獨來的洞觀一切，沒入這一切中；他沒入一切的底裡，體驗一切的祕密。

優婆夷是佛教的在家女弟子；休捨（希望）是無限的情潮；大乘佛教的聖者，到底希望些什麼？這確是值得參究的問題。善財這樣一邊想，一邊走，漸漸的到達了普莊嚴園。園在一帶平坦廣闊的高地上，四周繞著眾寶垣牆。善財從空敞的園門進去，只見一行行的寶樹，妙華盛開；氤氳的香氣，從微風中送過來。微

風掠過樹枝，發出悠揚美妙的音樂。林子裡到處是池沼，滿滿的八功德水，又芬香，又清徹，連池底的金沙與錯落的寶珠，都明白可見。戲水的鳧、雁、孔雀、鴛鴦，悠然自得的在池中遊戲；有時，也偶然的唱一曲「定水湛然滿，浴此無垢人」的雅歌。池側有七寶階道，上去有欄杆；欄杆外，寶樹間張起了寶網與寶帳，這是澡浴者的休息處。此外，種寶蓮華的陂池，也著實不少。

園中有不少堂閣，都非常的富麗堂皇，尤其是莊嚴幢宮——休捨優婆夷的住宅。海藏寶平鋪的地面上，立著琉璃柱，蓋上閻浮檀金的黃瓦。宮中射出摩尼的光明，光中充滿了妙香；香、光莊嚴了普莊嚴園的一切。善財抬起頭來，見虛空中來去的雲霞，是香、華，是瓔珞、寶鬘，兩旁像禮敬的天子、天女，中間是遠來聽法的菩薩。善財走進了莊嚴幢宮，見無量的寶華座，陳列在寶光妙香與悠揚的音樂中。中間，休捨優婆夷坐在真金座上。她戴著珠網冠、金釧、師子寶的耳璫，紺青色的長髮，散散的垂在背後。身上披了摩尼的瓔珞寶網。這裡，聚集了無量大眾，都是從各方來親近她的。善財上前去行禮，照例的敘述自己的來意：

「聖者！我已發了無上菩提心，可還不知應該怎樣學菩薩行，怎樣修菩薩道。聽說聖者能善巧的教誨，特地過來親近，希望你肯指示我！」休捨優婆夷望著善財說：「你就是善財嗎？前幾天文殊菩薩來這裡，他還提起你呢！善財！我得了離憂安隱幢解脫門，我達觀世間的一切。凡是來這裡見我色相的，聽我音聲的，記念我的，或者與我同居共住的，給我服事的，都不會空過。他們一切的病苦除滅了，煩惱遠離了，進入無礙的清淨。我增長他們的善根，引他們走入功德之門。你想！那些不種善根的，不近善友的，不蒙佛力護念的，他們能來這裡親近我嗎？善財！我告訴你：我這裡，十方諸佛經常來說法；我常常見佛聞法，與一切菩薩共住。我沐浴三寶的光明，得不思議的解脫。我不知什麼是值得憂慮怖畏的！這宮中的大眾，與我同行同住的；其他只要加入普莊嚴園的，都是不退大菩提的聖者」。善財見聞了這一切離憂法門，不覺坦然安樂說：「聖者！這是何等微妙不思議呀！聖者！你有這樣功德，從發菩提心到現在，有幾久了？」這不成問題」。休捨優婆夷直率的說：「我記得，從燃燈佛推上起，我在三十六恆沙佛的

法會中聞法修學；再向前，我也記不得這許多。總之，菩薩上求下化的慈悲大願，是無量的；從大慈悲願門去修行，也不能用時間計算它；因修行而產生的三昧力，總持力，智力，通力，辯才力，感得的清淨身，都不可限量。發心所引起的一切，是那樣無量，你想能有最初發心的限量嗎？善財說：「聖者！是的！我的疑問，確乎是多餘的。這像大海的波浪，是無限不已的波動，追問它最初的波動，豈不太傻了！聖者！我相信你是快要成佛的；你自然知道，還要經過幾久，就要證得無上菩提呢？」這一問，休捨優婆夷與在座的大眾都笑了。「善財！這還是不成問題！不論是眾生識海的愛浪，菩薩智海的願浪，同樣是無限不已的衝動。向前推，既不能得發心的始量，向後望，能有成佛的終量嗎？你莫把菩薩發心的心量局狹了！發心的願望，是教化一切眾生，嚴淨一切國土。爲了滿足這樣的大願，所以要遍往一切佛國，供養一切佛，參加一切法會，護持一切佛教；所以要知一切世界的成壞；要知一切眾生的心，根性，往業與現行；要滅盡一切眾生的煩惱，習氣。菩薩無限不已的願望，爲了一切的一切。所以，如果一切

世界的嚴淨完成，一切眾生的解脫完成，我的願望或者可以滿足了。但是，我想我願望的一切，這一切有限有量嗎？從事無限世間的淨化，無量眾生的解放，我的心整個在這點上，不捨世間的眾生，直到無盡的永遠。我希望如此，你說我考慮成佛的日子嗎？爲一切眾生而大願不已，精進不已，我從世界與眾生中，獲得無上的安慰。這是離憂安隱幢的真諦，那些急求自證者，是怎樣的熱惱憂怖啊！善財！海潮處的佛教，是力的，狂熱的，你可以多多去參訪！在離此不遠的南方，那羅素有毘目瞿沙仙人，伊沙那聚落有勝熱婆羅門，他們的作風與我不同，但同樣代表佛教的真諦。好在相去不遠，天氣還早，你今天就過去吧！」善財接受了她的指示，依依不捨的告辭出來。

九 衝破時空的限碍

善財從普莊嚴園出來，看看天色還早，就直向那羅素（不懶惰）地方來。轉過一個山坡，見山坳裡茂林修竹，華香鳥語，好一個清涼自在的世界！樵夫們指

點說：「毘目瞿沙師徒們，在那右邊的梅檀林裡」。善財就穿過竹園，向梅檀林來。只見毘目瞿沙仙人，三十上下年紀，頭上結了丫髻，穿著樹皮衣，坐在青綠的草座上。他的學徒們，有著鹿皮衣的，有著樹皮衣的，也有編草爲衣的。一個個頭挽環髻，在他的身前身後，坐著走著。善財恭敬的過去參禮，毘目仙人望著他的徒眾說：「難得！難得！這位遍參諸方的童子，已發了菩提心。他要予一切眾生以無畏；要深入佛海；光耀智慧的朗月，照明世間的黑暗，消滅他的毒熱」。仙眾們聽了，非常的欽佩善財，大家把香華散在他身上，向他致敬說：「可愛的童子！可敬的童子！我們敬祝你前途的光明。你必然要救護一切眾生！你是福德山，智慧山，也是明淨的智日。我們相信，福德與智慧，必將因你而普及到世間」！毘目瞿沙在旁說：「是的！你們的敬讚是對的。凡是發心的聖者，他必然要圓淨佛道」。善財在禮拜的時候，受到仙眾們的敬讚，也沒有否認，只是感覺自己責任的無限。他用微笑敬答仙眾們的好意，用誠敬謙和向毘目瞿沙請教。毘目瞿沙說：「我得了無勝幢解脫門，你要了解它，請把右手伸出來」！仙人用右

手緊握善財的右手，剎那間，善財自覺力量充滿了身心。覺得自己已到了十方十佛刹微塵數的世界，見佛刹、眾會、佛陀的莊嚴；見佛陀適應眾生而說法，一字一句都受持不忘。善財又自覺在這一世界的佛會中，或是一日夜，或是半月一月，百年千年，或是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劫，在那裡見佛、聞法、修學。善財深入了無勝幢解脫，不再為悠久的時間，廣大的空間所脅制，獲得普攝諸方與三世無盡的慧光。他金剛一樣的堅固不拔，粉碎一切的障礙。智慧的一切明淨（普莊嚴），引出無限的精進，體現淨化一切又融攝一切的如空的佛智。仙人把手一放，善財立刻見自己還是舊樣的善財，還在那羅素的林中。仙人笑問道：「善財！你還記得嗎？」善財禮謝說：「這是聖者的慈悲，是聖者勝過一切，一切不能勝過的大力！」善財！我所證知的，就是這突破時空限礙的精勤。你的前程無限，你該不斷的前進！」善財參過那羅素，又向伊沙那聚落來。

一〇 烽火連天

善財在路上，聽說伊沙那（長直）的形勢不大安定，現在正陷在狂熱的騷動中。一往直前的長期苦幹，從路人的表情看起來，著實有點憂慮。善財呢，爲了菩薩行的修學，顧不得它是否在騷動，爲什麼騷動，決意向伊沙那來。問起勝熱婆羅門，知道他就在不遠的前方。善財翻過了東南大山，只見勝熱在不顧一切苦痛中修行。假如說苦幹，這是苦幹的榜樣了。滿山滿谷的大火，前方後方，南方北方，延長擴大起來，成爲嚴密而猛烈的火網。大火中白刃相接，築成劍樹與刀山的高峰。勝熱與他的同行者，踏上高峻的刀山，跳入火網去。刀山與火網，似乎是他們的安慰。善財一見，不覺有點戰慄，遠遠的讚歎下拜。勝熱見了善財，不息的揮手狂呼：「童子！來！你說：菩薩有隔岸觀火的嗎？來！你要學菩薩行，修菩薩道，這不難；你能踏上刀山，向大火直跳，我保證能滿足你的一切。站得遠遠的敬禮，這有什麼相干？你是菩薩，是童子，那麼來！快來！快來！」這時，善財不免狐疑而躊躇了。人身難得，見佛聞法得善知識的指導，是難而又難。登刀山，入火聚，這不會喪失生命嗎？沒有這人身，憑什麼修行度眾生！這怕

是魔化的惡知識，是反佛教者，他將引導我走上毀滅，走入惡道，障礙我的修學。善財這麼一想，不覺渾身戰抖，準備立刻退下來。

「善財！善財！你千萬不要那樣想」！善財一怔，抬頭見雲霞繚繞的虛空中，十千梵天在呼喚他。「善財！這是聖者的金剛般若光；他堅強而勇猛的精進，從沒有後退。他要消滅世間的一切貪欲、邪見，解脫老死的怖畏。你認為人身難得，這自然是難得的。但生命是無限的無限；在生命洪流中，這渺小的一生，算得什麼！你太為這一生打算了！你不要狐疑，我們，你該是知道的。我們自以為是自在者，是世間的創造者，應該支配世間，是世間的最優勝者。但是勝熱婆羅門的苦行，刀山火光震動了我們，使我們憂慮驚惶，寢食不安，拜倒在勝熱的跟前。他呵責我們：你們憑什麼創造世界，支配世界？他滅除我們的邪見狂慢，教我們在大慈悲的廣大心中，發菩提心。你想：他是魔化的惡知識嗎」？梵天還在勸導，魔王也在虛空中出現了。「善財！你不該懷疑善知識！你可以想我們，障礙他人的解脫自在；凡是要超出我統治的，我就千方百計的障礙他。威脅引誘，

倡導和平正義而又爲自我的權益而戰。總之，隸屬我的，就是善，是自在，解脫，就是真理。但是，婆羅門的苦行，刀兵的火光，使我們的一切，就是崇高的宮殿，尊貴的王冠，也黯淡無色而搖動了。我們開始醒悟，不再樂著統治世間的自由，到婆羅門那裡去請教。從此，我們不再障礙他人的進步爲善，發菩提心。這樣的善知識，你是可以毀謗的嗎？他化自在天與化樂天，也在空中高呼：「我們利用他人而得的自在，物質的欲樂，是怎樣的虛偽！唯有勝熱婆羅門戰火的光明，使我們走上真自由，真喜樂」。兜率天也在月光下出來了：「善財哪！聖者的功德不可思議！我們落在自我的解脫中，狗咬枯骨，自以爲少欲知足；受了虛誑知足的蒙蔽，不再爲無限的光明而努力。勝熱的苦行，拯救了我們，擊破我們的懈怠。我們走出自己的殿堂來，不再想須臾苟且。我們從勝熱那裡，了解少欲知足的真諦，獲得無限的歡喜」。東方的空中，三十三天與他的眷屬也向善財說：「善財！我們敢憑自己的經驗向你作見證。我們生在天朝，從來天國的榮華，使我們僑慢放逸，沈迷在金粉的欲樂中。連釋迦佛的教授，也大半遺忘，很少能

把它放在心上。阿修羅不斷的侵略，不得已高唱和平，文飾自己的懦弱。我們快要從天上落在地上，虧了勝熱婆羅門的苦行——刀、火，才恍然警覺。我們不敢樂著天國的五欲，接受他的指導。一切在無常演變中，過去的光榮，瞬息的過去，未來的需要現在來創造。我們捨離自我的欲樂、僞慢、放逸，在不斷的恐怖中，堅固我們的菩提心」。三十三天在勸告善財時，把許多曼陀羅華，華雨繽紛的散在勝熱的身上。

虛空中，隱隱的神鬼都現出身來。海國的龍王，好作空中襲擊的迦樓羅，醉心音樂與跳舞的乾闥婆、緊那羅，一個個的忠告善財。天色忽然黯淡了，龐大的醜類，身長八萬四千由旬的阿修羅，從東洋大海站起來，一手摸著太陽，發出呀呀的怪聲：「善財！他是否魔化的惡知識，我把自己的一切告訴你，你可以自己考慮。我們住在東洋，雖然與天朝有著姻戚的關係，但猜疑僞慢，無限的貪欲，促我們經常向天國進攻，想掠奪佔有天宮的一切。有時，損兵折將，戰戰兢兢的躲在藕絲孔裡；有時，美女成爲天宮的舞女。但野心不死的我們，還是不斷的向

天朝騷擾。自從勝熱婆羅門的苦行，扇起熊熊的戰火，火光震動了我們的老家。大海狂嘯了，大地震動了，我們自負的力量，什麼也不再存在，我們覺悟而懺悔了！捨離了嬌慢、放逸、諂詐、虛誑，從勝熱婆羅門的教誨中，獲得佛陀利他的十力」。那時，山谷中，樹林中，虛空中，一群群的夜叉、羅刹、鳩槃荼，他們都現身說法：「善財！刀山，大火，是反佛教的嗎？你想：我們從前，假借天帝的意旨，吸人的血，喫人的肉，不要說脂膏，有時連枯骨也要喫。世間咒詛我們，怨恨我們，我們反引以為嬌傲。勝熱的刀鋒戰火，消滅了我們的鬼性，我們高呼聖者慈悲！我們是願意懺悔的。我們生起慈愍心，對眾生不再敢惱害。懺悔過去的一切，成為佛化的新人」。空中又有天人在歌唱，他們禮敬勝熱婆羅門，歡喜中流著熱淚：「聖者！過去我們過的是什麼生活？阿鼻等八大地獄中，受赤火的焚燒；八寒地獄中，受狂風、大雪、堅冰的酷虐。我們是餓鬼，貧窮困苦，一切都不是我們所能享受的。我們是畜生，無條件的忍受他們的宰割。唯有聖者刀山火網的光明，解放我們，使我們的痛苦休息。我們真誠的感戴你，信仰你，服

從你。現在，我們是從地獄的底層生在天上，享受天堂的幸福。我們知道你的恩德，願意永遠的瞻仰讚歎你！從你修學佛法，發大菩提心」。

香華堆滿了刀山火燄，歌音充滿了虛空。勝熱婆羅門照樣的登刀山，入火坑，善財卻慚愧無地而懺悔了。他向聖者作禮說：「聖者！我是童子，我是幼稚愚癡。我懷疑你，心中誹謗你，這一切的錯誤，願聖者容許我的悔過」！勝熱說：「是的，善財！你真是童子，幼稚愚癡。你應隨順善知識的教誨，一切無疑。應當懺悔。佛法中，有罪當懺悔，懺悔則安樂」。善財聽了，從歡喜中湧出無畏的精進，大踏步的走上刀山，投入火網中去。一到中間，接觸了火光，不覺說：「奇哉！奇哉！刀山與火聚，竟是這樣的安樂」！勝熱說：「這是你自己所證得的。在不礙性空的般若中，為解脫眾生的苦痛，上刀山，入火聚，才是菩薩的快樂自在，這是我的無盡輪解脫門。大菩薩的大精進，還多得很，我也不明白，你該再向南方前進。師子奮迅城的慈行童女，你可以參訪去」！善財感激善知識的開示，熱淚橫流的別了出來。回望伊沙那的火光，似乎比方才更旺盛了。

一一 佛化的美術教育者

伊沙那的教學，使善財不再固執的偏著在佛陀，眾會與清淨的國土上。他刺破了分別的想網，知道眾生是無我的。一切音聲色相，不過是空谷回響，鏡中人影，本來無礙，用不著取這個，捨那個。善財的智慧，顯然是更深刻而無礙了！到了師子奮迅城，問起慈行童女，這才曉得她是師子幢王的女兒。善財想：王宮，尤其是深宮中的公主，這比不得平常百姓家，可以自由去訪問，這怎麼辦呢？想了好久，也還是毫無辦法。後來想，不如到王宮左右去看看，說不定會碰出點機會來。於是善財沿王宮路走去，只見男女老幼，一路上擁擠非凡。善財問起路人，大家說：「我們是進宮去聽慈行童女說法的，你難道不想去嗎？」善財聽了，真是喜出望外，萬料不到師子幢王的王宮，能讓老百姓自由出入，能作為教育民眾的所在，這是多麼平等，多麼無礙呀！

善財雜在大眾中走，無暇去參觀廣大精美的全部王宮，一直向說法的講堂來

。講堂的建築，華貴富麗而且很特別。地面鋪著平正的玻璃，琉璃柱，金剛石的牆壁，閻浮檀金的欄杆、窗子，嵌滿了光明閃爍的摩尼珠。牆壁上掛著各式各樣的寶鏡，也是有嵌的。頂上張起無數寶網，網上掛著金鈴。善財進了講堂，見慈行公主坐在寶座上。她的皮色像真金，配上紺紫色的眼睛，紺青色的頭髮，確是一位標準的印度美人。她操著流利的梵語，深入淺出的為大眾演說。善財上前去頂禮，請問菩薩道的修法。慈行說：「善財！你問菩薩道嗎？千聞不如一見，你先看看我這殿堂的莊嚴看！」善財聽了，便注意到講堂的一切。只見一一壁中，一一柱中，一一鏡中，一一摩尼中，一一金鈴中，都現出種種的圖像來。如來最初發心；他在修菩薩行；怎樣滿足他的大願；菩提樹下成佛；大轉法輪；樹下北首而臥的是入涅槃；這一切佛因佛果的圖像，水中月影一樣的隱約而明晰。如果要修學菩薩道，這便是榜樣了。善財細細的觀察了一番，又向慈行行禮。她說：「我所弘揚的，是佛化的美術教育，也就是般若的莊嚴解脫門。善財！你不要以為希奇，這並不是我創作。從前我在三十六恆沙佛那裏修學，他們都用不同的方

法，引我深入這個法門。我修學充滿法喜的正法，是這個；我也弘揚它，使眾生得到樂趣充滿的佛法。爲了這，他們都叫我慈（與人樂）行。我深入這美化的般若中，獲得普門陀羅尼，一切都總持不失。我所能說的，就是這樣」。善財聽了，禮謝公主的開示，歡歡喜喜的退出王宮來，起身到三眼國去。

一一一 初出家的少年比丘

善見比丘是慈行童女所景仰的法師，所以介紹善財去參訪他。善財出了王宮，向三眼國去。一路上，想起菩薩的所行所證，常使人驚訝，卻又吻合大道，這實在是深不可測。又想到眾生的智巧，所作所行，心識的流注，眾生因業光而顯現的身影，眾生的名號言說，這身口意的活動，都非常深細。這樣，善財又思考到如空的法界，要怎樣去莊嚴它？這只有多多的培植悲願的行業，才能莊飾美化這世間。這一切的甚深，善財不斷的走著，想著。不幾天，到了三眼國。善財到城邑、村落、市肆、曠野去尋訪，後來在一叢林中遇見了。見善見比丘壯年美貌

，照印度的相術來說，他已有佛相的一半（十六相）。看他廣大如海的智慧，觀察一切，寂然不動的踏著如來所行的大道，不快不慢的在經行。他不是個人獨行，他是集體行動的中心人物，在他的前後左右，有無量數的天、龍、人等，行列整齊的圍著他，隨著他走。善財見了，立刻上前去行禮，說：「大師！我已發了菩提心，爲了菩薩行的追求，過著長期的雲水生活，到處去參訪。這一次，慈行公主介紹我到這裡來，大師一定能大大的開示我！」善見比丘聽了，照樣的走著說：「善財！我的年紀輕，出家的日子又近，我在佛教中，簡直還是胎兒呢！叫我拿什麼教你！不過，你既然來了，自然也不能空過。我所修學而證入的，叫做菩薩隨順燈解脫門。擺在眼前的事實，你難道沒有明白嗎？」善財被他一問，這才對集體行動的大眾，要從新加以觀察了。看哪！這隨方俗不同而轉變的是方神；以柔和潔淨的蓮華爲立足點的是足行神；破除愚癡黑闇的是光神；眾行因華繽紛而下的是林神；出現功德寶藏的是地神；莊嚴虛空界的是空神；施散一切財寶的是海神；謙和敬禮的是山神；戒香微妙的是風神；身體莊嚴的是夜神；光照大

千的是日神：這無量功德的大神，服從善見的引導。正確而深徹的善見比丘，像一座黑暗中的燈塔，也像眾盲中的明眼者。他引導他們，也受他們圍繞莊嚴，集合這和合的大眾，向法王城前進。般若攝導萬行，萬行隨順般若，這可說是善見比丘的得力處了。善財觀了好久，明白此中消息，這才又合掌請問。善見比丘說：「善財！我不是說過少年初學嗎？這一生中，我曾經在三十八恆河沙佛那裡，作短期或長時的學習。我接受諸佛的教授，並且去實行，所以能莊嚴菩薩的大願，修菩薩行，滿足六波羅密。除了菩薩的本分事而外，像佛陀的成道，說法，正法住世到衰滅；佛陀的嚴淨一切國土，淨修菩薩行，從普賢行中去清淨佛果，這一切我都明白可見。總之，善財！菩薩無限的大願、大智、大行，我在中道經行時，念念都現見了。善財！我在佛教中還不過是胎兒呀！一般大菩薩，真正的在如來家受生，成就佛陀的壽命，他們有佛陀的金剛智燈，具足佛陀的身相，堅強又美妙，能降伏魔王外道。像這樣的人，真是難遇難見，我那裡能知道他們的德行呢？南方名聞國的自在主童子，倒是一位不思議解脫的聖者，你還是到那邊參

學去」！善財接受了善見比丘的指導，辭別了出來。離開三眼國，又開始他新的參訪了。

一三一 聚沙爲戲的數學家

善財從善見比丘那裡出來，天、龍、夜叉們，前前後後的圍繞了善財，跟著他去名聞國，訪求自在主童子（晉譯作釋天主）的下落。天龍們說：「自在主童子，現在河渚上」，善財就向河渚來。（這裡，我想插幾句話：善見比丘，在他的正見中，攝導了無邊功德行，現在善財也能這樣福慧圓修了，這自然是含義之一。但是三眼國，我們知道，大自在天才不縱不橫的生著三隻眼。他是印度的大神，代表著印度固有的文明。三眼國的善見比丘，在他獨具隻眼的般若中，統攝又引導了無數的鬼神，這實在是佛教在出世解脫的特質上，融攝了世間學術的象徵。現在，善財也受著鬼神的圍繞，要去問自在主童子；再下去，還要參訪自在優婆夷。這一大串的自在，該有他深切的意義。大乘佛教者披起神化的偽裝，實

行即人事以向解脫的大道。我們要把握這一點，要從神化的形式中，把大乘真義洗鍊出來。不然，學佛不成成鬼神，這就太難說了）！

深廣的大河，曲曲折折的流入大海。出口處，有大大小小的沙洲。一個綠草叢生的沙洲上，有一大群童子，在那裡作聚沙築塔的遊戲。一位少年在指導他們，這無疑的就是自在主童子了。善財渡過沙洲，過去向自在主行禮。自在主童子一見，就說：「善財！路上平安呀！我早就算定你今天會來。我知道，你是要請問菩薩道的，你說是不是」！這時候，童子們都放下泥手，望著善財。善財誠懇的說：「聖者！你知道，學人是專爲此事來的」。自在主童子笑笑說：「論起來，我還是你的師兄呢！我也是跟文殊菩薩修學的。他教我書寫、算數、印刻等技術，我在這些上，悟入了一切工巧的神通解脫門」。「工巧不過是實用科學，爲什麼說是神通」？自在主聽了善財的話，皺皺眉說：「咦！你的心目中，神通還沒有脫盡妖氣嗎？你想！心神有了通達事理的智慧，能製造利用厚生的一切；利用出入，民咸用之，這還不神乎其神嗎？我深入了工巧法門，不但能知道世間的

文書、數算、印刻與區域的疆界，其他種種資生的事業，也都得到善巧。所以，我還是醫生，熟悉病理與藥性，能治療風癩、消瘦、中毒、鬼魅所著等疾病。我還是一位建築工程師，能造立城邑、聚落、宮殿、屋宅，能布置精美的園林。我又是化學家，調練種種的仙藥，也懂得鍊金術。我又是農業家，商業家，能經營田中的農作物，商賈的買賣進出。我又是占相師，見了眾生的身體、形態、動作，就知道他作善作惡，將來生善趣還是惡趣；他是聲聞乘者，緣覺乘者，一切智乘者，我都能從他的外相，知道他內在的根性。這工巧智神通門，我知道，也教眾生學習，使他們知道。善財！你看：這麼多的青年，就是從我實習的。我告訴你：算數是工巧智的根本，可說是工巧之母。沒有好好修學算數，他決不能成爲一位高明的醫生、建築家等。不過，算數也有種種，有一般人的算數，有聲聞學者的算數，我所知所學的，是菩薩算法。從一到十，是十進的基本數。十的百倍叫千（十、百、千），千的百倍叫洛叉（千、萬、億），洛叉的百倍叫俱胝（億、兆、京），這三位是百進的。以上，像俱胝俱胝叫阿廬多，阿廬多阿廬多叫那

由他，這樣倍倍相乘的，有一百二十五位，到不可說不可說轉爲止。我用這菩薩算法去推算，就是無量由旬的沙堆，我也能知道共有多少顆微粒子。我算出十方一切世界間的距離、方位，一個個是怎樣次第安住的。一切世界的廣狹大小，也推算明白。關於天文學、地理學上的難題，都在菩薩算法中解決了。一般人，數學是數學，名學是名學，但是根據菩薩算法，世界的名字，時代的名稱，佛、法、眾生、事業、真理等名字，都在數學中貫徹了。善財！雖這樣說，其實我也還涉獵未精。大菩薩的工巧智與數的哲學，那才深妙得很呢！我給你介紹，南方海住城的自在優婆夷，確是一位值得參訪的聖者。你到那邊請問去！對不住！我們的沙塔模型，今天還想完工」。善財聽了這一番教授，充滿了歡喜出來。對於大衆生的心願，更自覺有實現的可能了。

一四 樂善好施的主婦

善財離開了名聞國，一路上體察善知識的教授，他的心沈入善知識的教授中

，不斷的思考讚美。他那旺盛的求知欲，無限的擴展，擴展到不知有所謂滿足了！到了海住國，就處處去訪問自在優婆夷的住址。照著眾人的指示，上門去參訪。她的家，在此城中，是一所獨立的院落，佔的地面很廣，四周圍著垣牆。善財恭敬的進去，見她坐在寶座上，是一位年輕貌美的主婦。她似乎生怕脂粉污了顏色，瓔珞掩卻自然的壯美，她不用這些，只穿著樸素的服裝，讓青絲髮散披在腦後。她的容光，除了佛菩薩，誰還能及她呢？她的住宅，像一所禮堂，或許是大餐廳。這裡沒有什麼雜物，除了她座前的那個精緻的器具而外，一列列的都是非常名貴的座位。天女般的童女在她的前後左右，親近她，聽她的教命。童女們的身上，透出一縷妙香，熏遍了一切。凡能接觸到她們的芳香，心地就純潔而善化了。沒有怒害，沒有怨恨，也沒有慳嫉、虛偽、險曲、貪、瞋。心氣平和的不再存卑劣，也不狂慢。有利他的慈悲濟眾心，有自利的持戒無求心了！如有聽到她們的聲音，心中就充滿了喜躍。見到她們的身相，就遠離貪欲。這時，善財見到聽到也覺到，在這難思的環境中，心地是格外純潔而坦白了！這樣，他不覺從心

的深處，發出崇高的敬愛，他讚美傾倒，向自在優婆夷致敬。

自在優婆夷和婉的說：「善財！你的來意很好！發菩提心是怎樣的希有呀！你且等一下，自會明白你所要知道的」。善財靜靜的站著。不久，有無數的人從四門進來。自在優婆夷不愧為賢能的主婦，她和悅而靜肅的招呼他們，讓他們坐下。她從座前的小器中，拿出一切美味可口的飲食來，供養他們，使他們各人得到滿意的飲食。他們讚美她的功德，紛紛的起身出去了。這時，善財也受了上味的供養，充滿著喜樂。聽見自在叫他說：「善財！你所要訪問的菩薩道，該已明白了吧」！善財答道：「聖者！是的，菩薩道在無盡的布施中。但還有……」。她指著座前的小器，微笑說：「是這個嗎？這叫無盡功德藏，我所修學而證入的，就是他。你看！他是中空的，空就是無限，無限空中的功德，也就是無盡。他承受一切，含容一切。你覺得他小嗎？空有何大小？這一器的飲食，不但布施百千眾生，就是布施不可說佛刹微塵數眾生，也能隨人的需要而得到滿足。這樣的無盡布施，器中的食品，也並沒有減少。空中的一切是無盡的，飲食的長養力，

也永遠是無盡。聲聞與緣覺，吃了我的飲食，必定會證果。一生補處的菩薩，吃了必然要降魔成道。善財！真實不空的根器，沒有無盡的布施，也就不成其為菩薩。這班童女們，都是跟我修學的，也都與我同樣的修學這無盡法門。善財！你該擴大你的理解，從物質的布施到思想的領導，這可以到南方大興城去訪問明智長者去」！善財聽了，记住了她的教授，感謝她的介紹，戀戀不捨的辭別了出來。

一五 無遮大會

善財的遊踪，到了大興城。內心充滿善知識德學的景仰，懇切的去各處訪問明智長者。後來，遇見長者在城內市中心的寶臺上。一個廣大的曠場，中央蓋有寶臺；寶臺的四周，能容廣大的群眾。臺上，豎起了幢幡，金色的寶蓋，潔淨的羽扇、寶拂。香華音樂，使繁囂的城市，化爲和諧而嚴淨的樂園了！臺上臺下，有百千位容貌端嚴的青年。他們都曾修集與長者同樣的善根，成就了菩薩的志欲

，所以現在長者的指導下，服從他的教命，贊助菩薩事業的實施。善財見了，照例的上去敬禮，請問，怎樣才能攝化一切眾生。長者對善財的發大心，先加一番贊許，然後說：「你見我的信眾嗎？我使他們發菩提心，在如來的家族中新生，都能與菩薩一樣的救護眾生。至於我自己，修得了如意功德藏解脫門。凡是眾生有什麼需要的，如衣服、瓔珞，或是象、馬、車乘、華、香、幢、蓋，或是飲食、湯藥、房屋、牀座、燈明，牛羊與侍使；這一切資生物，我都盡量的給施他們，使他們滿足。不但如此，我還進一步的為他們說法，救護他們的心靈。善財！你看！他們都陸續來了！」善財回頭一看，只見各式各樣的眾生，不知其數的陸續來集會。長者見人眾來得多了，從座上起來，仰首觀察虛空。一切資生的物品，立刻從無礙的虛空中，紛紛落下，滿足來會者的要求。這時，來會者因了財物的滿足，不覺對長者起了敬愛的好感，長者這才為他們應機說法。譬如來求索飲食的，就教他積集福德的資糧，嘗受法喜與禪悅等精神上的糧食。如果是求索飲料的，就教他捨離生死的渴愛。求上味的，教他獲得諸佛的甘露味。求車乘的，

教他學大乘。求衣的，教他們穿起慚愧的清淨衣。像這樣的應機說法，大家都歡歡喜喜的滿足了回去。那時，善財靜默的觀察，理解到從器物之空到太虛空的擴大過程，又理解從財施到法施的善巧。見大家紛紛回去，也就起身告辭。長者說：「善財！從布施直入佛道的一課，你還沒有畢業呢！你索性再進一程吧！南方師子宮城的法寶髻長者，完滿的組織了從布施走上佛道的層次。你向他請教，這與你是不會無益的」。善財謝了指導，又開始南進。

一六 我的家

善財在師子宮城的鬧市中，往來訪問，恰巧法寶髻長者在市上散步，無意中遇見了。長者一見如故，伸出手來，親親熱熱的握著善財的右手，問長問短。對善財的大心參訪，給了不少的鼓勵。長者邀善財過他的家裡去，善財就跟著走。一會兒到了，長者指著他的屋子說：「善財！這是我的家。我日常所行而且是我要說的，盡在此中，你且仔細的觀察」！善財見長者的大宅，是一所八面開門的

十層樓大廈。白銀牆，玻璃殿，琿瑯柱，琉璃樓閣，籠罩在一片金色的光明中。莊嚴與清淨，可說是兼而有之。善財進了門，見最下一層，布施種種的飲食。一層一層上去，見第二層布施衣服；第三層布施日用的莊嚴具；第四層布施眷屬，滿足人類家庭的缺陷。到了第五層，有許多五地的菩薩，他們從三昧的修證中，成就總持，在那裡演說正法，分別三昧的慧光。第六層上，集會了很多明達法性的六地菩薩，大家在分別解說般若波羅密法門。第七層中，得如響忍的七地菩薩們，有方便巧慧，都能受持佛法。第八層裡，有無量不退轉的菩薩，能普遍的到一切佛土中，受持一切佛的正法。第九層上，住滿了一生補處的大菩薩。最高的一層，是一切如來的住處：佛從最初發心，經歷了修菩薩行，到出離生死；此後滿足偉大的心願，神通自在，淨化佛的國土，在大眾會中說法度眾生。這一切，善財都明白現見，明白了從發心到成佛的歷程中，應怎樣的先財施，後法施，從易到難，從狹小到廣大，到圓滿的布施次第。就是自在優婆夷的無盡功德藏，明智居士的如意福德藏，法寶髻長者的無量福德寶藏，層層深入，也獲得系統的認

識。善財觀察了以後，轉身向長者說：「聖者！這樣的清淨大眾，真是難得！不知聖者過去種了什麼善根，才有此勝妙的果報」！長者說：「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！無量光明法界普莊嚴王佛的時代，我見佛進城，就燒香奏樂去供養他。我種下了善根，就不時的培植它，使它抽芽開花，向三方面去結果：一、離一切貧窮困苦，二、常見佛菩薩與善知識，三、常常能聽到正法。富有，受良好的教育，這就使我慢慢的向上增長，獲得現在這樣的結果。善男子！我所知道的，無非自己家常事，其他我就無從談起。來！我指導你，出南門，沿著直道前去，是藤根國。有一位醫師叫普眼長者，實在是功同良相，你有一訪的必要」。善財答應著「是！是」！走出長者的大宅，向藤根國去。

一七 身心健康與成佛

善財在去藤根國的路上，憶念法寶髻長者宅中所見的無量法寶藏，用菩薩的智慧和智慧去照了它。這一路，荒僻得可以。高高低低的山谷中，雖說有古道可走，但

滿地荆棘，到處是林藤，實在有行不得之苦。善財爲了善知識的教授，謹慎而勇敢的前進。不怕苦，不放棄，歷盡了多少艱難，踏斷多少葛藤，這然後遠遠的望見了普門大城。善財舒了一口氣，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喜悅。又重復鼓起勇氣來，通過多少小城，才到了普門城。城在百千小城的中央，襯著渺小的城郭，顯得普門城分外的高峻而堅固。善財進了城，問到普眼長者的住處，上前去敬禮，請問。長者讓善財坐下，然後說：「善財！我在本城執行醫師的業務，眾生的一切疾病，像風、寒、痰、熱、鬼魅、蠱毒、水火創傷……；這一切，我都知道，都能用方法去治療他，恢復他們的健康。你想：一個病苦纏綿者，常是受到經濟的壓迫，增加苦痛，往往弄成病後失調，這是怎樣的苦痛呀！所以在治病與病體新愈的時候，我總要設法使他們得到衣服、飲食、財物的供給，獲得生活上必要的滿足」。善財在旁讚歎說：「聖者對於病人的救護，真是仁至義盡了！」「善財！這是菩薩本分事。我覺得，世間有兩種惡事：一、就是身體的疾病；世間的偉大成功者，沒有不是精力充溢的健兒。偉大的民族，必有強健的體格。反之，疾病

常與自私、頹廢、取巧等罪惡有關。你再想，你參訪的善知識，有病夫嗎？第二、是內心的煩惱病：凡是自害害人的罪業，總是煩惱在作祟，主要是自私的貪欲，殘暴的瞋恚，固蔽的愚癡。因此，我不但治身病，還應機說法的治心病，用不淨治貪欲，慈悲治瞋恚，分別法相治愚癡。總之，我爲了使眾生離一切不善法，所以療治身心的疾病」。這時，長者用了鄭重的口氣說：「善財！你該知道，離一切不善，就是持戒。很可惜，持戒的律師們，老是注意那不可不可的消極戒條，少有從根本著想的。實則身體與精神的健康，才是火底抽薪，從根源上去消除罪惡。並且，不但諸惡莫作是持戒，眾善奉行與自淨其心，也是戒，且是更積極的。所以我又教他們發菩提心，養大悲心，修福德智慧，立大願，修普賢行。教他們行十度善行，求那究竟清淨的佛身」。善財說：「聖者！這一切都是爲人的。聖者自利的行踐如何，是否也可以開示一點」？長者說：「自行嗎！我因爲從事醫藥，所以也懂得調和眾香法。善財！我用名貴的戒香，供養十方佛；也就因了戒香，見一切佛。救護眾生，嚴淨佛刹，供養如來，這三大願，是我日夜祈求

的，都因戒香的供養而得到滿足。善男子！我所知的眾生普歡喜解脫門，是怎樣的渺小！更深刻的，像南方多羅幢城的無厭足王，他是實際的政治家，方法不同，卻同樣的收到止惡行善的效果。我把這位善知識介紹給你，你總是歡喜的吧！善財聽了，滿心歡喜，立即起身告辭了出來。

一八 嚴刑善政的政治家

「我們的國王——無厭足王，每天在正殿上推行王道的政法。他日夜勤勞，從沒有一點厭倦。用王法教化眾生，使民眾生長在和平、秩序、正義的國家中。我們的王，見有才德可用的，就加以攝收錄取，決不使野有遺賢。反之，如有犯法亂紀的，應罰者罰，應治者治，也決不姑息放任。我們的王，裁斷民間的諍訟。被人欺凌的孤弱，給以王法的保障，解除他們的怖畏。王道政治的推行，使人民實行不殺、不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言、不兩舌、不惡口、不綺語、無貪、無恚、無癡的菩薩戒。我們的王，是一位內聖而外王者！」學生模樣的某青年，滔滔不

絕的答復善財，未了指著王宮說：「你去見國王嗎？這早晚，還在勤政殿呢！」善財聽了，別過了他，順手轉兩個彎，就望見推行王政的勤政殿。遠遠的見無厭足王，高坐在莊嚴的寶座上，顯出了自在的威力。在他的前面，有誰敢與他作怨敵呢！眾多的大臣，各站在自己的職位上，共同辦理王國的政事。有更多的勇將，拿起武器，負起侍王衛國的責任。那時，有無數民眾，違犯了王國的法，有偷盜他人財物的，有殺害人命的，有淫亂的；還有邪見倡導邪說惑眾的，怨結瞋恨的，貪污嫉妬的。對於這般造作惡業的眾生，國王照著他們應得的罪罰，有斷手足的，截耳鼻的，斬首的，火焚的，用這些嚴酷的刑罰，一一的苦治他們。善財見了犯罪者所受的苦痛，生起無限的悲憫心，對國王執行的嚴刑苦治，心中大不以為然。心想：我爲了利益一切眾生，才要修學菩薩行。像無厭足王的這樣逼惱眾生，甚至加以殺害，這簡直是殘暴不仁，惡中的大惡！這那裡是菩薩，那裡值得我參學！正在這麼想的時候，忽然感覺空中有天神在警告他：「你應當記念善知識——普眼長者的教導！」善財心想：我確是常常憶念他，從來也不敢忘記

他的指導呀！「那麼，你應當信善知識的引導，爲什麼要疑惑呢？要曉得，菩薩有善巧的方便智，他攝受眾生，調伏教化，護念守衛眾生，度脫眾生，這都不是皮相的認識所能思量擬議的。這應該觀察他的原因與效果，然後再下判斷。你不是爲參學而來嗎」？善財放下了自己的成見，一直來見國王。頂禮後，向國王說：「聖者！我已發了大菩提心，但不知應該怎樣學菩薩行，修菩薩道。承善知識的引導，所以特地遠來，請求聖者的教導」！無厭足王聽了，見王事已辦理清楚，就起身下座，拉著善財的右手說：「你到這邊來」！把善財帶到宮中，指著寶座說：「坐！一同坐下了好講話。善財！你看我的宮殿如何？你看：廣大無比的寶宮，莊嚴的講堂，樓閣，羅網，端正而進退有禮的宮女。你想！假定我殘暴不仁，真的大作惡業，會有這樣的富饒自在嗎？這是我的菩薩道，叫做如幻解脫門。我所治理的國民，因過去養成了殺盜淫亂等惡習，物以類聚，風紀壞到極點。用其他的方便，都不容易使他們離開惡業。我爲了調理折伏這一般眾生，所以用種種嚴厲的刑法，治罰作惡業的惡人，使那些作惡的眾生，知道國法的尊嚴，不

容他不謹慎顧慮，迫得他斷十惡，行十善，或者發菩提心。我用這善巧的方便，達到了利益眾生的目的。關於此種辦法，批評我的，當然不知道我。就是同情我的，或者以爲我嫉惡如仇，以爲我亂世用重刑，殺一警百，這同樣不知道我。其實，在我洞達諸法如幻的意境中，並沒有真實的眾生，真作惡，真受罰，無非是以幻治幻的方便。不要說是人，就是一蚊一蟻，我也從沒有起一念的惡意，或者動作身體言語去惱害他，使他受苦。人人都可以爲善，生一切善法；惡人不過是善緣不具而已，悲憫他都來不及，還肯去恨他殘害他嗎？善財！這就是我所知所行的法門了！到這時，善財不覺恍然大悟：推行王法，目的在利益眾生，十善戒是刑政的本質，是使人不失其爲人的條件。王國政教的推行，使人不得止惡行善，成立普遍的階梯解脫的社會。怪不得政治修明的國家，雖不談仁義說道德，卻遠非政治腐敗空談道德的及。無厭足王的大方便，悲心悲政，深深的引起善財的同情，開始他的讚美與修學了。國王說：「善財！大道不可思議，殊途不妨同歸。附近妙光城的大光王，你去參訪他，看他的政治如何？這或者更適合你

的根性吧」！善財起身，禮謝了國王，出來到妙光城去。

一九 王道樂土

善財在曠野走了幾天，經歷種種險難，不敢懈怠休息。好容易，才到了平地。過了幾個村莊，見一個鬧熱的城市，善財問路人說：「妙光城在那裡」？那人說：「這就是妙光城」。善財聽了，好不歡喜。心想：我要參訪的善知識，就在城中，我又要增長見聞了。善財進城去，見大城外有七重的七寶深塹，塹底的金沙，在八功德水中，映著水面的妙華，閃閃發光。寶塹的兩岸，栽有七重寶多羅樹，有七重的金剛垣，一層一層的圍著。縱橫十由旬的大城中，人口眾多，樓閣輝煌，總之，是一所非常富庶的大城。城中心，有一座最高而最好的樓閣，題名為正法樓，就是大光王施行政法的所在地。這一切微妙的五欲境界，善財沒有絲毫貪染，只想求見善知識。見大光王坐在法堂的師子座上。座前與城中的十字路口，陳列有名貴的珍寶、衣服、飲食、車乘、伎樂、湯藥、乳牛、美人。各處有

眾多的菩薩，執行國王的意旨。爲了攝取眾生，使眾生們歡喜清淨，離一切煩惱，了解實義；使眾生們捨離彼此爲敵的惡心，身體與言語上的惡行，邪見；使眾生實行清淨的十善業道；所以把這一切物品，布施給需要的眾生。大光王的政治施設，很明白的，側重在滿足民眾衣食男女的正常要求，使他們知道義理，不作惡業而有善淨的行爲。在這個基礎上，使眾生走上一切智的佛道。那時，善財走到王的面前，行禮，請問。大光王說：「善財！我所修行而圓成的，叫大慈幢行解脫門，就是把大慈與樂，作爲自利利他的最高原則。我用此大慈法門治國；用此法門去順應世間的欲求，攝受他們，引導他們，使他們修善行。我用此大慈法門，使眾生也住在慈心中，在慈心爲主的利樂眾生心，不離眾生心，拔眾生苦而不息的心中。我用此大慈法門，使眾生非常的快樂，身心清淨，能捨離生死樂，愛好正法。在他們的清淨心中，用一切善行去熏習他，使他們轉上一切智道，生起堅固不壞的信心。善財！我在大慈幢法門中，用正法去治國，使人民喜樂，沒有怖畏。如有缺乏什麼而來求索的，我必盡量的供給他，只是說：你勿可以作惡

！不要害眾生，起邪見！善財！我這妙光城，你是看見的。但本城的大小，崎嶇與平坦，珍寶與瓦礫，穢惡或清淨，都不是固定的永久的，是因人民的業行而跟著變化不同的。記得在濁惡的時代，城中的民眾，都歡喜作惡，這世間就是穢土了」。善財問：「逢著這邪惡的時代，聖者又怎麼辦呢？」「這還是要哀憫救護他，還是實行方才所說的大慈爲主的順世法門。我的慈光普照，民眾所有的怖畏心，惱害心，冤敵心，諍論心，都不覺消滅了。關於這，可以事實證明，你仔細看吧」！說著，大光王就入了大慈爲首的順世三昧，城內城外都震動了。只見寶地、寶牆、寶堂、寶殿、寶樓閣，這一切都流出微妙的音聲。城內城外的人民，都歡喜的來見王，連鳥獸也慈悲和樂了。山河大地，踴躍迴旋。天神都歡喜的供養讚歎，飲血啖肉的惡鬼——羅刹、夜叉們，也都生慈心，不再作惡業。善財深入慈幢三昧的境界，了解王政的真義，只是擴充這仁慈的一念，達到世間大和諧的實現。這與無厭足王的辦法，確乎有點不同，但這是適應眾生的方便，並沒有本質上的差別。大光王從三昧起來說：「善財！你該明白了！法門無邊，你再向

別處參訪去」！

二〇 不動心

善財在路上，想到善知識教導的恩德，不覺掉下淚來。覺得善知識實在稀有，自己的一切功德，都是他所賜給的。自己爲了不斷的參學，又不能多多追隨供養。這時，覺得空中的天神在安慰自己，鼓勵自己：「善知識唯一的希望，要你信順他的教化，照著去修行。能如此，不但善知識，諸佛世尊也歡喜呢！你不要悵惘，快到安住王都見不動優婆夷去吧」！善財覺到了，就向安住城來。聽說不動優婆夷，是一位童貞的少女，在自己家裡，爲親屬與一般人說法。這樣，就到她的家裡來。一進門，先觸到堂屋中的金光，又聞到不知那裡來的妙香，善財的身心，忽然清涼舒適，感到說不出的禪悅之樂。善財恭敬的站著，合了掌，仰首觀察她的一切。覺得不動優婆夷身相的端正，口中吐出的妙香，莊嚴的住宅，這都不是世間一般女人可及的。她一切是聖潔的，沒有人會在她身上起愛染心。只

要一見了她，所有的煩惱都不覺消滅了。觀察她的功德，覺得深廣無際，心中歡喜極了，作一首詩來歌頌她：「戒德常清淨，勤修大忍行。團圓秋夜月，獨朗眾星明」！不動優婆夷聽了，用溫柔而可意的話來安慰他，稱讚他：「善哉！善哉！你能發菩提心，這是何等難得呀！此地是安住城，我叫不動，你應該深切的體認一番。論到我自證化他的法門，名稱很多，其實不壞、堅固、無疲厭，無非是始終如一，不變初衷。不過這不動境界，確乎也實在難得明白」！善財懇切的請求說：「聖者！請你給我解說，我必能因你的力量而信受明了，進一步去修習證實」。優婆夷說：「那麼，你聽！當初，我是電授國王的愛女。一個晚上，父母兄弟們都睡了，我扶著樓閣的欄杆，仰望滿天的星斗。一閃一閃的星光，點綴著沈默而幽靜的夜色，不覺身心都清淨了！忽然，空中光明煥發，修臂如來在眾會圍繞中出現。佛身的芳香，遠遠傳來。那時，我真歡喜極了，便從樓上下來，合掌禮佛。我心想：世尊作了什麼清淨的行業，才有這上妙的身相、光明、眷屬、宮殿，有這樣的福德、智慧、總持、三昧、神通與無礙的辯才！佛是知道我內

心的，對我說：善女人！你要發心！要這樣發心：要有不可破壞的決心去滅除煩惱；要戰勝執著；不自餒，不退怯，悟入甚深的正法；要能忍苦耐勞去拯救惡行的眾生；要警覺自己，不受環境的迷惑，去一切趣中受生；見佛，聽一切法，要無厭足不知足的去追求；要從正確的思惟中，普遍的生起佛法；要住持一切佛法，流通一切佛法，隨眾生所要求的去布施。善財！我當時聽了佛所說的，就發心願求佛的一切功德。我所發的菩提心，堅固得金剛石一樣。染著生死的煩惱，厭離世間的二乘心，都不能使他動壞。從此以來，經過的時間也不算不久了，所念所見所聞所行也不算不多了，但從不曾絲毫離開過最初的志願。從此，我常見佛菩薩與善知識，常聽到大願、菩薩行、波羅蜜、智慧、地、無盡藏、入無邊世界、分別無量眾生；常用智慧使眾生們滅煩惱，生善根；常隨順眾生的好樂，為他們現通說法：這一切，都沒有間斷過。善財！這樣的境界，你要見嗎？善財說：「那太好了，真是求之不得」！不動優婆夷就深入三昧，十方不可說佛刹微塵數的世界，都震動而改變，成爲統一清淨的世界。每一世界中，有百億四天下，

有百億如來，都光明遍照的爲清淨大衆大轉法輪。她又從三昧起來，說：「善財！安住、不動，你都見了。我的自行化他，如此而已。像大菩薩們的撈攬眾生，攪動煩惱海，乾竭愛欲泥，那我簡直是不知所措了！從此向南不遠，有無量國的知足城，有一位化裝出家外道的善知識，名叫遍行，你可以去參訪他！」善財就起身告別了。

二二 秘密工作者

太陽西下的時候，善財到了知足城。當天晚上，就各處去訪問。問來問去，結果是知道遍行名字的也沒有，更談不上他的住處了。約莫有半夜了，善財見城東的善德山上，一片光明，如紅日初出一般。善財非常的歡喜，很有把握的想，我所訪求的善知識，必定就在山上。等到天明，連忙出城去。上了善德山，果然，遍行就在山上平坦的地方經行。他的身相很好，就是梵天王，怕也不及他的威光呢！善財過去頂禮，照例陳述了一番來意。遍行在一塊山石上坐下來，答道：

「善財！我在至一切處解脫門中。至一切處，換句話說就是無所不至。這因爲我能普遍的觀察世間，有無作而無所不作的神通力，有無所不知的普門般若。我到種種地方去，在形貌、行動、見解種種不同的一切趣生中。見一般眾生，有執著邪見的，有信二乘的，有信大乘的，我就用種種方便門去利益他。或者爲他們說世間的種種技藝；或者說四攝法；或者說波羅密；或者稱讚發菩提心，或者稱讚菩薩行；或者說造惡業的要受地獄等苦果；或者說供佛種善根；或者說如來的功德，說諸佛的威力，說佛身。善財！知足城中的人民，男女老幼，我都在他們中間。我用一種方便，化成與他們同樣的形相，然後適應他們的根性而說法。哈！我在他們中間，這樣的教化他們，引導他們，可是誰也不知道我是何人，也不知道我從那裡來。但他們都在不知不覺間，受了我的指導而實行佛法了。善財！我不獨在這知足城，一切世界中，凡是有眾生的地方，我都無所不至的，同樣的祕密教化他們。世間九十六種外道，各起一種邪見，我也爲他們說法，使他們放棄自己的邪見。然而世間的無識者，卻把我叫做外道了！」善財說：「聖者！你的方

便，真是妙不可言！不過，像聖者這樣的能力，似乎儘可以名正言順的教導眾生，使眾生在佛教的旗幟下站起來，何必使眾生莫名其妙呢？」？遍行外道說：「你所說的，自然不錯，但各有各的法門，那裡能千篇一律。在佛法不大弘通，或者外道猖獗，王臣作障，那就非祕密教化不可。並且，打起了佛法招牌，那些反佛教者，先就預存惡見，再也難以接受。你如果化裝作中立者，就可以加入到他們裡面去，祕密的領導他們，轉向佛教，很容易做到潛移默化。老實說，佛法注重實際，寧可無佛教之名，有佛教之實，卻不願見有神化的佛教」！這一席話，說得善財痛快非常，真是不虛此行了。起來別過遍行，又到南方廣大國去。

二二一 鬻香長者

善財受了善知識的教導，不顧身命與財產，不歡喜人眾的喧雜，五欲、眷屬、勢力，只是一心專求佛菩薩的功德，到處去參學。這一次，又到廣大國來。鬻香長者本來叫青蓮華，因他在城中開一家香舖子，大家就稱他爲鬻香長者。善財

到了他的香店裡，覺得一切都是香的。長者見了，引他到後進的住宅中。善財說明了來意，長者說：「我不過有一點關於香的知識，知道香的形態、發生、出現、調合成就，知道他的清淨，給人的安慰快樂、方便、境界、威力、業用、根本。你認為有可學的價值，老遠來問我，那我也不妨談一談本行。從製造與用法上分別，有燒香、塗香、末香三種。燒香是然燒的，塗香是塗在身上的，末香是撒的。從它的產地來說，就可以分爲天香、龍香、人香等種種。善財！我不但是香商與製香工人，我也是技而進於道的。我自己從俗事去達真理，對眾生也利用種種的香，說種種法，引導眾生。我說幾種特別的香你聽！先說三種治病香：龍的瞋性特別大，每每二龍共鬥，結果是兩敗俱傷而息諍了。在龍鬥時，人間產生一種象藏香。燒起來香雨濛濛，觸到的，一切成爲象徵和平的黃金色；嗅到的，都身心快樂，沒有疾病，彼此不再互相侵害，離一切恐怖危害心。因眾生患病的除滅，大家都慈心相向，志意清淨。那時，我就給他們說慈悲無瞋害法門，使他們發菩提心。南印度的摩羅耶山，有一種牛頭栴檀香。假如把栴檀香塗在身上，就

是跳入五欲的火坑，貪欲烈火也不能傷害他。大海中有香叫無能勝的，把它塗在法鼓上，或者法螺上，能發出微妙的覺音。那些無知的敵軍，一聽到就不戰而潰退了。那時，我就要讚說聽聞正覺的佛法，遠離無明，使他們正觀法相了。再說三種香，戒香、定香、慧香。阿那婆達多池邊，產一種名為蓮華藏的沈水香。只要燒一麻子大，香氣就普熏閻浮。聞到香氣的，斷離一切惡業，沒有追悔熱惱的苦痛，生歡喜心，成就清淨的戒品。雪山上，有阿盧那香。嗅到此香的，能滅煩惱，厭離有為的欲染。那我就為他們說法，使他們得離垢三昧。羅刹所住的地方，出產海藏香。轉輪王把它燒起來，王與他的軍隊，都上騰虛空。那我就為他們說法，「修空名為不放棄」，使他們成就解空的智慧。還有佛、法、僧三香；切利天的善法堂邊，產淨莊嚴香。燒起來，諸天都發心念佛。須夜摩天上，有叫淨藏香的，燒起來天眾都來聽受正法。兜率陀天有先陀婆香，生在內院補處菩薩的寶座前。燒起來，香雲中落下許多供養品，供養清淨的聖眾們——佛菩薩。善財！善變化天上的奪意香，頗有一種特色，就是然燒起來，會落下一切莊嚴具，把

大地莊嚴得清淨而美妙。我見了，就說菩薩的六波羅密——因果差別，說菩薩修行而莊嚴性空的大地。我所知的，就是這些。至於大菩薩們的五分法身香，我還不能了解，這還需要我們不斷的深入。善財！如入芝蘭之室，日子久了，不覺得香而身心都香了。你在此許久，熏習的功德如何？我想你難得到這裡來，離此不遠的南方，樓閣大城有婆羅施船師，他常常遠涉重洋，說不定還有妙香呢！順便去向他請教，也不負參學一番！那時，善財的身心，自覺香潔無比，喜樂充滿。聽了長者的開導，又禮謝告別了。

二二三 航海家

善財向樓閣城前進。觀察所行的道路，有高有卑；有夷坦的，有危險的；有淨的，有穢的；有歪曲的，有平直的。要知道它，才能走上高、平、淨、直的大道，直達目的地。在觀察道路時，想到一切道中的菩薩道，唯有善知識是過來人，才能作正確的指導。想到這裡，又不禁善知識難見難遇之感了！不幾天，到了

樓閣城。城在西海岸的一個海灣中，是船舶往來必經的重要海口。善財遇見船師婆羅施在西門外的海岸上。這裡是一片廣場，他正在演說大海法，末了又會歸到佛功德海的廣大。很多的出口商人與一般民眾，都圍著聽。善財從人叢中擠進去，參禮、請教。婆羅施說：「難得你發了菩提心，還能進求菩薩道。善財！我平時就在此城的海岸路住，專修菩薩的大悲幢行。我看樓閣城的貧窮眾生太多了，爲了這，不問風浪如何險惡，決意修出海的苦行。所得的一切寶物，布施他們，使他們的所求獲得滿足。次一步，爲他們說法，施與法寶，使他們修集福德智慧の善根，發菩提心。不單發心就算了，要實踐菩薩の悲願，出離生死又不厭生死。一步步の引導他們，使他們攝受一切眾生海，修一切功德海，見一切佛海，照了法海，進入一切智智の佛海。我在此地，就是這樣的利益眾生。善男子！關於航海採寶，我也可以說一點。我所以能爲眾生求財寶與法寶，因爲我知道汪洋の生死大海中，產寶の洲島在那裡。我知道一切寶の種類；寶是怎樣產生的；怎樣去淨治、鑽孔，怎樣加以製作，使它成器有用。我也知寶の境界，寶の光明。善

財！我遊行在生死大海中，知道海中的一切龍宮、夜叉宮、部多宮的地方。知道這三惡處的所在，所以能避免三惡的災難。航行在海道中，知道海水的漩流，淺深，波濤；知道海程的遠近；水色的好惡不同。我也知道日月星宿運行的度數，晝夜時刻的延長與短促。除了這寶地，海中的險難，水道與天象而外，更能知船隻的材料，是鐵是木，是堅固或者脆弱；船上的機器，是否滑動。水有大小，風有逆順，這一切我都無不明了。可行則行，可止則止。善財！我憑這航海的智慧，能利益一切眾生。我用堅固的船隻，把尋求寶物的商人們，從平安的海道中航行。半路上，為他們說法，使他們歡喜。等到了寶洲，使他們獲得充足的珍寶，然後又把他們帶回來。我從航海以來，這樣的來往海上，從沒有出過險。善財！凡是遇見我的，聽我說法的，不但在世海中平安無難，財寶充足；並且不再怖畏生死海的危難，行悲願的海道，必定要達到一切智海，得無上菩提大智寶。善財！你不斷參訪，我看倒是一位典型的探寶商人。新下水的波羅密多號，今晚就要開船，你有意去走一趟吧！善財聽了，同意他的提議，答應著「是」！跟著

婆羅施上船，出海去了。

二四 公正的法官

波羅密多號一出海口，當晚就開始與風浪相爭。善財初入大海，心裡自不免有點驚惶。好在在婆羅施的指導下，同舟共濟，到底是平安的過去了。東方發白，風浪也平靜了許多，善財這才到船上的三昧園散步。見慧日的光明，照破了長夜的黑暗；功德池中的解脫華，也被拂拂的晨風吹開了。虛空是無邊，大海是無邊，求菩薩道的大願，不覺也就擴充一切法界而無礙。大船不斷的前進，忽見右手方隱隱的有一片陸地，漸漸的近了。聽見婆羅施在向大眾說：「這是歡喜國的可樂城，大船要停泊一天」。善財去見婆羅施說：「聖者！我也上去看看！」「好！不過你得準時回來。城東的大莊嚴幢無憂林，是本城的風景區，你順便可以去走走」。船靠了岸，善財雜在商人們中間走上去。記起婆羅施的話，就一直向大莊嚴無憂林來。見一帶叢密的無憂林，在濱海的山坡上展開。林子裡建築有茅

亭、臺閣，可以坐看海城的景物。這裡的遊人不少，商人，居士，各式的人都有。見一位中年的長者，在一棵無憂樹下，有許多人圍著他。他莊嚴而和平的，在理斷人間種種的事務。問起旁人，才知他是無上勝長者，是歡喜國裡著名的法官。善財看了很久，糾紛一件件的解決。後來似乎是事件理完了，長者開始向大眾說法，他說：「不要爭訟吧！我慢、我我所、慳吝、嫉妬，財物的積聚，這一切只有使你們爭訟苦痛。你們要從這一切的壓迫下自拔出來，讓心地清淨的享受和樂無諍的幸福，這才是無上的勝利。使你們的心地淨信，常見佛，多聞法，修學菩薩道吧！」善財聽了，心中非常歎服，立刻上前去頂禮說：「聖者！我是善財！我是善財！我專求菩薩行而還不知怎樣行。聖者！我到底要怎樣行才是？」長者說：「善財！你能發心求菩薩行，這是好極了！大菩薩的菩薩道，我可不得而知，我自己的至一切處菩薩行解脫門，是這樣的：這三千世界中，我不問他是天上，人間，凡是有眾生所在的村落城邑，我都去。除息他們的諍訟、戰鬥的行爲、忿恨而競求一逞的惡意。那些受冤屈的，我爲他們伸理，使他們解除繫縛，出

獄而享受自由。我禁斷了殺、盜、邪淫等一切惡業，使他們行一切善。我教他們修學一切技藝，使他們得到世間的利益。又說王論、軍論等種種論，使他們歡喜。那些順行外道的，我也有時給他們說些外道的勝智，這樣的漸漸使他們歸入佛法。善財！我不但在這三千界，一切世界中我都去。爲他們演說佛法、菩薩法、聲聞法、緣覺法；也說明世間五趣的苦樂因果。功德與過患，迷惑受苦與知見無礙，生死苦與寂滅樂，明白的給他們指出，使他們走上應走的正道。善財！天色不早，你可以走了！」善財靜聽善知識的開示，受益不淺。禮謝以後，趕回海岸來上船，只見商人們都已回來，正準備要開船了！

二五 戰時的尼園

在海國的遊行中，善財到了好多地方，見了許多善知識。法寶的收獲，著實不少。一天上午，船上忽然鼓噪起來，有人在那裡大聲的埋怨說：「背時！來輸那（勇猛難當）國做什麼？這不是迦陵迦林（戰時）城嗎？不毛的沙鹵地帶，蠻

子世界，除了貧窮與劫掠，還有什麼」？婆羅施來了，制止他們的紛擾說：「不錯，這是輸那國。真的什麼沒有麼？胆怯呢，不上岸更好」。善財表示願意上去走一趟，船師婆羅施說：「贊成！那裡沒有善知識！但全船不便等候你一人。我看，你我就此分了手吧」！善財一想，也好，就拜別了船師，獨個兒上岸去。一連在城中觀光了幾天，覺得人民溫和、公平、有禮節，地方也不錯；這不免要懷疑商人們的胡說。繼而想，國名輸那，城名迦陵迦林，應該事出有因。後來有人告訴他：「從前，此地確是蠻荒。自從聖者到這裡來，民眾都受了感化。聖者的慈忍智慧，比勇猛更勇猛，比戰時更緊張。他像獅子的嘖呻，那殘暴而愚昧的獸類，都嚇得匍匐了」！善財合掌讚歎說：「大善知識！到底聖者是誰？他還在此地嗎」？那人說：「還在。聖者法名叫師子嘖呻比丘尼，現在勝光王布施的日光園中」。善財向他問明了地點，立刻向日光園來。見園中寶樹蓊鬱，到處是音樂、光明、香華，泉流、陂池，寶樹下都敷有師子座。這寶座與寶樹，是星球式的；一律是中央有一大樹大座，四周有較小的樹座圍繞。善財走遍了王園，見每一

大座上，都有師子嚩呻比丘尼坐著，都圍有不同的群眾，因聽眾的不同，所說的法門也各各差別。爲天說天菩薩法，爲人說人菩薩法，爲二乘說二乘菩薩法。爲種種根性，因勢利導說種種法。結果，他們都不退菩提。善財見了這一切，恭敬的向師子嚩呻尼敬禮，說：「聖者！我發心求菩薩道，願聖者不棄，爲我說法！」比丘尼說：「善財！聽我說自己的修行吧！我修證的解脫門，叫成就一切智，就是般若。在此法門中，能一念中遍知三世一切法；能往一切世界去供養一切佛。有眾生來我這裡的，我不分別眾生相、語言相、如來相、法相，爲他們說般若。善財！日光園中的眾生及菩薩，都是我所教化的。我教他們最初發心，後來教他們受持正法，思維修習，達到不退菩提。善財！佛教悲智的日光，普覆一切，戰勝一切，佛教才是輸那國之王！」

二六 好客的女郎

獅子嚩呻比丘尼介紹善財去險難國寶嚴城見婆須密多（世友）女郎。善財想

：勇猛國的戰時城，不過如此，險難國當也不致有什麼危險，何況還是寶巖城呢！善財毫不躊躇的向南方來。這一路，都是懸崖、深谷、寒風、冰雪，實在是危險難行。但這在善財，算得什麼呢！到底是到了寶巖城了。各處去打聽婆須密多的住處。十字路口有一位老先生，非常關心的對善財說：「青年！你到底怎麼了？訪婆須密多做什麼？他是個人盡可夫的淫女呀！我看你智慧明了，心廣如海，不應在她的身上起貪欲心，不應為女色所引誘。看你英明有為，你何必求她呢！」有人在旁邊插嘴說：「老先生！這不是你所知道的」。那人對善財說：「善男子！世友女郎是智慧的明燈！你能訪求她，可說已得廣大的利益了！我告訴你，她在本城的北里中住」。善財聽了，歡喜的上門去訪她。行不多路，見她的住宅，在一廣大的園林中。種種的嚴飾，表現出高貴的氣概。那時，婆須密多在堂前的花臺邊，手拿小扇，撲那花叢中的粉蝶。她的相貌，端嚴極了！金黃的膚色，赫赫有光；紺色的頭髮，眼目；身材適中，也不長，也不短，不肥不瘦的，就是天人也萬萬不及她。她的聲音微妙、清晰，顯然是能談會說的。她望見了善財，

善財立刻過去禮拜，合掌說：「聖者！我已發了菩提心，今天特地來參訪，請問菩薩所行的大道」。她說：「善財！我只知道自己所證得的離欲際解脫門。凡欲心衝動的眾生，他們就見我。天見我，我是天女；人見我，我是人女；畜生見我，我是畜生女。我雖是天女、人女，但在見我者看來，我的形貌光明，總是勝過了一般的女郎。欲心所纏的眾生們，到我這裡來的，我都為他們說法，使他們離去貪欲。善財！欲心所纏的眾生，不問他見我的，與我談話的，執我手的，升我床座而與我共宿的，注目觀我的，見我嘖呻的，見我瞬目的，與我擁抱的，與我接吻的：總之凡是來親近我的，一切都遠離貪欲，悟入菩薩的無礙解脫門」。善財讚歎說：「聖者的功德，真是不可思議！不知種什麼善根，修什麼福業，才漸漸的成功」？婆須密多說：「我記得，從前高行佛進妙門王城的時候，大地都震動了！光華遍布，有說不盡的祥瑞。那時，我是某長者的妻子，名叫善慧。見了如來的奇特事，不覺心中有了覺悟。因此，我和我的丈夫，一同去見佛，把一頂寶冠供養他。當時如來的侍者，就是文殊師利，他為我說法，勸我發菩提心，這

就是我的初因了。善財！勇猛與險難，你都平安的經過了。以後，你可以到善度城去見佛塔。這不但可以參訪鞞瑟胝羅居士，也免得那些近視者造謠誹謗你。善財！可以去了」！善財答應著，辭別了出來。

二七 梅檀佛塔

善度城隔寶嚴城不遠，遊行一兩天，就到了。善財一心想瞻禮佛塔，所以進了城，就向鞞瑟胝羅（攝）居士家來。善財見到了居士，先頂禮，然後說明瞻禮佛塔並請求開示的誠意。居士說：「梅檀佛塔並不大，卻是名貴的寶物，平常我是不大給人看的。你很難得，一片真誠的遠來，今天例外通融，滿你的願」！說著，握了善財的手，轉彎抹角，引到一個精緻莊嚴、四周栽著花木的閣子。善財進閣去一看，見地方很潔淨，中間供一座七、八寸長的梅檀座如來塔，隱約的閃出金光，塔前陳列了香花等供品。善財繞塔三匝，頂禮下拜。仔細的觀察了很久，也參不透他的妙處何在。居士又把善財引到外面，在書齋裡坐下。善財這才請

示佛塔的深妙，居士說：「我供養梅檀佛塔很久了。某天，爲了拂除塵垢，輕輕的把佛塔門打開了。塔中供著法身舍利，所以一開塔，我就面見了如來。那時我得了佛種無盡三昧：一切世界的一切佛，像迦葉佛，拘那含牟尼佛，拘留孫佛，尸棄佛，毘婆尸佛等一般人所說的過去佛，都見到了。並且見得非常深細：諸佛從最初發心，種善根，得自在，大願，大行，具足了波羅密，才入菩薩地，得清淨法忍。於是乎伏魔、成正覺，在清淨佛土的大眾圍繞中，放光說法。這一切佛因佛果，都見得明白。不但是過去佛，彌勒佛等未來佛，盧舍那等現在佛，也親切的見到。善男子！我自從開塔見佛以後，得了不般涅槃解脫門，不再以爲某某如來已經涅槃，某某如來現在涅槃，某某如來將來涅槃。如來的法身平等，那裡會有起有滅呢？我知道十方一切如來，從來沒有涅槃，根本不是像聲聞學者說的。除非是爲了化度某一分眾生，現起涅槃的幻相而已」。善財要求再禮佛塔，希望開塔見佛，居士說：「佛無所不在，何必一定在塔中！我看，此地之南，有補怛洛迦山，觀自在菩薩在那裡說法。你到那裡去參訪，比開塔見佛更好」。善財

久仰觀自在菩薩的大名，聽居士說離此不遠，就欣然告別了。

二八 普遍的救護・迅速的行動

善財到補怛洛迦山來，第一個印象是山峰的雄健脫俗，到處是滿開小白華的寶樹，美而且香，使人有一種高潔而和諧的好感。觀自在菩薩在此說法，可說是名山有主了。善財走到山西的巖谷中，見號稱勇猛丈夫的觀自在菩薩，在一塊大金剛寶石上說法。聽法的，也各各坐在寶石上。善財合了掌，望著菩薩出神，歡喜得不知道說什麼好。菩薩見善財來了，喊他說：「善財！你來得好！你發救護一切的大乘心，勤求佛法，能不違背善知識的教授。你從文殊師利的智慧功德海誕生，現在是成長了！」善財聽了，上前來頂禮，請問修菩薩行的大道。菩薩說：「善財！我成就了大悲行解脫門，自己行，也為眾生說。我住在大悲法門中，凡如來所住的地方，我都普遍的出現在一切眾生前。這或者用布施，愛語，利行，同事去攝化眾生。或是用色身，光明，音聲，威儀，說法，現神通去攝化眾

生。或者化現與他同類的身形，與他同住，然後攝化他。善財！我攝化眾生的方便很多，但一貫目的，在解除一切眾生的苦痛，救護他，使他們免除怖畏。論到眾生的憂怖，實在太多：險惡的道路，煩熱的悶惱，繫縛，殺害，貧窮，無法生活，惡名，死亡，見不得大眾，惡趣，黑闇，遷移，恩愛的分別，冤家相會，身心的逼迫，憂愁，這一切都是眾生所恐怖的。我立願救護他們，不論是心中記念我，口頭上稱說我，眼睛見我，我總要用方便去安慰他，使他們離恐怖，發無上菩提心」。

善財聽到這裡，忽覺得大地震動起來。抬頭一看，見東方空中，來了一位菩薩，身光遍照了一切。他似乎看到了補怛洛迦山，一直向這邊來。觀自在菩薩指著對善財說：「這位正趣菩薩，你可以過去請問他」！善財接受了指導，立刻向正趣菩薩禮拜請教。正趣菩薩微笑說：「我是來參加法會的，你怎麼倒請我說法？大士在座，叫我有什麼說的！也好，我還是說我的本行。我得了普門速疾行解脫門。不知道的，以為我是環遊世界的徒步旅行者，或者疑我有飛毛腿。其實，

我以為成佛也好，度眾生也好，總要講求效率，務必迅速的去實行。不然，終歸是徒託空言」。善財說：「是極！是極！聖者在那裡學會這個法門？去這裡多少遠？從發足到這裡，已疾行好久了」！正趣菩薩說：「善財！這難得知道，除了勇猛無退怯的菩薩，誰也不能了解。我記得，我在東方妙藏世界普勝生佛那裡，學得這個法門，也就從那裡發足，到現在，已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劫了。我在每一剎那中，走了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數步；而每一步，又經過那麼多的世界。善財！以這樣快的速度，經這麼久的時間，修行菩薩道還在半途呢！凡我所經歷的世界，我都用微妙的供品去供養佛。我知道每一世界的眾生心，適應他們的根性好樂，方便去教化他。善財！世界無邊，眾生無數，行菩薩道的菩薩，該怎樣的迅速實行呀！善財！我只能貢獻你一點快幹實幹的精神，其他我可不曉得。南方墮羅鉢底的大天，學德崇高，正被天神一樣的尊信著。你到他那裡去吧」！觀自在菩薩聽了，讚歎正趣菩薩的功德，也同情善財去大天那裡。善財這才辭別了二位大士，向墮羅鉢底去了。

二九 兩付手腕·一樣面目

正趣菩薩的智慧、功德、精進、不思議的解脫行，善財都專心去探求他，得到了深入的悟解。漸次遊行，又到了墮羅鉢底城。問起大天，眾人都說：「現在城中的大法堂，爲眾生說法」。善財隨即到大法堂來，見了大天，就恭敬行禮，並請示修菩薩行的關要。大天聽了，把四條長手一伸，捧起四大海的水，低著頭洗面，再把頭抬起來。這似乎要善財認清他的真面目，免得錯認了。他又把許多金華，散在善財的身上，說：「善財！菩薩太難得了！是人中的蓮華，是世間的光明！唯有三業沒有過失的，才有見他形像，聽他辯才的希望。善財！我已成就了雲網解脫，你看吧」！大天在善財面前，化現了珍寶，珍寶的嚴飾，堆得山一樣高。又化現了華、鬘、香、樂等娛樂品，也是堆積如山。他指著這些東西對善財說：「這一切，都是你的。你可以拿這些去供佛，修福；拿去施給眾生，也使眾生修學布施，漸漸的能施捨一切。善財！我不但教你，也同樣的教一切眾生，

使他們在三寶與善知識那裡，因了恭敬供養，種下善根，慢慢增長起來發大菩提心」。善財說：「聖者的方便很好！不過有些眾生，因有了財物，反而作惡，那又怎麼辦呢」？大天拍拍手說：「你看！我不是還有一雙手嗎！如果眾生因有了財物，貪著五欲而放逸的，就為他化現不淨穢惡的境界，使他起厭惡心。有些眾生，因有了財物，生起瞋恚、憍慢心，彼此爭競，就化現可怖的形態，比他們更瞋恚更好鬥爭，像飲血啖肉的羅刹們。使他們恐怖驚惶，心地自然柔和了。那因財物而懶惰懈怠的，為他們化現惡王、盜賊、水、火等災難，或者重病。使他們覺悟財物的虛偽，還不免憂苦。我用這種種方便，折伏他們，使他們止惡行善，超出障礙的險道，得到無礙。善財！我所知道的雲網解脫，已為你說了。其他，我不知，你上別處去吧」！善財聽了，讚美他的兩付手段，一樣面目，然後辭別了大天，又向南方前進。

三〇 姊姊與弟弟

善財爲了菩薩道，參遍天下善知識，到妙意華門城，已一共參訪了一百十位善知識。迦毘羅城得善知眾藝解脫門的善知眾藝童子；摩竭提國婆咄那城得無依道場解脫門的賢勝優婆夷；沃田城得無著清淨莊嚴解脫門的堅固解脫長者；得淨智光明解脫的妙月長者；出生城得無盡相解脫門的無勝軍長者；法聚落得誠語解脫門的最寂靜婆羅門；……這般大善知識，善財都去參訪過。其中有長期久學的，有一見便去的，但同樣的使善財得益。現在，善財對大乘佛教的真諦，已有了深刻而廣泛的理解，快要來叩法王之宮，面見老瞿曇，洞徹釋迦的本懷了！

善財在妙意華門城中，訪問德生童子與有德童女，到他們的家裡來。見姊弟二人，同坐在園中的石凳上。善財向他們頂禮，請問，他們都說自己是成就幻住解脫門的。有德童女說：「善財！我們悟入了幻住法門，覺得一切的一切，凡是存在的，都從因緣所生，沒有真實、恆常、獨存的自性，一切是幻性的存在。你想，和合爲一的一切眾生，何嘗真有自我，這無非是業與煩惱所起的。無限差別的一切法，因無明與有愛而起。三界（器世間）從顛倒智而生。這三種世間，不

都是幻住的嗎？眾生的生滅，所有的生老病死憂悲苦惱，都是虛妄分別所生的。國土的成壞，只是想倒、心倒、見倒無明所現。這不又是如幻嗎？就是聖人，一切聲聞與辟支佛，因他的智斷分別而成；菩薩是自行化他的智慧與行願所成；菩薩的大眾聚會，神通變化，所作所爲，都是願智所成。聖人法都從因緣生，豈非也是幻住？善財！幻是什麼？幻性的體認，這確不容易呢！那時，德生童子接著說：「是呀！幻性不可思議！大菩薩的入無邊幻網，連我們也還不知呢！善財聽了這緣生幻性的徹底之談，不覺身心都柔和光澤了。姊弟倆又對善財說：「善財！南方海岸國的大莊嚴園，有盧舍那莊嚴幢樓閣，這是彌勒菩薩的本鄉。彌勒菩薩爲了教化父母、兄弟、眷屬、人民，爲了同行者，也爲了教化你，所以常住在樓閣裡。你往那裡去請問吧！善財！彌勒菩薩是蒙佛授記、得如來法水灌了頂的大菩薩，他的功德如何，這是可想而知。他能教導你，一定能爲你說一切菩薩行願所成的功德。善財！修菩薩道，不應該小心小量。扼要的說，菩薩要修普賢行，就應該普修一切菩薩行，普化一切眾生，一切時劫、一切處所都要去，

普淨一切佛刹，普滿一切願，普供一切佛，普事一切善知識。說到善知識，可說菩薩的一切功德，都從善知識來。他能護持你，教導你，使你增長佛慧，安住在一切法門中。善知識的功德，是應該常常思惟的。如能敬順尊信善知識，那你就知道應該怎樣承事善知識了。善財！你要存這樣的心去親近善知識，才能使你的志願清淨！善財聽了，加深了尊敬善知識的信心，歡喜的起身去見彌勒。

三一 彌勒樓閣

一路上，善財追念善知識的教誨，覺得自己過去的缺點太多，身心既沒有清淨，而所作所為的，又大多是爲了自身的欲樂打算。看看自己的身體，又是生老病死苦惱的淵藪。這不覺生起真切的悔意；這一悔，當下增長了不思議善根，所以能佛一樣的去尊敬一切菩薩。因了諸根的清淨，所以菩薩的供養，普見世間的眾生，願力所生的化身，讚歎三寶，這一切菩薩功德都現起了。三世一切佛菩薩的於一切處化現成道，神通說法，這一切也見到了。得了清淨的智眼，所以能見

一切菩薩的境界，遍十方三世，虛空一樣的無量無邊。善財這樣的尊敬，這樣的供養稱歎觀察，漸漸遊行到海岸國的盧舍那莊嚴藏大樓閣前。善財一到閣前，就五體投地的敬禮他，用深刻的信解力，廣大的願力瞻仰他，思念他：這是佛，是法，是僧，是父母，是福田，這是值得尊重禮讚的！更正確的觀察他：虛空一般的無量無邊；法界似的無礙；實際一樣的遍於一切。也像沒有妄分別的如來；如影、如夢、如電、如響，一切是從因緣起的，沒有生性。善財從觀察中，得到了深刻的信解：一切報是從業起的，一切果是從因生的；佛菩薩的無邊功德，也都從因緣所生。這樣，一切是緣起法，就在一切法上，遠離了斷見、常見、無因見、顛倒見、自在見、我見、我所見、邊執見、往來見、有無見。了達了一切法的空、無生、不自在，知道他是思願所生，超越一切相而契入無相的真際。但這並不漠視一切法，一切法的如種生芽，如印成文，如鏡中像，如夢如幻，明白的了解了它的從因生果，隨業受報。總之，一切功德，都是菩薩巧方便所流出的。善財在這樣的正觀中，得了不思議善根，身心也清淨而柔輒了。禮拜了起來，繞塔十

匝，合了掌，注目的觀察樓閣。雖不會透視它的內容，但從樓閣的宏偉、莊嚴、清淨的表相看來，也想像得到這是具有一切功德的佛菩薩所住。這樣因物及人的觀察了一下，就歡喜的說幾個讚美的偈子來讚美他：「佛子於此住，教化諸眾生，供養諸如來，思惟諸法性。所修智行願，廣大不可量，無量千萬劫，稱揚莫能盡！彼大勇猛者，所行無障礙，住此法堂中，我合掌敬禮。諸佛之長子，聖德慈氏尊，我今恭敬禮，唯願悲矜我」！

善財讚歎了莊嚴藏樓閣中的菩薩，合掌頂禮，在閣門外，一心想進見彌勒菩薩。忽見彌勒菩薩遠遠的從別處回來；有無數的天龍八部，彌勒故鄉的眷屬，還有無數眾生，都圍著他，一齊向樓閣來。善財見了，非常歡喜，立刻五體投地的向菩薩敬禮。那時，彌勒菩薩不等善財開口，就指著善財向大眾說：「諸位仁者！大家見這位青年——善財嗎？他從前，在頻陀伽羅城，受了文殊的教導，一位又一位的參訪善知識。今天到我這裡，已經過一百十位善知識了。他永遠是勇猛的，意志純潔而堅定的；一位又一位，從來沒有一念的厭倦。他像勇猛的戰士，

坐大乘的寶車，披大悲的鎧甲，爲了救護眾生，發動了偉大的精進。他又像海商的導者，指導大眾，坐了大法船，橫渡生死大海，在寶洲的大道上，採集妙法的珍寶。這樣的青年，實在是難見的，難得同行共住的！諸位！世間能發菩提心的，已是很希有了！像善財發了心以後，能精進的專求佛法；更能具備清淨的菩薩法；能不惜身命的參訪善知識，不違背他的教誨；能堅固的修行菩提分，不求一切名聞利養；能不離菩薩的正直心，不染著家業、五欲、父母、親族，追求菩薩伴侶，修一切智道；這是怎樣的難得之難得呀！凡能如此修學的，就是這一生，也能夠淨化佛刹，教化眾生，深深的契入法界；成就波羅密；增廣菩薩的大行，圓滿自己的本願，從魔業中解放出來；遇一切善知識，具足普賢大行。善財是這樣做，且要這樣的完成了！這不像一般菩薩，經歷很久很久才完成這菩薩的行願，鄰近菩提」。善財聽了這一番讚歎，合掌向彌勒菩薩說：「大聖！我發了菩提心，但不知菩薩應怎樣學菩薩行，修菩薩道，才能具備一切佛法，度脫眾生？才能完成所發的志願與菩薩的大行？才能安慰救濟人天，不致於對不住自己，對不

住三寶，使佛種不斷，有人能擔當菩薩的家業——如來的正法？這些，願大聖能不吝慈悲，詳細開示！」彌勒菩薩聽了，在大眾中對善財說：「善財！你能隨順諸佛教，修菩薩行，真是功德法器。你現在得了大利益，這應該怎樣的歡喜呀！一般人在無量劫中修行，也難得見聞的，你可都見了聞了。這是說你見了文殊菩薩們，知道他們的功德。你離卻險難的惡道，超過凡夫，達到了菩薩的地位。不久，你要圓滿智慧而成佛了！本來，菩薩行是大海一樣的深廣，佛智是虛空一樣的難量，好在你的志願也有海樣的深廣，虛空般的難量。所以只要有堅強而確定的志願，不厭不倦的親近善知識，那不久就會圓滿完成的。說到菩薩的大行，無非爲了教化眾生，這要有堅定的信念才行。你有難思的福德力，真實的信力，所以你能見一切善知識——佛子，在參見每一位佛子的時候，聽了他們自己所說願行所證的法門，你也就都得到了。你能在生死中修菩薩行，所以佛子們都把自證的解脫門指示你。你如果不是法器，那怕你與佛子們同住無量劫，也還是不能了知。總之，你已見了難見的佛子，聽了難得的正法，在佛菩薩的攝受之下，善知

識的教導之下，你已得了佛慧的新生命，成了菩薩家族的一人。你培養如來種子，升到灌頂位中，不久就要與佛子們平等了！我今天爲你歡喜慶祝，你自己也應該歡喜。有如此因，必有如此果，你不久要成大果了！一般所不容易成就的，你一生就完成了，這不能不說是淨信與精進的力量。善財！你是這樣行了的，凡是景仰你而願欲修證的，也應當這樣行。菩薩有了願智，那是決定能修菩薩行的。善財！像我所說的普賢行，應從親近善知識中去信解它。如有人聽了，能立願實行的，他必能成佛。他永遠離卻惡道，不再受一切苦，不久就要往生佛國，面見十方的佛菩薩。過去的善因，現在清淨的知解，加以親近善友的力量，所以能增長功德，像水中的蓮華一樣。善財！你存了信解心來禮敬我，不久你要普入一切佛會中，圓滿一切行，達到佛功德的彼岸」。那時，善財聽了彌勒菩薩的安慰勸勵，不覺歡喜得流淚，仰望彌勒菩薩，一眼不霎的望著。忽然，善財從文殊菩薩而來的信智力中，現起了滿手的寶華瓔珞；善財連忙歡喜的把這心華智寶，供養彌勒菩薩。彌勒菩薩接受了這無上的供養，伸出右手來，撫摩善財的頂說：「善

哉！善哉！你真是佛子！不久，你要與我和文殊一樣」！善財聽了，感戴善知識的功德，也說兩個偈子，偈子是：「無上善知識，億劫難遭遇，我今得奉覲，而來詣尊所！我以文殊力，見諸難見者；彼大功德尊，願速還瞻仰」！

當時，很多人見了這現成的公案，都發菩提心。彌勒菩薩見了，又對善財說：「善財！是的，你該回去晉見文殊菩薩了。善財！你爲了救護世間的眾生，爲了勤求無上的佛法，所以發大菩提心。我覺得，你在這人生中，遇著如來出世，又見到文殊菩薩，能發具足無量功德的大菩提心，實在難得。發了心，能進修菩薩行，自然能具足無量功德。善財！你問怎樣學菩薩行，修菩薩道，你可以到這大樓閣中去參觀一下，這一切你就不言而知了」！善財合掌說：「這太好了！請大聖把樓門開了，讓學人進去瞻仰」！彌勒菩薩伸手在樓閣的門上，剝啄剝啄的彈指三下。呀的一聲，樓門自然的敞開了。在彌勒菩薩的助力下，善財歡喜的進去，樓門又閉了。善財靜靜的觀察，見莊嚴藏樓閣，與虛空一樣的廣大無量。從基地起，門、窗、階道、欄杆，一切都是珍寶的。寶蓋、旛、幢……這一切莊

嚴品，把樓閣莊嚴得燦爛光明。在這廣大樓閣中，有無量微妙的宮殿樓閣：每一樓閣，都廣博嚴麗，與虛空一樣。彼此不相障礙，卻又彼此分明，沒有一點雜亂。善財見了這莊嚴樓閣，心中非常歡喜。一歡喜，身心都柔和了，一切妄想一切愚癡障都滅除了。那時心地像寂靜而皎潔的秋月，一切都正念不亂，悟入了無礙解脫的妙諦。善財這才頂禮下拜，開始作禮。因彌勒菩薩的威力，只見自己在每一樓閣中，窺見了種種難思的境界。見彌勒菩薩的修行歷程：發菩提心，初得慈心三昧，……受記作佛。又見彌勒菩薩的隨類化導：有作人中輪王而推行十善道的，有作天主、阿修羅王身而教化天眾與阿修羅眾的。又見彌勒在大眾集會中：在三惡道中救濟他們；在天龍八部人與非人的大會中，在聲聞、緣覺、菩薩會中，為他們說法。又見彌勒菩薩的精進修行：他修慧，百千年中經行、讀誦、寫經、觀諸法的真實，為他人說法。他修定，修種種禪定三昧，起神通現身說法。除了這彌勒菩薩的廣大行願而外，又見諸佛在大眾中，佛陀的家族、種姓、形貌，……種種的不同，都明白現見，也見自己在一一切佛會中。在無量樓閣中，見一所

更崇高、更廣大、更嚴飾的樓閣。這無比樓閣中，見大千世界的每一閻浮提，每一兜率天，都有彌勒菩薩。這或是從天降神，或是在人間誕生，……或是分布舍利，一切化現成佛的化跡。還有樓閣中一切莊嚴品，或流出微妙的法音，或放光現像，或映現彌勒菩薩的本生。這樓閣中的一切不思議的境界，如夢中的夢境，如幻師的幻化。善財在清淨無礙的智眼中，一切都明記不忘，雖然一切是過去了！

這時，彌勒菩薩也進樓閣來，又彈指三下，說：「善財！起來！一切法本來如此。這一切，如夢如幻，都沒有自性，僅是菩薩法智為緣所起的幻相。善財！起來！」善財聽見彈指聲，就警覺了，從定中出來。彌勒菩薩又告訴他說：「不思議解脫願智所現的莊嚴宮殿，顯現了菩薩行，菩薩道，菩薩的功德，如來的本願，這你都窺見了嗎？」善財說：「是的！大聖！這要感謝大聖的威力！大聖！這是什麼法門？」彌勒菩薩答道：「這叫入三世智正念莊嚴藏解脫門，是一生菩薩所證得的」。善財又問：「大聖！方才所見的一切莊嚴事，忽然而來，現在又

忽然過去，不知到那裡去了」？彌勒菩薩微笑說：「我對你說，善財！那裡來，就向那裡去」。善財聽了，不得要領，停一下又說：「那麼，大聖！這到底是從那裡來的呢」？彌勒菩薩說：「從菩薩的智慧神力中來，但莊嚴事卻不住在智慧神力中。你要求他的來處，那是無所從來的；不來，也就不去。你看！幻師幻現的幻事，無來處，也沒有去處，不過是幻師幻力的緣起。這樣，一切莊嚴事，無來無去，不生不滅，但有了菩薩智願力的因緣，這一切就現起了」。善財聽了這緣起如幻的深義，索性擴大而作深一層的請問：「大聖！這能幻者的大聖，又從何來？這該不如幻性的無來去吧」？彌勒菩薩說：「我嗎！我還不是無來處，無去處，不行也不住，沒有處所也沒有著落，不生也不死，不定住也不遷移，不捨離也不染著，無業無報，不起不滅，不斷不常。但是我就在無來無去，不斷不常中來。善財！求菩薩的來去實性，雖然什麼都不可得，但從救護眾生的大慈悲來；從隨願受生的淨戒，願力所持的大願，隨處化現的神通，不離一切佛的不動，身心不為外界所奴役的無取捨，隨順眾生的慧方便，從影現無實的化身中來。總

之，在悲智行願的緣起上，有如幻的菩薩來。你方才問我從何處來，其實我有何處所？不過，我卻從本生處的摩羅耶國來。摩羅耶國，有拘吒（樓閣）村，有我的老同學瞿波羅（護地）長者子。爲了化度他，使他在佛法中，所以我就常住在那裡。又因爲本生地的一切人民，應爲他們隨機說法；還有父母、親屬，也要爲他們說大乘法，所以我就住在那裡，從那裡來」。善財又問：「大聖才說從本生處來，不知大聖的生處，又是什麼地方」？彌勒菩薩說：「善財！在某種因緣下有菩薩，這某種因緣就是菩薩的生處。所以菩薩從菩提心，正直心，住地，大願，大悲，真實觀，大乘，化眾生，智慧方便，依法修行中出生，這就是菩薩的生處了。有了生處，不能說沒有他的家族，菩薩的家族是：般若母親，方便父親，施乳母，戒養母，忍辱莊嚴品，勤養育者，禪洗濯人，善知識老師，菩提品道友，善法眷屬，菩薩弟兄，菩提心家，奉行家法，菩薩地家鄉，忍富豪，大願尊貴，具菩薩行順家法，發大心繼承家業，法水灌頂太子，成菩提光大門庭。善財！菩薩這樣的生在如來家中，能使三寶不斷，嗣續菩薩的種族，家門清淨，受一切

世間的讚歎。這生在佛家的菩薩，能知道一切法如影如化，不再厭離世間，也不會染著。一切法是无我的，所以不為自己打算，慈悲去教化眾生，不覺得厭倦。生死是如夢的，五蘊是如幻的，在生死中長期修行，不再有厭怖心。界與法界一樣，所以不會動心。一切法如焰如幻，所以在生死中沒有顛倒，超出魔王的境界。得了清淨法身，所以煩惱不能誑惑他，能在五趣中自在的受生。善財！我也就是這樣的得了清淨法身，能遍一切法界現起一切眾生的色相、音聲、……所作的事業，思想，志願。我爲了要化度退菩提心的老同學，教化父母眷屬，所以生在南印度摩羅耶國的拘吒村。爲了教化婆羅門，使他不起種族的傲慢，所以也生在婆羅門家。善財！我在南印的大樓閣中，隨機教化眾生。因爲要教化兜率天的同行者，所以在此命終之後，生在兜率天上。我表現了菩薩勝妙的福德智慧，使天人厭離欲界的欲樂，知道有爲法終歸要衰壞的。我又爲了要攝化同學，要與一生菩薩共談妙法，要教化釋迦佛所派遣來的學人，所以又下生人間。善財！將來我下生成佛的時候，你與文殊菩薩，都要與我相見的。好了，善財！現在你可以回

去見文殊菩薩了！文殊菩薩的大行大願，廣大得不可思議！他是一切佛的母親，一切菩薩的教師，也可以說是開顯大乘佛教的內在鼓舞者！你過去參訪的一切善知識，都是文殊的威力，都是文殊大乘教化的一面。善財！文殊是你的善知識，過去使你發生菩提心芽，你在長期參學的學程中，培植滋長，現在要開花結實了。你回去再見文殊，他必能使你圓見普賢行，悟入佛教的真諦——釋迦佛的本懷。善財！去吧！善財聽了彌勒菩薩的教誨，誠懇的道了謝，從樓閣出來。要結束參學的生活，回到故鄉田地了！

三三一 參學歸來

參學的善財，現在到了普門城的門邊了。普門城，是普賢行者的樂土。城中的一切，一律是豎窮三世，橫遍十方，深徹虛空。善財雖還沒有進門，也就快要登門入室了。善財在門口，靜默的追思自己的學歷：起初受了文殊菩薩的教化，纔發生成佛的信願，信自己有成佛的可能。爲了實現自己的信願，才遊歷了一百

十城，參訪了一百十位善知識。一滴一滴解行的累積，不但要證實文殊所開示的（自己有成佛的可能），無疑的還要貫徹無礙，實行菩薩的普賢行。這樣的一心觀察，又覺得自己長期的參學，雖然跑遍了南方，實只是文殊教導的一節，是文殊教化的演進與開展，並沒有離開文殊一步。正在這樣想的時候，只見文殊菩薩遠遠的伸出右手，過了一百十由旬，到普門城邊來撫摩善財的頂說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善財！菩薩的因行，如來的果德，都是立足在信願上。若離了信願成佛的信根——發菩提心，那還能做什麼呢？這自然要憂慮懊悔而自沒了。不能具備資糧的功行，失去勇猛的精進心，多少得一點功德，種一點善根，便自以為滿足。不能發起菩薩的行願，又不能為佛菩薩所護念。這種人，對於所知的法性，所悟的理趣，所修的行門，所住的境界，自然不能周遍的知其空性，種種的知其幻相，徹底的知其中道。了知還不能做到，何況漸漸的趣入，解說，分別，證知，獲得？善財！信願成佛，是大乘道的根本，一切從此生，一切從此而發展完成。你是這樣的初發信心，又這樣的進求解行；你要踏入普賢大行的菩提場，也要與我同

住了！善財！參訪的時代過去，現在要側重實行！」善財靜默的聽著，思惟又觀察，一旦豁然貫通，成就了無量總持、大願、三昧、神通、智慧。善財是進入普門城了。善財覺得普門城的一切，是橫遍十方，豎窮三世，深徹虛空。那一處不是普門城，只怪自己從前不會見得。既到了這無限無礙的處所，再也不用向外奔波。於是乎善財在摩竭提的菩提場中，結束了一百十城的雲水生活。

善財在菩提場中，心裡想：菩提場是我佛成道的處所。一般人看來，這裡是草原林下。但在普賢行者看來，依止的場所，是廣大行願的普賢；正覺的佛陀，是淨德莊嚴的如來。自己好容易進入普賢行願的道場，對於佛陀的行果，正應該來一個全盤透視。應該從參加普賢大行的實踐中，體現佛陀的真諦。這樣一想，覺得一切善知識的教導，都與自己的行解，吻合無間。善財爲了一切智果的成長，所以從慈悲的慧眼中，觀察一切眾生的生死，使他們都回到本來寂靜的境地；分別一切廣大的境界；學佛的廣大功德；具備解脫的正道；培養身心的精進；修正直心，悟入三世的深法；隨諸佛的法輪而說法；在一切世間中受生；長期中修

習菩薩的大行，滿足自己的大願；了達一切智的境界；淨化菩薩的六根；清淨的慧光，破除了愚癡暗，了達一切法、一切佛刹、一切眾生的平等法界；摧壞一切障礙，入於無礙的境地。善財這樣的在平等法界中，修習普賢的解脫行。這樣，就聽見普賢菩薩的名字，聽見他的行願功德，諸地，地前的方便，入地，住地，出地趣入後一地的勝進行，每地所習的法門、境界、威力、住。善財修學他，又聽見他，一心要學普賢行的完滿實踐者——普賢菩薩。所以就在菩提場的蓮華寶座上，作這樣的思念：一切，虛空一樣的平等無著。佛刹、諸法、十方，這都是怎樣的無礙！清淨的一切智境，明顯的道場莊嚴，廣大的深入佛法，周遍的化度眾生，無盡期的修菩薩行，向究竟的如來十力而前進：這是普賢行的輪廓吧！那時，善財因了自己的善根力，普賢菩薩的同善根力，佛陀的威力，忽然窺見了淨土的瑞相。見一切佛刹中，有如來成正覺。佛土中，沒有惡道，清淨得蓮華一樣。地上滿是眾寶的莊嚴，空中有嚴麗的霞雲，莊嚴的道場。佛刹中的眾生，身心清淨，都有端嚴的身相；彼此間慈和歡樂，相助而不相惱亂；常念佛陀的福智莊

嚴。善財的心目中，到處充滿了如來、佛土、佛法、菩薩大行的無限光明，普遍的照耀著法界。

善財見了瑞相與光明，非常自信的覺得必定能見普賢菩薩。心中專一的求見普賢，立刻見普賢菩薩在如來前，坐在蓮華寶座上。他在眾菩薩的圍繞中，最爲特出，世間是沒有及他的。也沒有能完全了解他的，因爲他的智慧功德，與三世一切佛平等了。廣大行願爲體的普賢，只見他身上的一一毛孔，念念放出無數的光明。這一切光明，照遍了法界，虛空界；在一切世界中，滅卻眾生的苦患，使他生長菩薩的善根。這一切光明，又遍在一切佛的眾會中，流出微妙莊嚴的香、華、衣、寶。又在佛土中，流出無數讚歎菩提心的色界天，勸佛轉法輪的梵天，護持佛法的欲天，爲眾生歸依的佛陀。又流出佛菩薩充滿的清淨佛刹；還有淨而不淨的，不淨而兼淨的，不淨的佛刹，使雜染的眾生也得到清淨。又流出一切眾生，適應世間，用世間法去教化眾生。又流出無數菩薩，或讚歎諸佛的功德，培養眾生的善根；或宣揚初發菩提心所生的善根；或宣揚普賢菩薩的大願妙行；或

實行普賢行，使眾生學一切智；或初成正覺，使菩薩成一切智。善財見了普賢菩薩這樣的自在，不覺身心歡喜。善財再詳細的觀察，見普賢菩薩的身中，每一點上都有十方三世的一切世界；器世間的形形色色，都明白不亂。普賢菩薩的顯現如來、有情、器界，不但是此間，十方一切佛刹的微塵中，也都是這樣顯現普賢的自在。在這樣觀察時，善財得了十種智慧：能念念中到一切佛刹，去見佛，恭敬供養，聽法，思惟佛的正法，知佛的自在，得無礙辯才，觀一切法的般若，入一切法界的大方便，知一切眾生的心性，得普賢行者的智慧。那時，普賢菩薩伸出右手來，摩善財的頂。這一摩，善財又得了更深廣的三昧。這摩頂與得益，也不但是此間，十方一切佛刹中的普賢與善財，也無不如此。普賢菩薩放下手說：「善財！你見我的大自在嗎？」善財說：「見的。大聖！這真是微妙難知，怕唯有佛才能知道！」普賢菩薩說：「是！善財！這一切，那裡是容易得來！我記得，在不可數量的時劫中，我爲了求大菩提，作了無數的大布施。凡是所有的一切，財物、權位、家屬、身體、就是生命，也都捨了。我恭敬供養無數量的如來，

在那裡出家，修學佛法。在這悠久的時劫中，我記得從不曾起過一念的瞋害心，我我所心，感覺生死道長的厭倦心，障礙心。我只是堅定不變的修集一切智的助道法，爲大菩提心而努力。善財！我所修的菩薩行，不論是淨化世界；或者是教化眾生起悲心，救護他們；供養諸佛與善知識；護持正法，那一樣不犧牲一切的一切。我所得的正法，沒有一字一句，不是從犧牲一切中得來。善財！我求索正法，都是爲了一切眾生；願意他們聽到正法，修習世間與出世間的智慧，得到暫時與究竟的安樂；願意他們一齊來讚歎我們的佛陀。我過去的一切事業，何等廣大？就是盡一切時劫去說，也說它不盡。善財！我有種種的能力，像功德力，善根，好求勝妙法，修功德，正觀一切法，慧眼，佛威，大慈悲，清淨神通，善知識力，所以得到了三世平等的清淨法身與清淨色身。這清淨的色身，雖也是超世間的，但適應一切眾生的好樂，在一切世界的每一處所，現種種不同的身形，使他們歡喜。但是善財！你應該看看我的清淨法身，這可與色身不同了。這是無量劫中菩薩大行的成果，實在難見難聞！那善根微少的聲聞、菩薩，尙且聽不到我

的名字，何況見我的身體？善財！如有聽見我名字的，或者見我的色相觸我的身體的，迎我送我的，暫時跟從我的，夢見我的，都能不退大菩提。還有眾生肯憶念我的，不問他片刻或者永劫；有見我放光動地的，這都不會再退失大菩提。總之，凡能見我清淨法身的，必定生在我的清淨身中。能見我清淨佛土的，必生在我的淨土中。他與我，不再是他與我，不妨是他與我，而實則契合一體。善財！你應該觀察我的清淨法身」！

善財觀察普賢菩薩的法身，見他一身分中，有無邊佛刹，如來出世，在大菩薩的圍繞中，說種種法。又見身中的一切佛刹，有無邊的佛化身，教化眾生發菩提心。又覺得自己與普賢一體，在普賢身中的十方一切世界化眾生。從前所遊歷的佛土，親近的善知識，積集的善根、智慧……，比那見了普賢菩薩以後的，簡直少得不可以數量來比較。現在，善財是獲得了普賢菩薩的廣大行願，與普賢菩薩平等。不久，要與一切佛平等，像佛刹、佛身、佛行、佛的正覺、自在力、轉法輪、辯才、音聲、力、無畏、佛所住、大慈悲，這一切的不思議解脫自在，

都要平等平等。

三三一 一片讚佛聲

菩提場中的普賢菩薩，是廣大行願的實現者。在他清淨的心華中，正見了佛陀的真實。一種正覺的同情，從心的深處浮現，充滿了一切法界。無限的崇仰敬愛，使他與同行同願的普賢行者，唱出無盡的妙音，頌讚佛陀的真實，一直到未來：

「清淨妙法身，三界無倫匹！超出諸世間，有無不可說。

無依非不住，不去非不至；夢境如空華，我觀佛如是。

佛海摩尼寶，隨應而差別，非色非非色，似現無所得。

一切難爲喻，喻所不能及！虛空或可量，難盡佛功德」！

（本文錄自《妙雲集·青年的佛教》二二——二三八頁）

佛教的知識觀

一九四

《佛教的知識觀》

著作人 ■ 印順導師

著作財產權人 ■ 財團法人印順文教基金會

網址：<http://www.yinshun.org.tw>

E-mail：yinshun.tw@msa.hinet.net

編輯出版 ■ 財團法人印順文教基金會

台灣·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 28 巷 7 號

電話：(03) 5551830

傳真：(03) 5537841

郵撥帳號：19147201

印贈者 ■ 財團法人印順文教基金會

◎ 西元 2015 年 6 月 初版一刷 (2000 本)

願此淨施功德

福慧資糧增勝

深植菩提種子

同成無上佛道